王摶今著

海外三筆

中華書局出版



自序

在此國家危亡之日，致身之道甚廣，乃從事海外談奇之文，一之不足，而乃二之，是亦不可以已乎！然在此國家危亡之日，他事皆不可爲，不得不執筆爲文；他文皆不可寫，不得不寫海外談奇之文，一之已甚，乃不得不二之，且托言「爲稻粱謀」以自寬恕，其情亦可憫矣！是爲序。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王搏今



海外二筆目錄

第 二 外 海



海外二筆

倫敦速寫

一 一般印象

我在倫敦，一住就是兩年了。在住了兩年後來寫倫敦印象，自然只能把第一印象略過去。但是又很可惜，並且它是飄忽地像詩一樣，雖是模糊，然其入人之深，也許較甚於事實與數字。所以我仍從追想中寫一點來開場。大凡從上海到倫敦來的，若坐英國船，它把你一直送到這個世界第一等國的首都，你就會喈然掃興，覺得世界的名都也不過如此，其熱鬧與新異還不及上海，以後甚至於到歐陸各國去旅行過暑的心思也不會有了。假若你坐的是意大利船或法國船，在巴黎歇上了些日子，以後就很難使你死心在倫敦歇下不動了。就人物說吧，在巴黎看見的人物，都是有生氣的，衣服也有生氣，雖然衣服的質料不一定好，但樣式既多，又很瀟洒。倫敦人也並非人人的衣服是一

樣，但總像平板無變化，人人都像束緊身子準備着上辦公室上工廠，簡直都是工廠裏製造出來的機器人。面部更不消說，巴黎人是眉毛眼睛都在說話，而英國人則嘴也好像生來只是爲問天氣，眼睛生來只是在公共汽車裏面看運動消息的——其實有時只是爲遮着眼睛的緣故，什麼消息也不看。在羅馬或巴黎，你上一個小館子去喫點東西，雖其口味不及我們尊味之國——喫當然是我們的國粹，就孔聖人也「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看見有好菜盛饌當前，就要「變色而作」的，當然不能與西夷並論——可是也別有風味。意大利的麪條，餃子（Ravioli）之類，亦頗有我們北國之風。便宜而濃郁的咖啡尤可以洗疲倦，集中神思。在咖啡館的雰圍氣中，現代味足以浸透你的十萬八千毛孔。而在裏面寫文章寫詩的人，也就滲入咖啡的香烈。若在倫敦，到處有的是來安小食店（Lyon's），門口的招牌，櫥窗的裝飾，裏面桌椅的布置，都是一模一樣，像倫敦街上站着的大個子警察似的。無論你要一個香腸，或一個牛肉，包管你十樣也是一個味道。咖啡像是一杯黑水，只是冬天早上可以喝了暖一暖肚子，此外毫無意味。至於房子無變化是不消說，還有兩個特點，只要你一到倫敦就感到的。第一是每個房子，

都有幾排煙洞。所以煙洞之多，眞使你看得刺眼，像看千手觀音似的。第二是到處都黑古籠東。自然這和倫敦的氣候有關係，有時也是他們要用以表示其爲古都而聽其自然不加洗刷之故。自然我們中國人看來，倫敦並不怎麼古，一六六六年那一場大火，把整個倫敦燒個乾乾淨淨。所以眞正倫敦市的歷史只能從那時候算起，到現在也不過兩百六七十年光景。這一點年齡，在中國算什麼呢？可是我去年從俄德旅行歸來，車開進倫敦時，兩旁黑湫湫的顏色撲面而來之時，使我不禁歎一口氣，「倫敦是眞老了！」

要是在倫敦住久了，許多特點亦就忘記了。牆壁之黑黝，屋上煙洞之如林，都不會引起多大的注意。餓了時，儘可走進任何一個小館子，塞點牛油麵包，味之美不美這個觀念，根本也就沒有了。並且連性格也會爲他們所潛移默化。中國人的臉本來就太少表情，英國人更甚。看說話就知道在一個公共的地方看人們說英語，很容易分別他們是不是英國人。不論所說的話時間多久，聲音多高，上唇像一塊鐵板似的，一點也不移動，準是百分之百的英國人。假若還免不了要動一動的話，不是外國人便是戲子或教語言的教員，受過特別訓練的。他對你說話，笑一笑，準是禮節上要他或她如此笑，很少

是心裏有這樣不可不發的感情。到眞有這樣的感情要發時，他却用冷靜掩蓋過去了。所謂英國人所特長的幽默，有時是强作幽默（forced humour），有時是賤價幽默(cheap humour)和從前中國的作揖打拱之類應酬差不多，表面上是幽默，實際上是一件苦事。倒不如德國人的傖直來得乾脆。在倫敦住久了，很容易變成這樣的僞君子（hypocrite）。見人微笑點頭問天氣；說話半吞半吐，語中似有深意實際不說出的，也就並沒有什麼可說。這樣的空氣，像倫敦的霧一樣，使你不能不呼吸。呼吸久了，你自己要不變成僞君子也就很難了。這種倫敦的僞君子毒素，也和倫敦的扒手一樣，不可不加倍小心。

要眞說倫敦是老的平凡的靜的吧，却也不盡然。世界外交的詭奇，國際間關係的變化，常常是從倫敦唐寧街伸出來的一隻魔手在顚倒播弄，那是用不着說。就講平常的生活吧。譬如星期日的海得公園(Hyde Park)，人山人海在包圍着那些糖箱講演家（所謂糖箱講演家者，站在一個廢棄不用的裝糖果罐頭的木箱上講演的人，一班平民宣傳家都是如此，前任空頭首相就是從這樣講演發蹟的），講上帝，講摸索泥犂，

講史大林，講選舉講革命，講制裁意大利，講反對制裁意大利，無所不講，百無禁忌。這些在法西國家所夢想不到的自由——在行動上，雖是有限制的；在言論出版的表面上，却有自由——會使你嫉妬，會使你感到這老的平板的靜的首都，亦自有其被人視爲樂土的原因。而所謂靜，也只是表面的，也只是秩序安靜的現象，其都會旋律進行的速度，是使你不能相信的。倫敦郵政總局某天下午三點鐘的一班，在全倫敦郵筒收集的信件，到三十萬件之多，倫敦很多報紙中的一種，每日郵報(Daily Herald)每天早上從倫敦發出兩百多萬份。隨手舉幾個天文上的數字，可以使你想像這個老資本主義魔窟中包藏了如何迅疾的內在的力。

二 雜談游觀

談到游觀，在藝術趣味之濃厚，建築之美麗而富有歷史意味，倫敦當然不如巴黎與羅馬。街道之清潔，夾道樹之幽雅，市政之有條理，它又不如柏林。房屋之高聳入雲，現代氣味之濃郁，它當然不如紐約（可是，我還沒有到過）。而山清水秀，則又不如日內

死。至於其能給予人們一種强烈的刺戟，與未來的遐想，而充溢着創造的高貴的精神，則又不如莫斯科。

可是它也不像我未來以前那樣想像中的倫敦。我從前想人民無論如何繁庶，土地無論如何廣大，總是一個島國的都市，總可以從那裏看出點島國的風光。尤其是為了建築的擁擠居然找不出一塊空地。却是公園草地樹林之多，會使你忘記是在一個島國。離竟公園（Regents Park）佔地四百七十三英畝，一直連着櫻山（Primrose Hill）；裏面包含了一個大動物園（The Zoo），一個湖，有一個露天戲院（Open Air Theatre），熱天可以安坐在晚風披拂中看夏夜夢以及其他頭等名劇；倫敦大學的背得佛女子學院（Bedford College）也在這美麗的花園中。這是倫敦公園中最大的一個。而最老的一個却要算聖詹姆斯公園（St. James Park）。從前是一個鹿園，後來幾經變化才成為現在的樣子。而在倫敦充滿了英國人的政治精神——所謂民主精神的，却是海得公園。在星期日，一切黨派都有人在那裏發揮高論，各人賣各人的膏藥，而一班平民却在那裏上他們的政治常識課。它是一個課堂，自然同時是一個

遊戲場。裏面有廣闊的草地可以睡着談天，或男女睡着談戀愛；有划船的地方，有跑馬的路。美麗的鳥在這些公園裏也常常依人求食。若是在海得公園或詹姆斯公園，柳鶯（willow warblers），素喉（white throats），沙笛（sandpipers）之類，常以美麗的聲音勾引遊人。若能作一日之遊，則愛平森林（Epping Forest）很可一去。不但可以划船，可在森林中作永日的散步，並可一訪丁尼生（Tennyson）寫 Locksley Hall 時所住的羅賓漢飯店（Robin Hood Inn）。

至於酣穆斯地得山野（Hampstead Heath），則風物尤爲醉人。如從酣穆斯地得山野站下車，向右邊山坡上走，清新的空氣已經使你覺得離開了煙霧的倫敦。在倫敦，高處的霧都向低處流，而冬天早上家家生火的煤煙，週着霧網而相得益彰，使空氣中充滿了煙臭，眼睛也辣得不能忍耐而流淚，其爲害不僅在行路難而已也。在這一帶的霧已經比倫敦中心稀薄，又少煤煙，所以就有霧也是近於白霧，不但不甚可厭，而且有時的確可「賞」（像賞雪、賞雨一樣）。從山坡上去，週到三叉路時，最好仍走左邊。右邊是南山園路（South Hill Park Rd.），左邊是國會山（Parliament Hill）。國

會山是一條絕路（dead end），所謂絕路者，路盡就是山，不能通車，故無車聲。我們就卜居在山坡一角上的一間小樓。從小樓下望，全倫敦都在眼底，夜間看窗外萬家燈火，就像在香港一樣。山上滿地淺草，到處可坐。在每天晚上，星月下，遍地都是情侶，各不相礙地在天然的青氈上躺到夜深。到什麼時候山上才沒有人，誰也不知道。總之，夜晚在山上散步時，只能躡地而行，決不可放肆地走，一不小心，你的脚就做了殺風景的事。從山尖踱下去，前面有一個很簡潔的建築點綴這個綠野，那就是音樂亭。夕陽下躺在山腰聽遠遠地送來的音樂，其酣適遠過於正襟危坐於一個音樂廳裏。在山尖上還遠遠地看得見前面的池塘。據說雪麗（Shelley）從前在那裏放過小船玩。現在仍然天天有許多小孩在放船。天鵝很莊嚴地而又悠然自得地在裏面遊行。折向右走，就到阮林（Ken Wood），古木森森，你也許在裏面走一整天走不出去。如果你到過廬山，阮林也許可以給你一些回想。

如在酣穆斯地得山野車站下來，向右邊的南端路（South End Rd.）走，繞過一個咖啡館折進右邊的克慈林（Keats Grove），大概二十步左右，就可走到克慈

(John Keats)的故居。雖然昔日四週的草地多已為房屋所佔據，而「葉之豪華」(leafy luxury——克慈語)的遺產，猶可使人想見當年景象。附近綠陰中的許多房屋，也附帶暄染了不少的詩意。克慈的給夜鶯之歌(Ode to the Nightingale)，就是在這屋中所得到的靈感：

現在「葉之豪華」中，已經聽不見夜鶯的歌喉，而這不朽的傑作，還永遠在後來者的夢魂中縈繞。

克慈的故宅，現在成了紀念克慈的博物館。裏面保存了克慈及克慈夫人的許多遺物及手蹟，並有克慈著作的各色各樣的版本。佈置得很簡單的克慈的臥房還照原樣保存着。

克慈的故宅是在林木幽邃的地帶，而迭更司(Charles Dickens)的故宅却在最熱鬧的區域。它在離大英博物館不很遠的多提街(Doughty Street)四十八號。在這所房子裏面，他寫了 Pickwick Papers 的十四章到二十章，Oliver Twist，Nicholas Nicklely，以及 Barnaly 的開頭的一章。進門最好一直下樓梯到地下室

看他的幽暗的廚房，然後上來看他的餐室。餐室中陳列了許多有趣味的東西：有一封信，是迭更司寫給他的姊姊芳尼（Fanny）的，告訴她，他是在過着如何勤奮的生活；迭更司的一束頭髮，迭更司幾個親屬的畫像等等。第一樓的後房是他的書房，前房是他的客廳。有他的一個極愛好的書桌，他去美國旅行時都把它帶走。現在這間客廳成了一個圖書室，四面的書架上都擺滿了迭更司著作各國的版本。中國的只有兩種，一種是林譯的冰雪姻緣，另一種沒有看見。在二樓有兩件很有趣味的東西：一個是迭更司十一歲（一八二三）時在康登市（Camden Town）貝翰街（Bayham St.）住的時候，那間屋子的頂樓的一個小窗；還有一個白下飯館（White Hart Inn）的欄杆。在白下院（White Hart Yard）雖不能看見當年的建築，可是這欄杆尚可作辟克威克的佐證。他小說中的著名的老古玩鋪（Old Curiosity Shop）現在還可一訪。如果熟悉迭更司的歷史和他的作品的人，幾乎在倫敦到處都可使你回憶這位偉大的天才。一百年前（一八三五），這位天才在倫敦還是一位不知名的作家，到處賣點小文章混飯喫；明年（一八三六）就是他的成名之年了。他之以辟克威克而驟

然成名，也正像拜倫的一覺醒來忽然發現自己是成了名一樣。

此外可訪的地方甚多，如約翰生（Dr. Johnson），卡賴耳（Carlyle）以及藍姆(Charles Lamb)等等的故宅，有文學的特嗜者，殊不難按圖索驥。

很多墓地，也可以引起思古之幽情的。在聖保羅教堂有音樂家之一角(Mucians' Corner)，在西寃寺（Westminster Abbey）有詩人之一角（Poets' Corner）。喬叟（Chaucer）約翰階（John Gay）與哈地（Thomas Hardy）等都葬在詩人之一角。階的紀念碑上依他自己的遺囑而題着幾句令人深味的話：

『生命是種嘲笑，
事事可作印照，
從前我曾想過，
現在我眞知道。』

此外彌爾頓（Milton）葬在Church of St. Giles，哥次米斯（Goldsmith）葬在Temple，苛律里己（Coleridge）葬在高門樓（Highgate）山頂上。愛利阿

(George Eliot)斯賓塞爾(Herbert Spencer),都葬在高門樓墓地。在高門樓的墓地中,有極不惹人注意的一個低下的墳地,沒有一個矗立的墓表,沒有一個十字架或一個雕刻的天使可作識別的標幟的,那裏面就是一個六十年前在倫敦的窮書生,身上常常連一個辨士也沒有的,死後仍爲美國所嫉惡,害怕,而竟有一個國度建立於他的理想之上的 Karl Marx 和他的家屬。雖然他已經沒有後人,雖然蘇聯要購買遷徙這個墓地而爲英國政府所拒絕,但他的卑下的墓上,四時仍不少鮮花。要是生命是一種嘲笑時,那是一種偉大的嘲笑。這嘲笑要在這世界發出火花(Iskra ——這是 figurative 的說法,也是 literary 的說法)與電光。

至於其他名勝,譬如倫敦堡(London Tower),倫敦橋(London Bridge),英倫銀行(Bank of England),蠟史館(Madame Tussaud),著名的教堂,宏偉的宮殿,以及就倫敦而言的可觀的街道,方院(square),圓院(circus),與半月院(crescent)等等,決非在這篇短文裏面所能描寫,且待異日來補足這空頁。

三 文化生活

倫敦之足以光耀於世界，其房屋之不美觀，其煙霧之閉悶，其人物之虛僞，而不足阻礙未來者之嚮往，既來者之留戀者，在我看來，主要的是這裏有一個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的緣故。大英博物館是一個世界文化的總匯。這無限的寶藏可以給人人以窮年累月的滿足。它所包含的東西，在時間上說來，從遠古到今日，在地域上，也和這個看不見日沒的帝國主義國家一樣，在這博物館裏，太陽是不落的。

在這無盡的珍寶中，我們單是憑記憶來挑出幾件東西說說，這較之要在二十四史中挑幾個故事來談還要困難。譬如你進了大門之後，向右邊走，穿過羅馬雕刻廊(Roman Gallery)進到側室(Supplementary Room)時，你的兩旁就站着幾個亞述(Assiria)的飛獅與飛牛的偉大的雕刻，是紀元前八世紀物，你可以從此而想到南京附近梁朝墓地的偉大的飛獅，它們縱然不是直接的，也許有間接的血。亞述的獅比較莊嚴，而梁的中國獅，則甚雄偉而具萬鈞之魄力，這種魄力在中國以後的石獅已

經失去了。當你踱進埃及雕刻廊時，當面便是一面斜豎着的石塊，上面刻了三種文字，第一段是埃及象形文，第二段是埃及文草書，第三段是希臘字。這是有名的若色大石，從這三種文字的對照，經過若干學者的攻治，而埃及文才成為現代人所可識的文字。天地間偶然發現的這一種奇蹟，赫然在你的面前，就你對於埃及古文無野心，也足以使你得到滿足的驚異了。埃及雕刻廊旁邊就是巴比倫室，在這裏，你可以飽看楔形文字，有刻在大塊的石板上的，有刻在小塊的石粒上的。再進去便到愛爾今室（Elgin Room）裏面充滿了極有名的希臘雕板（metopes）及彫帶（frieze）其動態之馬，其筋肉豐健之戰士，皆足以動蕩魂魄，如以剛才所經過的埃及的雕刻和這些希臘雕刻相比，一是靜的，一是動的；一是神的，一是人的；一是莊嚴的，一是敏健而活潑的。而中國的則界乎其間。如以武梁祠刻石來和這兩種風格相比較，則立刻可以使你感到中國的是中庸的藝術。它介乎動與靜之間，它是現世的，但其敏健而活潑不及希臘雕刻。不過馬之態度，則有驚奇之類似。而其寫實之風，遠異於周代藝術風氣中幻想成分之重。其由西方經印度中亞之重譯而播此風於中土歟，在這篇短文裏面，是不能加以詳

細追溯的了。

在樓上的各室中，最有趣味的是木乃伊，與木乃伊棺。這些木乃伊現在在埃及開羅博物館亦無法看到。還有紀元一千五百年的壁畫，亦是很值得一看的。民族陳列廊，（Ethnographical Gallery）及亞細亞沙龍（Asiatic Saloon）是一直連着的。你在那裏可以看到大洋洲，非洲，格林蘭，美洲等等原始民族落後民族的狀態，同時也可以看見中國的鴉片煙舘。任何中國人到這裏經過時，總感到羞恥與痛心的！中國的東西，在這裏保存的不少。周金，漢玉，磁器，景泰藍之屬可以在樓上及大廳上的幽穆佛樸收藏部（Eumorfopoulos）賞鑒。在樓上的繪畫部，有顧愷之畫的女史箴。據各家考據，以爲是眞品，但就圖章看來，恐不甚可靠。總之，卽是臨寫本，也是極有價值。這中國畫史上的世界孤本，若不到倫敦是無此眼福的。

在倫敦的中國文化寶藏很多，如在大英博物館中的東方圖書部，有幾種不可不看的奇蹟。第一是「流沙墜簡」。這些古簡大約是出自三個地方，一爲敦煌西北之長城，二爲羅布淖爾北之古城，三爲和闐東北之尼雅城及馬咱託拉拔拉滑史德三地。敦

煌所出，都是兩漢時物，出羅布淖爾北的，其年代大約是自魏末以迄前涼，出和闐旁者，不過二十餘簡，無年代可考，大約最古的是後漢時物，其最近的亦是隋唐時物。殷甲，周金固然是很可寶貴的東西，但以其質料之堅，流傳久遠原不足驚奇，至於漢簡，則以易褪之墨，寫於易朽的木簡上，決不足以保持數百年，不意西北之風沙，竟成了這些木簡的保存庫，將兩千年來易朽之物，保留給我們來摩挲。其次，就是有名的敦煌藏書，羅福萇曾輯有倫敦博物館敦煌書目，可見其大概。去年在寫本陳列室中，還陳列了若干件如寶女契，茶酒論等。今年已經換了些別的東西。然在寫本陳列室中，仍可看到些有趣的文獻，如慶善拳變時日記，太平天國忠王諭子姪書，雷峰塔中經卷目等等。此外在東方部中許多手寫珍本如永樂大典之類。只就中國部分來說，決不是一兩個星期卽可一一過目，自然更非這一篇短文章裏面卽可談一個大概的。（將來打算另寫在倫敦之中國文獻，及在倫敦之中國藝術兩文，來補足這裏的疏遺）。

上面所描寫的大略，是從進門起，卽向左轉，訪埃及巴比倫諸室，然後上樓看木乃伊，看畫，談到寫本室及東方部時，我們又已從右邊下樓了。寫本室裏自然是更夠你流

連的。在那裏你可看到蒲伯（Pope），司韋夫（Swift），第佛（Defoe），基滂（Gibon）等等的手蹟，眞會使你心驚目眩。由手寫本室進到版本室時，各種金碧輝煌的裝訂，尤其是波斯，及印度貝葉書之奇麗，使中國的書籍在裏面顯然在世界古文化上也是一個誠樸的老實人。

至於在這個博物館的最主要部分——羅馬萬神堂式的圓廳中，更不知傾倒，培養，並埋葬了多少人。多少人在太陽剛剛爬進他們的頂樓或地窖的時候，就自己送進這不見天日的怪物的腹中。這樣磨完了他們的生命，也許在歷史上就成了燦爛的明星，也許就這樣惘惘終古。這就是大英博物館中的圖書室。

古影幢幢如可呼，
千人槁白黯眉鬚，
窺天隻眼圓廬下，
補讀平生未讀書。

這兩年來在這怪物的腹中消磨的時日所得來的印象與感傷，淡淡的寄在這首

詩中自然，所謂「窺天隻眼」，是指這圓廳頂上的一個圓洞，若以爲是自喻的話，那就罪過了，（在書香一文中，已經較詳細的描寫過，參閱後面該文）。

大英博物館之寶藏是數不清的，這裏隨手寫了兩三千字，却沒有一個字寫及世界七奇之一的 Mausolus 墓中的古物，以及史前，印度諸室，就最近蘇俄政府以十萬鎊賣給大英博物館的一部四世紀的聖經寫本也沒有談到。這寫本在世間只有兩部，一部在教皇城圖書館，由沙皇所買得的一本，現在陳列在大英博物館了。

這樣的大英博物館，不但可供學者們的終身研究，而且可使一般市民以娛樂的方式得到常識。每天——星期日除外——隨時可以進來，不費一文錢門票，（這與法德意各國不同，在那些地方，什麼博物館也得收費的）。要是很匆忙，三十分鐘，就可周遊上下古今九洲萬國一次。還有公開講演，館中有負講演專責的人，你隨時進來，可以跟上一隊（講演有確定的時間，但不妨中途插進去）聽聽，專就趣味講也遠超過看踢球、跑馬的電影。無形中市民可以得到許多歷史地理文化的常識。

其他博物館，如倫敦博物館（London Museum）及公會堂博物館（Guild

Hall Museum）側重倫敦的歷史，自史前以至於現在，一目了然。維克多利亞與亞爾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側重工藝裝飾品。還有科學博物館(Science Museum)，自然歷史博物館（Natural History Museum——大英博物館之一部），帝國戰爭博物館（Imperial War Musuem），實際地質博物館（Museum of Practical Geology）以及一個大動物園，一個大植物園（Kew Gardens），許多畫室，代表歐洲各種作風的國家畫室（National Gallery），近代歐洲作風的達提畫室（Tate Gallery），歷史上人物麕集的國家造像畫室(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等等。這些都是構成倫敦市民知識的大源泉。市民到這些地方以及無數的臨時展覽來吸取精神的養料，而從報紙，從海得公園的講演家以及許多街頭巷尾的講演家，新聞電影院那裏取得日常的活的行動的智識。（關於畫室，及看過的一些藝展的意見，將另為倫敦觀藝記。）

倫敦人的日常的活的知識的來源之一是報紙。倫敦人之喜歡看報，也許較甚於任何城市。其原因之一，也許由於他們說話太少。每天四餐，都是看報的時間，在電車汽

車或地道車中，也是每人手裏一份報。據說，有些老太太們只是用來遮遮眼睛，並不看，其實看倫敦報紙是一件特別有趣味的事。滿紙都是奇異的社會新聞（snnsational）或風流故事（scandal），還有短篇小說，閒話，談家常，談運動等等，各種動人的相片，政治家，電影明星，殺人判死刑犯，以及「可愛的小東西」：小貓小狗之屬，眞是車中可以慰寂寞，吃飯時可以助消化。

報紙在出版的時間上說，大約有三種：日報，晚報，星期報。就編輯的體裁來說，大約有兩種，呆板的分類，但易於檢查的爲一類，如泰晤士報；新聞錯雜而興趣豐富的爲一類，如每日報知（Daily Herald）。就黨派來分，大約保守黨有太晤士報（Times），每晨郵報（Morning Post），每日電訊（Daily Telegraph），每日郵報(Daily Mail)，星期泰晤士報（Sunday Times），星期快報（Sunday Dispatch），觀察報（The Observer）等等。工黨有每日報知(Daily Herald)，人民報（The People）。人民報是星期報。工黨還沒有晚報。自由黨有每日記事報（Daily Chronicle）及明星晚報（The Star）。其著名之曼徹斯脫導報（Manchester Gundian），雖是外省報，但倫

敦閱讀的人很多。其曼徹斯脫明星刊尤爲著名。每日記事報的前身西冥報（Westminster Gazette）曾博得極高的聲譽，較之每日記事報强多了。獨立工黨有新導報(New Leader)，是週報。共產黨有每日工人(Daily Worker)。此外還有一種有趣味的報紙，正義星期報（Sunday Reveree），受猶太人的影響，要看到德國拿齊(Nazi)的許多離奇消息，它可以供給。

派別雖是這樣分法，但也各有各的特色。如保守派中泰晤士報是以政府的態度爲態度的，可以說是大英帝國主義的代表報紙。每晨郵報却是保守黨之右翼，積極的站在國家主義的立場。觀察報本是極强調的保守黨左翼星期報，但現在每星期寫一篇社論的那位加爾文(Garvin)頗想在保守黨的黨見以外獨樹一幟，至使觀察報變色。加爾文以此見排，但又能保存其地位者，因爲他自己宣言，他若離開了觀察報，將自己另辦一個，觀察報本以加爾文而重，若加爾文另立門戶，則影響觀察報的銷路必不少。這是保守黨能保存這支別動隊的內幕。工黨之每日報知是英國銷路最好的報紙，實數每日超過兩百萬。第二個要算每日快報，大約一百九十萬。泰晤士報據他們自己

說，也銷到一百八十五萬。（這些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的數字。）為了銷路的競爭，可以犧牲主張。每日報知除了在競選的時候發生作用以外，平時很難看出是代表工人的報紙。又如每日郵報（Daily Mail）之曾一度大捧其莫士萊（Mosley）——英國法西領袖——，若以為那些辦報的人是主張法西，那就大錯，他們只是因為一度銷路銳減，而想出點新花樣而已。即如意阿戰爭開始的時候，全英輿論仇意，它能替意大利說話。於是一般人覺得它新奇可喜。意政府也認為它是英國的唯一可看的報紙。後來郵報受了許多警告（自然是人民的，不是政府的），也只好改變態度，意政府不知又將怎樣說了。現代說話的工具當然很多，如口舌，紙筆，鎗炮等等，而掌握說話的唯一樞紐的，只是金錢。

他們為了提高銷路，辦法是無奇不有。像每日報知與每日快報，有猜謎，有家庭保險，並為讀者發行廉價的書籍。兩年來每日報知發行了不列顛百科全書（非著名的大英百科全書），威爾士小說全集，蕭伯訥戲劇全集，迭更司全集，世界奇書，新世界地圖，人人大學全書等等，其價值之廉，簡直使你不能想像。但你要買時，你必得要每天把

報紙的角上的一個號碼剪下，經過十天半個月乃至半年才能買齊一種。這兩種報紙在這上面的犧牲是很大的。

照片也是一種引誘讀者的辦法。像每日鏡報（Daily Mirror）簡直是畫報，滿紙都是照片。就如我手裏的兩份十一月一日的標準晚報(Evening Standard)，共二十七個照片，只兩個與政治有關的，內中一個是當日被刺的汪精衛。其餘都是暗殺犯，明星，運動家以及結婚照片等等。而最後版標準晚報，則汪的照片也抽去了，換上一張情死的女人的照片。甚至於老大的泰晤士報也不能完全忽視這個潮流，而特闢一面照片版。

倫敦圖書館制度，也是市民知識來源之一。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是特別的，因爲坐位有定，所以要經過多種請求介紹的手續，才能取得一紙入門證。同時因爲有很多珍本，所以不能借出館外。此外，如學校有學校的圖書館，各區有各區的圖書館，各會社（如國際問題研究會，中蘇文化協會，世界語學會，中國人民之友社等等），有各會社的圖書館，都是隨時可進去閱覽，隨時可借出室外閱讀。手續也非常簡單，譬如各區的

圖書館，你只要塡好一張表，由你的住宅的主人簽一個字，你就可以得到兩張到四張的券，就是說你每次可借到兩本或四本書，至於各種會社及學校，則只要你是其中的一員，你就具備借書的資格，書借到你的手裏，自然隨你自由處置，在家裏，在公園裏，在電車上，都可手持一卷借來的書。還有很多書舖，特設借閱圖書部，每次只要二辨士到三便士的手續費，你就可得到一本新出或舊版的書閱讀一個星期。泰晤士書店是組織得最完備的，它不但出借與倫敦人，還可借與海外的人。

圖書館有如此之便利，誰還願把這些笨重的書籍堆積在家裏呢？況且倫敦市民有上兩間房子住的就佔少數，房子不是自己的，搬動就成了最平常的事，所以都市上的人，只是住在各種各色的旅館裏。要在旅館裏特別爲書籍來租一間房，自然遠不如讓它們堆積在圖書館裏，而予取予求的好。所以英國讀書的人雖不少，而書籍的銷場反不見好。法國沒有這樣完密便利的圖書館制度，而書籍的銷場却强多了。譬如法國André Maru 的人道在法國出版的一年銷到幾十萬部，而英文譯本自出版以來，不過銷售到五千册左右。Raph Fox的烏里亞諾夫傳也是一部好書，據他自己對我說，

『銷路很好，一年內銷了三千左右』。至於雜誌，除了一般電影雜誌，婦女兒童畫報之類，簡直少得出奇。左評（Left Review）銷到二千部，已經使編輯的幾位朋友感到意外的歡欣。其他如十九世紀這類雜誌，未嘗不爲人所重，但銷路更小得可憐。

爲了書籍雜誌的銷路不佳，而一般文人的生活就貧困到不堪設想。前晚在一個澳大利作家 Palmer 那裏喫茶，遇見寫 The Untouchable 的安難地（Anand），他說像 Life and Letters 這樣的著名的文藝雜誌，稿費也少得不足以盼望其能維持生活。投稿之不足以喫飯，猶可說也，就有固定的受主，甚至於特約撰稿者，亦有不足以維持生活的。有一位英國朋友，受一個相當流行的週刊之約而每週撰文，稿費是每週十先令。中國的留英官費生，最低的費用是每月二十鎊。從這個比例上你可想像這位每月收入兩鎊錢的作家過的是什麼生活。有一位朋友，在倫敦大學的斯拉夫學院當講師，其兩三種著作中，有一種已譯成中文，其窮狀至於不能享用電燈，甚至——這是不能使人相信而是千眞萬確的話——當褲子！

寫文章的工人也像其他種工人一樣，明知其供過於求，仍然繼續不斷的增加。資

本家就這上面又生出賺錢的方法，——設立職業介紹所。這種介紹所之爲文人而設者，謂之文學介紹所（Literary Agency）。你把寫好的東西交給他們，他們替你用打字機打好，發投各雜誌報章。若不登載，他們只收你的打字及發送費，若登載了，他們得要剝削四分之一以上的稿費。自然那些無門路的作家，也只好讓他們占這點便宜。

自然，市民接受文化的最正式的處所是學校，英國的學校教育，傳統的階級色彩非常濃厚，和其他各國的教育比較起來是非常有趣味的。不過，這留給專書去記述與研究。在這篇短文內，只隨手拈出倫敦市的一兩種補習學校談談。於倫敦一般市民有最密切關係的爲多藝學校（ Polytechnique ）及市立文藝夜學院(City Literary Evening Institute）。英國平民在義務教育受完之後，常入多藝學校（以及許多同類的學校，舉一以例其餘），學習一種技藝，以便尋找職業。而學校的內容也真不愧「多藝」之名，幾乎一切技藝，大至工廠管理，小至照相訂書，無所不包。並特設語言班，爲外國人學英文，英人學外國文之助。所以其人數之多，幾爲一切學校之冠。文藝夜學院，（也有許多同類的學校，如李維諾夫流亡時在裏面念過英文的工人夜校即其一例）

為市立，科目極多，如政治，經濟，哲學，文學，藝術，無所不備，只須交入學費十五先令，便可全年聽講科目多少聽憑選擇。而這個數目決不够在倫敦大學（不如稱為「倫敦賣講商店」還適宜些）聽六點鐘以上的講。若要聽「壓臺」講，還不夠聽三個鐘頭裏面的教員大體不壞，在其他大學做講師的也還不少。

關於市民的娛樂，球場之設備，大約是倫敦最出色的。倫敦人最愛打球，兩人在任何一塊空地上就玩起球來。實用主義的英國人，對於打球大約健身的原因多過於娛樂，不然，板着臉孔，兩三人將一個球扔來扔去有什麼意思呢？至於正式的球場，幾乎每一區都有，一到星期六與星期日，球場的雇客，仍是擁擠得很。戲院也很多。不過沒有巴黎柏林那裏堂皇的國立歌劇院，却有一個特殊的季節在 Covent Garden 集合各國名班，輪演各國的歌劇。最現代的肉的瘋狂的戲院也有，只是較之巴黎之 Foolies-Bergire 之類地方則不及遠矣。今年在倫敦戲劇界一個破記錄的事，就是熊式一的王寶川一劇，以中國表演的方式出之，博得大倫敦極多的觀衆。今年倫敦的戲劇表演得最久的是 Ho'g' 的風與雨，演至八百次之多，其次則要數演上近三百五十次之

王寶川，再其次是 Jow 從 Green Wood 的小說改編的失業戀愛（Love on The Dole）。式一的西廂譯本已出版，蕭伯訥異常稱道，也許明年的倫敦劇壇能再爲一個中國戲所哄動吧！電影院非常多，在東倫敦有便宜到一辨士入場費的電影院。電影每場時間很長，大約在三個鐘頭以上，照例是一正片，一副片，一炭畫滑稽片，還有一套新聞片。假若想作一小時的有益的消遣，則新聞電影院很可以去。只消花七辨士，就可看到聽到這一星期內的世界大事，並有炭畫滑稽片作穿插。

這個一眼看去似乎無規律的懶散的倫敦市，其文化的裝置是很嚴整的。不過這一切嚴整的裝置，都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上。其特性第一是剝削的，換言之，即一切裝置都是爲了賺錢，甚至於英王二十五週年登極這類的事情，在倫敦商人是極好的做廣告的材料。大學完全是像賣貨的商店一樣的組織。報紙不是以發表主張或傳達消息爲主要目的，而是以推廣銷路增加廣告爲主要目的，這主要目的能達到時，犧牲主張，變亂消息在所不惜的。其第二個特性則是麻醉與欺騙，以維持資本主義制度，以造成戰爭。無論在學校中，在報紙上，乃至於電影院裏面，都可以感受到麻醉的空氣。在這次

大選舉中，尤其是到處充滿了世界大戰的空氣。的確，二十世紀是教人怎樣死的世紀，而不是教人怎樣活的世紀。

四　經濟生活

倫敦的經濟生活，要很普遍的描寫，當然非這篇短文的篇幅所能。然而自天子以至於窮人，約略地描寫一下，也就可以明白一個大概。

倫敦市的無量寄生蟲之中，有一羣寄生蟲，就是皇家的一羣。他們所做的是什麼事呢？

某月某日參加某建築開幕典禮。

某月某日旅行某處。

某月某日歘待某外賓午宴。

某月某日某王子左手無名指行了一次小手術。

某月某日封新男爵幾人。

這一類的事情，就是皇家一羣的工作天天與國家大事以同樣之地位見於報端者。而他們從這些偉大的勞績而得到國家的報酬呢？

王與后	四七〇,〇〇〇鎊
威爾士王子	六六,〇〇〇鎊
約克侯	二五,〇〇〇鎊
康諾侯	二五,〇〇〇鎊
路易莎公主	六,〇〇〇鎊
比特里士公主	六,〇〇〇鎊
愛德華第七的女兒們	一八,〇〇〇鎊
喬治第五（即今王）的幼孩們	三六,〇〇〇鎊
格洛斯特侯	二五,〇〇〇鎊
康地侯	一五,〇〇〇鎊

單就金字塔頂上的王與后來說，他們每天所得的錢是一千二百五十鎊，每點鐘

得五十二鎊，每分鐘得十七個先令，無論他們是睡着或是醒着。

而倫敦的失業工人能得到的失業救濟金，一家四口，每星期可得到二十七先令三辨士，整個皇家所得的數目，與五十萬家失業工人所得相等。從這裏我們可以想像世界的貧困是怎樣造成的。假若一切財富都爲生產財富的人去享用，把一切寄生蟲剷去（王家不過是其中的一個極小的部分），這世界將變成怎樣的世界。

我們再看倫敦的忙碌於工作的人們的生活。一般公司的職員大約從三十先令一星期，到三鎊十先令一星期。我們到處可遇見的來安小食店裏面的女招待，每星期是二十五先令，並且不容許取小賬；容許取小賬的那些宏大的來安街隅屋（Cornor House）中，女招待們只能得二十二先令半一星期。而專賣賤價貨的三六辨士公司（Woolworth）中的女招待有只賺十二先令一星期的！

我們再看倫敦的最低生活是怎樣，下面是星期快報（Sunday Express）所登載的一個倫敦鐵路工人的妻子所開的每週最低生活費：

房租　八先令　二辨士

牛乳(每天一瓶)	四	一
煤(冬天每星期三袋)	六	六
假牛油(兩磅半)	一	九半
糖(四磅)		一一
茶葉(四分之三磅)		一一
麵粉(三磅)		八半
肉	三	六
麵包(一天兩個)	三	六
鹹肉(一磅)		八
雞蛋	一	
豬油(半磅)		四
葡萄乾(半磅)		四
肥皂		六半

火柴		三
蘇打		二
鞋油		三
水果（僅為星期日用）		六
葱		三半
紅蘿蔔		二
醫生週費		六
合計	兲	四

此表從 Allen Hutt 的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Britain 所徵引。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表上沒有洗澡費（在家中洗，每次至少要三辨士燒水費），洗衣費，報紙費，香煙費，添置衣服什物費，借閱圖書費，以及交通費等等，但少不了三十六個先令一星期，可見那些賺二十幾個甚至於十幾個先令的人過的是什麼生活！這

樣的生活可以在倫敦的廣大的貧民窟（Slum）區——東倫敦中看到。他們有一家十一口擁擠在兩間小而潮溼的地窖裏面的。甚至於母親爲了丈夫與孩子們的生存而自己餓死的事情，倫敦的統治者的報紙也無法隱瞞。

所謂貧民窟區，並不僅僅是幾條弄堂，或幾條小街而已。實際上從 Finsbury 經過 Shoreditch, Hackney, Bethnal Green, Stepney Poplar 一直到 West Ham 通通是貧民窟。幾百萬工人都不得不在這廣大的汚穢的區域過他們死線上的生活。

擁擠在這廣大的貧民窟區裏面的人，有許多是雖蘊蓄了輝煌的力，而不合理的制度的魔鬼使之不能出之於身。他們是「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爲己」而不可得。這樣的人在全英國有二百五十餘萬。而全倫敦的人口佔全英國五分之一，倫敦又是最大的都市，失業的中心，這樣的廢棄之力之無可計算，可從而想見。即是有業的人們，其職業是否眞正用在生產上，我們亦可從幾個簡單的數字窺見一點影子。

男	百分數	女	百分數
運輸業	一八	私人服役	一五

商業與金融	一〇	棉織與裁縫	六
私人服役	七	書記打字員	五
金屬工作	七	商業與金融	三
書記打字員	六		
木器傢具	五		

一九二一年戶口調查中的 St. Pancras 的人口職業比例

多數的人口是從事於貿易金融業，書記，打字生，及私人的服役。運輸交通在產業中佔最大的優勢，其次就是金工，木器，傢具匠。這些工匠所經營的很少是爲一般的消費者，特別是奢侈品供給富豪之用。在人口的比例上很顯然地表示寄生性的人口多於從事眞正人類福利的生產者。這是倫敦巨大都市的經濟生活的特性，也就是一般資本主義都市的通性。

最後，我將九十年以前（一八四四）倫敦這都市的一幅有名的圖畫來作一個對照，在這裏面所表示的，與現在的情形，沒有根本的差異：

『在這個首都作了一兩日的漫遊，在市聲喧囂車流不斷中向前走，看過這京師的一些貧民窟，你就馬上能了解這些倫敦人已經被逼着不得不犧牲人類最好的天性，而麕集於這城市的文明的奇蹟；遂使他藏之於身的百倍之力不能發揮，而這百倍之力之受壓抑是爲了使在別人組織下的少數的力量容易充分加倍發揮。就在這都市的喧囂的本身，就包含了背叛人性的東西。這相互擁來擠去的各種階級各種身分的成千累萬的人，難道不是同樣性質同樣力量，同樣愛歡樂的人類嗎？他們不是以同樣的方法同樣的手段去尋求快樂嗎？但是他們擁來擠去似乎沒有什麼共同的東西，彼此了無關係，只有一點是彼此默認的，就是各人走着各人的路，不要妨礙對方走來的人潮，而決沒有那個在一度相視之下表示敬重對方的意思。這種殘酷的各不相關，各各無情的孤立，只注意於其私人的利益，其情形之可憎愈甚，則這些個人越向這有限的區域集中。大家都可看到這種個人的孤立與隘狹的自私，是我們的這個社會的基礎原則，到處是一樣，只是程度的差別而已，却是沒有什麼地方有這個羣聚的大都市那樣赤裸裸的無恥與自覺』。（譯自Frederick Engels 的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是的，個人主義在這裏發展到了極端，（自然現在更甚於九十年前，）同一個房子裏面，也許地下室有女人和小孩正要餓死，而樓上的夜會決不會因此而暫時停止歡舞，或放輕其開香檳的響聲。這就是倫敦！

同時，個人主義越發揮到了極端時，人口也越向這裏奔注，現在這四四三、四五五英畝的大倫敦，已經集中了八百四十八萬人口了。

書香中的風景人物

圖騰汗大街（Tottenham Court Rd.）在倫敦是肩相摩踵相接的地方。不斷的「人流」「車流」在這裏糾結。人與車的行止只有緊跟着潮流，要在裏面轉一個灣，非費九牛二虎之力不可。過街時，只要眼睛稍爲遲鈍一點，或者眼睛與脚步偶然不能調協，週末（week-end）的報紙上，汽車電車軋死人的統計中，又得添上幾百份之一。（中國死人多是由於戰爭或饑荒，英國的枉死鬼我看最多是由於交通之禍了，每星期倫敦爲交通而死的人大概不會在兩百人以下的）。四圍的環境却偏偏吸引行人，不讓他們好好地看穩自己的脚步。左邊是電影院，右邊是徹夜不閉的街角屋（Corner House），喝酒的、喫飯的、喝咖啡的，乃至洗臉、擦鞋子、大小便，女人看男人，男人看女人，都集中在這屋裏。踫過街角屋，就是著名的牛津大街（Oxford St.），五花八門的橱窗上下十八九等的行人，眞使你無法照管你自己。

只要抹着電影院的右角一轉，你就身在大羅素大街（Great Russell St.）中，

簡直是另一個世界，清靜多了。再向前走，走過男女青年會，房子漸漸的不摩登，櫥窗也不摩登，連走路的人也太不摩登。櫥窗裏可以看見的不是女人的化粧品，而是白羊皮的古裝書，書裏面古氣盎然的黑白畫，或者是俄國的粗拙可愛的但像是另一世紀的東西的手工製造品，中國日本以及亞刺伯文的書。就咖啡館吧，名字也不同了，博物院咖啡（Museum Café），書（Book），畫室茶（Studio Tea）；而咖啡館的櫥窗裏面，除照例擺點心以外，却還陳列幾卷半破舊的書。到了這個所在，你舉頭一望，就可以看見路的左旁一個宏大而黑黝黝的希臘式的建築，四十幾個大柱頭扶着這一尊大怪獸，蹲在你的面前！世界多少時間空間的文化藏蓄在這怪獸的腹中，多少人的心血曾經營養，還正在營養着，將來仍繼續地營養這怪獸！這就是不列顛博物館（British Museum）！

也難怪許多人不斷的把心血在營養這怪獸，不要說其中對世界文化蘊藏之富，就讀書室（Reading Room）的空氣，已經夠使你覺得獻身於此死而無怨了。當你踏進讀書室時，馬上使你感到一種氣味。這種氣味約略與海船上，地道車中，以及一擲

石之遙的街角屋的咖啡室中的氣味相彷彿。但感受却是相反。海船的氣味一和你接觸就使你得「海病」（seasick）。地道中的氣味使你覺得是在地氣很暖的墳墓中，使人頭悶。咖啡館中，是肉味的交流，使人神志昏迷。而這裏是水汀（steam）的暖氣，與閱讀者的人氣，與成年累月的書氣匯合而成的一種使人感到分外酣適的氣味。這種氣味使你陶醉，使你覺得到這裏儘管把身心交托下來，死而無憾。這是慢性的摧殘人類的毒汁，換一句好話，就是「書香」，實質的「書香」。

「書香」雖也有東西的不同，但性質是無別。冬天在北平逛琉璃廠，在什麼「齋」把棉門帘子放下來之後，炭盆火旁邊，一堆堆的蠹魚在走着馬的破線裝書圍着你，也很可永日。有一種中國紙和墨和炭盆火混合的氣味，也一樣能使你沉醉的自然和一切使你愛好的東西一樣，玫瑰、劣馬、白癡（Dostoevsky 的小說中的）酒、女人，可愛中也有可憎的成分，這是說，書香同時也有些刺鼻。

進了門，氣味的刺激慣了，等你透過一口氣以後，會使你覺得錯進了羅馬的多神殿（Pantheon）。大的圓屋頂，在全世界僅次於羅馬的世紀前的那個怪建築，像二十

瓣的蓮花似的蓋下來圍着通光的頂上的圓洞，開二十個大窗，每個窗子底下刻着一個英國的光輝的名字。當面是一個大鐘，佔了一個名字的地位。自鐘的左轉過去就是喬叟（Chaucer）、卡克思頓（Caxton）、庭得爾（Tindale）、司賓塞爾（Spencer）、莎士比亞（Shakespeare）、倍根（Bacon）、米爾頓（Milton）、洛克（Lock）、阿迭生（Addison）、司威夫（Swift）、蒲伯（Pope）、基滂（Gibbon）、華茨華士（Wordsworth）、司各得（Scott）、拜倫（Byron）、卡賴爾（Carlyle）、麥皋來（Macaulay）、丁尼生（Tennyson）、布朗寧（Browning）。看完這十九個名字你的眼睛正落在鐘的右邊。你心裏面對英國的文化就有了個數了。名字下面齊齊整整的擺着各種顏色的書，一直到你的足跟，你的足跟所貼着的，正是大英百科全書，假使你跨進門站在靠左邊還沒有走動的話。這圖書館所藏的書的總數，共約四百萬卷；單把書架一個連一個地擺起來，可擺成五十英里的長蛇陣。若一本一本書擺起來，不用說看，就跟着徒步旅行也就很費些日子了。

圓頂的正中垂下一盞大燈，四面四盞大燈圍着，這五盞疏疏落落地在這大屋中，

就像稀少的晨星在天上一樣。假使正當霧天，這幾盞燈尤其是完全失效，各人把頭上的小燈轉開，在這陰暗的老屋中，恰好每盞燈的微光落在左右兩個人的書本上。這些熹微的電燈之下攢簇着許多冷靜的臉孔：一大把皓白的鬚眉中閃着貪澀的眼睛像要在書中擒拿什麼妖怪似的也有；身上的衣服已經磨得像他所提過十幾年的那個紙箱子，和那些經過幾萬人看過的手稿那樣破舊的也有；臉瘦削得像三角，望着那些磨老磨死的前行者而毫不視為畏途的也有。至於小燈以上的上半截，除了五點小星以外都埋葬在黑暗中。那些光輝的名字，也很隱約地不大看得見了。這簡直像是羅馬的地下教堂，這陰慘的一羣，簡直是中古的殉教士（martyr）。古今多少人在這裏殉教了。

這些窮人當然是啃自己帶來的麵包當午餐，也有些人直等到博物院裏面的小茶室下午三點半鐘開門，喝一杯茶或咖啡，嚼一塊冷麵包當午餐，三個銅板也够支持到六點鐘回巢了。萬一看書大起勁，四點多鐘才去喝茶，五點鐘茶室關門時才出來，那你所經過的路很能使你寒心。路上的電燈都熄滅了，一線光明僅使你能辨認出路，隱

約可看見兩面給你踽踽獨行以威脅的東西。一出茶室，一個比你身子還粗大的拳頭——石的拳頭——按在你的前面，這是埃及十九朝 Rameses 第三的石像的一個斷手。再前行是紀元前近千年的埃及女火神的怪像。再前行就是石棺夾道，都是藏過紀元前的屍體的。從埃及象形文字之鎖鑰羅色大石（Rostta Stone）轉過去，門角落裏陰森地排着一對 Assyria 王宮前的生翅膀的人和人頭牛。簡直使你像在墟墓中行走一樣。直到你踏進大堂才使你覺得原來還是活着。

自然，圖書館內也和圖書館外一樣，各種各色的人都有，不一定都是窮的，不一定都是在研究學問的。也有很多人駛着汽車闖進頭門，在大柱頭前的石階邊停下，揮着手杖進了大堂，把大衣和手杖交託給讀書室門口的存放東西的房間，有穿制服的人來侍候着，然後大搖大擺地進去。也有些人坐在位子上打盹，全不看書的。有一次我的座位旁邊就有這樣一個老頭。我為了好奇，以後天天坐在近旁偵察他，他每天絕早來，直到關門才去。天天佔原座位。天天要原書，而天天不曾打開過。他慢慢的和我熟了，我偶然遲到時，他就替我佔好座位。有一天，大家在門口喫麵包，我想藉此探問探問他的

身世：

『你是研究什麼的？先生。』我問。

『我愛好工程。』

『你很久以前就天天來這裏嗎？』

『不瞞你說，先生，我從前是在柏林做工程師。做工程師之前，在倫敦做過些事，一有工夫就來這裏看看書。現在老了，離開柏林的工作七年了。我沒有工作，我沒有妻子，我是單單的一個人，只好每天來這裏坐。很暖，又有很舒服的好椅子，每天我早來就爲來佔這個皮彈簧椅子。我這樣的生活，繼續七年了。』

這也是不列顛博物館中的一種生活法！

至於我，也是對不起這圖書館的人的一個。每天我要了一堆書，文學、歷史、政治、經濟不名一家，却不是爲研究，而是爲娛樂（relaxation）。我的正經工作，却是自己帶書來翻譯，爲了要維持生活而作此數字賣文的苦工。而又愛好這空氣，所以來到這裏。這裏成了我這工資勞動者的工廠。好在高高在上的那些光輝的名字，也許會原諒我

的。自然，他們中有許多是身處承平之世，家產既豐裕，運氣又好，青雲直上，毫無阻礙。也有些很可啓人覬覦之心的，也許忽然有一個朋友，會以遺產相贈，就安心做湖上詩人，像華茨華士一樣。但到底那些光輝的人物多受過苦難的欺凌。庭得爾的書被焚燒過，倍根下過獄，米爾頓雖然寫了不朽的失樂園、復樂園，但他自己永遠失却了眼睛的光明。其餘像卡克思頓、拜倫、華茨華士、布朗寧等等，或者遭受過流亡之苦，或在早年、中年或晚年遭受過一時的貧困的艱盤。這些光輝的先驅者，一定會原諒而且照看這東方的受難的後來人，雖然他是不成材的。

文人自由論戰

一　文藝共和國的風波

世界在今日，風波是到處都有的，就在「文藝共和國」，也像在「政治爛泥」裏面一樣。現在在歐洲文藝界，第一個問題就是自由問題。和普通人見面談天氣一樣，文藝界的人見面開口的問題，就是文人的自由。巴比斯等將在法國開「保障文化」的世界文學家大會，就是以世界文學家的到處被侵害而向世界抗議的。我在這裏談的是一九三四年末與一九三五年初的一段對文學家自由的爭論。

這個爭論的中心團體是威爾士稱爲「文藝共和國」的筆會。先得把筆會作一個簡單的說明與追溯。

筆會是史可德夫人（Mrs. Dawson Scott）與高爾華綏（John Galsworthy）在一九一九年發起的，會長從來是高爾華綏。高死後，一九三三年，就由這位著名的科

學幻想家威爾士（H. G. Wells）。做會長。所謂筆會(P. E. N. Club)，第一個字母P，是詩人（Poets）與戲劇家（Playwrights）的縮寫；第二個字母E，是散文家（Essayists）編輯者（Editors）的縮寫；第三個字母N，是小說家（Novelists）的縮寫。直譯其意，就是文人俱樂部。其精神很簡，俱樂部就是它的精神。威爾士在致蘇聯作家大會書中歷舉其任務曰：「聚餐，訪問，遊觀，旅行，開年會等等」。這是老實話。但這個聚餐旅行的團體，忽然威爾士要「高瞻遠矚的俯視國際聯盟，以及所有的第一，第二，第三國際，而以筆會貢獻給蘇俄作代替品」（伯訥蕭評史大林威爾士談話中語，見十一月份的 New Statesman）者，其中有一段委曲。

一九三三年五月筆會在猶哥斯拉夫的首都開年會時，意外地來了些聚餐旅行以外的問題。原因是德國筆（German Pen）也和德國的非「筆」一樣，遭受了政治的苦難。政府把有社會主義色彩的，以及三代中含有猶太血的「筆」都繫獄的繫獄，處死的處死，逃難的逃難，而德國筆也就收歸官辦，由拿齊（Nazi）黨來統制。「海水若不能變成酒」，世間的事終於是未必如意。「筆」未必肯受統制，受統制的則未

必是「筆」。所以官辦的德國筆實際上是有官無筆，而爲他國的筆所瞧不起的。一九三三年筆會開年會時，德國的參加者，就有官方作家與受難作家的交鬨。官方想應用其在國內統制之威，要主席制止難方發言。這位克里梭德先生（Clissold威爾士小說中的一個主角）第一次榮任會長，頗以筆會的自由被人侵害爲不然，不接受拿齊的統制。於是官方作家就在道勒（Ernst Toller德國戲劇家有羣衆等名作）憤怒的發言聲中，大踏步退出筆會。威爾士是一位玄想家，他能坐着他的時間機去看無量的將來，同時他在時間機裏也就把一切時代混起來了。他從這個値得稱道的事件的處置以後，頗覺得這「自由共和國」的建立之可能，想用來「代替國際聯盟以及第一第二第三國際」的野心，大約就是那時起來的。

從此以後，他簡直以保障自由的天使自命，不但使德國的法西筆會退出，並且正要使羅馬筆會也退出，據他自己說是「也許已經討論終了」而外間則全無所聞。也許羅馬筆會的退出是威爾士在「時間機上」所看到的事實吧。

二　威爾士遭遇到冷淡

筆會的會長在主持正義之後，就毅然作遊美，遊俄，見羅斯福，見史大林的壯舉。威爾士赴俄是一九三四年七月末而八月間是蘇聯作家大會期，威爾士避免了開會的期間，却留下了一封致大會的信給高爾基轉，這就是伯訥蕭所謂威爾士要以之代替一切國際的文獻了。信譯記如下：

『威爾士因爲緊迫期約的阻障，使他不能參與蘇維埃作家大會（Congress of Soviet Writers），非常抱憾。無論就任何情形來說，這必將是一個非常有趣非常有與會的經歷，而最使他懊喪於其由於日期的抵觸以致他不克留在莫斯科親身來討論一件久縈於心的事，就是蘇維埃作家聯合會與威爾士繼高爾華綏（John Galsworthy）爲主席的筆會國際（International of P. E. N.）間溝通之建立。筆會的組織爲兩個意義而存在。在不同國度的作家與文字勞動者之間維持個人與會社的歡愉的交誼，通常是聚餐，訪問，遊歡，旅行，開年會等等，而更重要的是以各種有效的方

法實際地辯護全世界的自由言論自由出版權。謀樹立翻譯資格的標準，與幫助保障著作者商業利益的國家會社——如大英著作者社（British of Authors）——與筆會自己及這些會社之間使成更密切的關係，這也是它的連帶活動。它的會員很久就願意接觸俄國的文字活動。他們很想看見一個俄國筆會建立起來。

『不過，這是應當說明的，全世界筆會的通則是要求每一個筆會自由地公開給任何政治社會意見的色彩的合格的作家，並且它必得是一個自治團體，完全離開任何政府或官廳的管理而獨立。為了這個條文，筆會的國際委員會曾經不得已地否認柏林筆會。柏林筆會去年開除了好些作家，因為他們有的是猶太人，有的是共產黨，有的是和平主義者。現在，筆會國際委員會正從事於討論與羅馬筆會的斷絕關係問題，也許已經討論終了。因為它的中央似乎開除了那些政治上地反法西統治的作家，所以，在提議俄國筆會的建立時，我們必得在外面作這樣的約定：筆會必得離開政治管理而獨立，並且堅守它的在會議與會員中必得寬容各種色彩的意見的主要原則。

『支持這種寬容的問題，我們承認，不是簡單的。現在，為了拿齊（Nazi）的迫害

被承認的德國筆會，不能在德國境內站定，不克和德國的羣衆接觸，那是一件非常不妥的事態，並且我們想，這只是一個暫時的辦法，我們不相信那些不能和他們的社會的羣衆相接觸的「流放」團體。在別一面，我們却又非常切望與德國思想藝術的表現的全部保持關係。我們亦不甚淸楚俄國作家團體接受我們的寬大的原則至若何程度。假使你們在這件事上能親密地和我們的意見連繫起來，我們是很高興的。威爾士個人覺得在有些情形之下，在那些筆會沒有任何理由可在其本國成立時，和那些較有拘束的組織，或許已經成立的，建立我們所謂通信關係是必要的。在意大利的情形之下，這許是需要；我們很高興聽見你們的反應關於這個可能。但是，我們尤其高興你們能無拘束地參加這我們用以自稱的思想文藝世界共和國。

一九三四年七月。」

自然，威爾士對這封信的期望很大，也許這是實現 Clissoldism 的橋梁。可是大會開會期間，並無一字談到威爾士的信；閉會以後，威爾士也沒有得到任何正式的或個人的答覆。無論是大會置之不議，抑由高爾基忘記交出，總之是把「蘇俄打得啞口

無聲」了（蕭伯訥語）於是這封信就冷冷清清地在一九三四年十月末的 New Statesman 發表。他總算很耐心地候了三個月了。

三　自由的爭論

連威爾士的言論在蘇俄都能自由，則蘇俄的不自由可知。於威爾士於發表其被冷落的信之際，在倫敦的一個反「懲治煽亂法」（Sedition Bill）的大講演會上，宣稱俄國完全沒有智識自由。這個會本來是爲英國的自由被威脅而開的，威爾士却文不對題地扯上了蘇俄，其爲欲借此發抒他的悶氣可知。當時恰好有曾經在筆會被威爾士所掩護的道勒中途入席，他是才從俄國回來的，於是不能不把威爾士的歪曲事實的講演以自己所經驗的情形來質問。並且接着也在新政治家週刊中發表一篇文章：

『威爾士（H. G. Wells）先生——我推崇他是一個大作家，並且我知道多年來他是最勇敢的爲正義的鬥士之一——在一個大會議上宣布：在蘇俄，作家的智識

自由「完全」被壓迫了，因此，「沒有知識生活」。威爾士先生的意見是根據他的莫斯科列甯格勒之遊的經驗。我自己正從俄國回來，我在那裏住了兩個月，我不止看了莫斯科和列甯格勒，還看了很多自治共和國，有些是在中東部（Middle East）。我恐怕是俄國人造成這個錯誤，由於他們沒有使威爾士先生認識在那些共和國中的很强的精神生活。不然，他不可能得到這個判斷的。

『我在俄國的最强烈的印象是，當法西國家智識自由越來越縮小，作家們之不能奴隸般地順從獨裁者的命令都得流放之時，在蘇聯，智識自由却是在增長中。俄國政府直到現在還認爲必要的精神自由的限制已經放鬆多了。

『在作家大會，政府代表曾作這樣的簡明的宣布：

「在蘇聯每一個作家儘管自由去寫他所高興的，只是不能自由去寫壞東西」。

（實際上，就作家寫壞東西也可以的，不然，蘇俄的文學作品應當全部是傑作了，這無論如何是不會的。）

「在大會中，俄國文學家如伯斯達奈克（Pasternak），巴伯爾（Babel），梯航諾

夫（Tikhonov），阿里愛夏（Oliesha），與愛倫堡（Ehrenburg）等都是被熱烈地喝采的——這些作家既非共產黨員，也非實際宣傳家，他們的被崇敬，完全因爲他們是大藝術家。在那裏所討論的都在很高的智識水準上；他們不關心於惡意的宣傳，而是關於風格與形式的問題。喬伊士（Joyce）和多・巴瑣士（Dos Passos）也被討論到。領袖政治家們在他們的報告中表示他們對於古代與現代的文學都很熟悉，這是歐洲政治家很難做到的。年輕的作家們表示不怕他們的批評者；他們對於束縛藝術自由的任何提議都以全力鬥爭。

『我覺得蘇聯早年的錯誤是正在糾正中。非黑卽白的概念已經被排除了；例如在戲院，傀儡是不需要的，需要的是有優點與弱點的人類。俄國人知道，爲了希臘教，有另一個世界住着神與鬼，但這個世界沒有神與鬼的存在——就鄉間也沒有。因此，在莫斯科的戲院你可以看見白軍的一個反革命軍官當作一個人類去表演，乃至於加以同情。在高爾基的最近的戲裏，而那資本家並不只當作一個惡魔來演，而是當作一個很強的人格。反革命是無情地壓制了，而人民是充分地明瞭去認識，他們的贊助者

中有些是唯心者，這些唯心者將爲此而犧牲生命的。

『作家在蘇俄不是社會的一個建造者，倒是一個淘氣的孩子。獻媚的文詞是不希望於他們，自我批判却是被歡迎的。並且他們被給以時間與暇豫去工作。巴伯爾就他的早年所出的書而論，他是一個重要的散文作家，但多年以來，他沒有發表一點什麼東西，在大會裏面這樣報告這些時，國家出版所（State Publishing House）預支錢給他用，不管他是一個退休，平凡的個人，並不迫着要他的稿子。西歐的自由出版者能夠這樣做嗎？

『我高興再加敍一點我自己的親身經驗。我遊過般哈人（Bakhars）和加巴金（Gabardins）之國。他們的總統，恰米可夫（Kalmikov）是一個特出的人物，他請我在那兒住上一年半載。在「這兒住下來」，他說「觀察你的周圍，也許你會有感觸寫點關於我們的人民的東西。我很知道你是不能强迫去寫你的作品的，卽使你一年之後還寫不出什麼東西，你仍可以學習一些東西，那就夠了。」

『十五年以前，這些人民中百分之九十是不識字的。現在，只有百分之二不能寫

也不能讀的人。在圖書館中你可以找到俄國及外國作家的作品。最多讀者的作家之一恰好就是威爾士。蘇聯精神生活的一個確實的表徵！

『同樣的現象可以在蘇聯的很多別的自治共和國看到。那些若干世紀以來被沙皇所壓迫，其文字被禁止的，那些人民在以很緊張的工作為他們自己創設學校與大學，創造他們自己的文學與藝術，沒有什麼地方的文化生活是被壓迫；而且到處在鼓勵着。沒有什麼地方的精神的珍寶是被破壞；而且到處變成了人民的所有。

『卽使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精神珍寶也是如此。你就說這是古典的復興也不為過。不僅是普式庚（Pushkin）、戈果里（Gogol）、托爾斯泰（Tolstoy），與萊蒙托夫（Lermontov），為萬人所諷誦，就狄更司（Dickens）與史韋夫特（Swift），巴爾札克（Balzac）與福勞倍爾（Flaubert）亦同樣地被感興趣。在別的國度是沒有充分的讀者，而在蘇俄，浩繁的著作之不能多到兩倍三倍的惟一原因，只是紙張的缺乏。

『我想如果威爾士曾經參加了蘇俄作家大會那就好了。那末，他不但看見了新

工場新市場正在俄國建築，還進一步看見人的新型正在那裏長起來，一種在法西國家的人民的根本不同的型。當着知識是被憎惡被迫害於法西的國度，而在蘇聯全國的工人正在努力於爲他們的生命尋出一個智識的基礎以獲得一個與過去及現在的大文化珍寶的活的親誼。

『作家的可怕的孤立已經被破除了。作家很密切地與人民聯繫着生活，人民很密切地與作家及其作品聯繫，這不但從現身於大會的工人，農民，士兵的很多代表中，表示出來，並從各工廠中對於大會的熱烈討論中表示。那些工廠我常去的。

『這是很不幸的。英國筆會的信沒有在大會宣讀。我自己不以爲有什麼故存的惡意；我相信在下一次筆會的大會，俄國的代表必會作一個關於蘇聯的很强的精神生活的報告，並且會沒有別的人比威爾士先生自己還感覺得高興。』

雖然道勒『推崇他是一個大作家，多年來的最勇敢的爲正義的鬥士之一，』但究竟不肯因爲受過了他的庇護的原因而與他一鼻孔出氣，這是令威爾士不舒服的事。於是曾經把德國官方作家趕出筆會的威爾士，在莫斯科宣稱要把羅馬官方作家

也提出筆會的威爾士在一九三五年一月筆會開第一次常會時，却要請德國官方筆會作通信會員。自然是要對道勒這小子報復之意，也是蘇俄對他冷淡的反響。當時會場騷動起來，這羣聚餐旅行的人雖對政治無多大興趣，却對威爾士的出爾反爾總覺得不然，而威爾士的理由則是『我們對共產黨與法西是平等待遇，自由大家享，不問顏色如何』。

威爾士的理由似乎也很充分，因爲自由到底是個抽象名詞，不比一疋布一斗米可以稱量。後來 Shelley Warg 在 Left Review 發表一篇參加這論戰的文章，提出兩個尺度來，一是「量」，就享受自由的人數來衡量自由的量；二是「傾向」，就自由之逐漸增加或逐漸減少的傾向來衡量。於是法西國家及蘇聯，誰有自由誰沒有自由的問題就不難解決了。

四　風波的將來

筆會自來是平靜無風波的。這三年來爲了世界一切的變動，以及威爾士個人態

度之不安（不安於聚餐旅行也）的影響，而發生了一個波折，使這些俱樂部員們都沒有過去那樣單純的愉快。

不過去年在西班牙看鬥牛時（一九三五年筆會在西班牙的首都開），却是很平靜。這也是預料中的事。因爲會中除少數人有意見以外，大多數都不願管閒事。而這位主席呢？他愛自由，所以他反對力反對壓迫，反對戰爭，反對暴動，反對國家主義，法西主義，同時也反對共產主義。他寫世界史綱時，寫德國農民戰比馬丁路德的生活的分量還少，一九〇五只佔兩行，Chartism 與 Paris Commune 簡直一字沒提到！他愛文化，他愛科學，他愛智識份子。但他的自由是架空的，是玄想的，是不以量去估量的，是不從傾向去比較的，所以結果只是一個和平的愛好者，同時就是現狀維持者。

但是在這世界的和平進一步被威脅時，克里索德先生也會有若干轉變。「文藝共和國」的風波也許在這一般英國文人自己要受到威脅時而更要擴大吧！假若這「聚餐，訪問，遊觀，旅行，開年會」這種英國人的遊戲家（sportsman）的精神非繼續下去不可時，那以後這共和國的國民至多只有高帽晚服的閒人了。

巴黎懷戀記

前記

巴黎之游，是在大熱天，現在冬又快老了，屋子裏雖然生了一爐熊熊的炭火，而寒風仍從不甚嚴密的玻璃窗縫中搜進來，把辛辛苦苦製造的一點暖風冲淡了。窗外，有太陽的一天，也抵不上我們故國的月夜的光明；有霧時那一切就都在煙窖中了。在這樣天氣的倫敦，只有偎在火爐邊，讀點不急之書，寫點不急之文，談點不急之話，是最適宜的生活。

巴比斯（Henri Barbusse）之死，也是對我這篇懷戀記刺激之一。一個枯瘦的老者，以戰鬥的姿勢，洪鐘一般的聲音，發出斬釘截鐵的語言，這個印象還很新鮮地在眼前活動，不意他就在這西方與東方的暴徒都要發出第一粒爲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而發的子彈時離開他所努力的工作與後來人而去。他已經不能爲這加倍恐怖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寫第二部火線下（Under Fire）了。這個工作，他也遺留給後來者。但我恰好在他的死前能有一度親炙之緣，使我覺得負了債一般的，必得記下這一筆賬。於是在許多可寫的不急之文中，選定了這對巴黎的懷戀。

還有一個使我卽刻提起筆來的原因，就是收到海外雜筆的刺激。溫過了一遍這本「鱗傷遍體」的東西以後，覺得許多心事，許多往蹟，在這裏保留了不少。使我很感謝中華書局的幾位朋友。這一年來又有了許多新的行旅，新的感觸。不妨勻出一點爐畔的光陰，作筆頭的絮語。也許到霧冬已盡時，一本海外二筆，又可呈獻於故國的朋友。

旅程

旅行是最快活的事。因爲你在旅程，決不會孤獨，決不會寂寞。新異環繞你的周圍。別人對話，你坐着靜聽，有讀小說或觀劇之快。若你參加談話，無論對方是什麼等級的人，你自己有創作感。

我這一次旅行，是因爲應英國左評（Left Review）社之邀而去參加巴黎的國際作家會議。英國的代表們共佔一個車廂，約七八人，其中不少是熟人。我同坐的是一個女諷刺畫家，珍珠小姐（Pearl Binder）。我和她相識是在離倫敦的前一天，在電車裏一個朋友介紹認識的。人很矮小枯瘦，她手裏不離紙筆，在搜尋人們臉上的特點，很快地勾勒。極簡單的幾筆，就把那人的相貌活現在紙上了。坐在我們前面的位子上，一個是愛儷斯夫人（Mrs. William Ellis），寫了好幾部小說的。狐克斯（Ralph Fox）坐在她的旁邊。他瘦而長，像一個大學生。臉上的微笑，永遠不曾泯滅過。他最近的名作，是烏里亞諾夫傳。其中所利用的直接材料，超過近來一切關於烏里亞諾夫的傳記。我去年就允許他改譯擴充成中文本，卒以一時找不到出版的地方而暫時作罷。他是左評的一個編者，同時每天在工人日報上寫一欄雜談，寫的書亦不少，最近正在寫一部觀點正確的英國史，這是一個可敬的勤劬的作家。與狐克斯對坐的是司徒熱極（John Strachey）和司勒脫（Montagu Slater）。司徒熱極是愛儷斯夫人的弟弟，人極高大，一望就知道是一個活動力很强的人。他今年出版的資本主義危機的

性質一書，是反對者都不敢輕視的。牛津某教授對人講，司徒熱極的觀點，我雖不願贊同，但這終於是一本極有價值的書。司勒脫的詩和戲劇我看過了一些，他最近出版的一本小說，我却沒有讀過。

白機（Péguy）說過『人類可以分成兩羣，和自己有共同語言的爲一羣，其餘的爲一羣』。我們這一羣，無論就那一方面說，都是操着共同語言的人，自然談得很暢快。談東方西方的生活，談世界的命運，以至於文人賣稿的市場，批評界的現象，無一不談。

『現在英國批評界是太沒有正義之聲了。所以出版界這樣糟』！不記得那一位這樣提起批評界。

『這也是自古已然的事。一班把持批評的人，從來是使創作者窒息在他的筆端。隨便舉例吧。克慈（John Keats）是死於批評家的筆端。就馬克吐溫也終生抑鬱於一班 highb.ows 的刻酷的筆下，不管金錢美譽是雨一般地落在他身上』。

『不過現在批評界的墮落還有甚於此者。好像在一切報紙或期刊上每週或每

月所看見的所謂書評，只能算是署名的廣告，那是批評！你要是眞說幾句良心話，若受批評的人是名人時，登不出去；受批評的書的出版的書店是資本雄厚的書店時，登不出去；你自己沒有十分成名時，登不出去。但說好話也不敢過甚，假若這本書將來公認爲一本壞書時，捧得太過度會轉不過灣來。所以現在的批評界只是出版界所豢養的一羣寫署名廣告的人。這班人能希望在出版界發生若何作用嗎？』

『同時讀者也糟。他們也不希望要聽眞話。在苦悶與忙碌的生活中，在失業恐慌的狂潮中，書籍在他們只是一種寬慰品。某本是好書，某本是壞書，讀者也不大追求的。他們只問有無趣味。於是寫書評的人也只是翻翻目錄翻翻序言，看看廣告，就很夠把這本書畫一個輪廓。然後再輕描淡寫地說幾句若是若非的所謂批評，到處點綴幾句「油末」話，讀者可以在電車汽車裏開開心，他們的任務就盡了』。

漫無邊際的談一會，就到了海邊了。

我是很怕暈船的。但天氣是這樣的晴和，而海面又這樣藍得愛人，我也就被誘到一無遮攔的甲板上來了。我旁邊坐着一個淺黑的面龐的印度女子，和她一個極活潑

的孩子。她很美。白種人的臉色和她比較起來是太淺露了。印度典麗的服裝，襯熱她成一幅古印度的美人圖。我與狐克斯正與她交談，忽然一位同行的女子也來參加。她叫納提夫人（Mrs. Nettie Palmer），是澳洲作家的代表之一。一直談到喫午點的時候。

喫過午點，我們直到甲板上來。我們站在右邊，左邊人很少，有一位胖子，一個正長方形的大臉，常常望着我們這一邊微笑。他談話的對象只是一個女子，從這女子的不裝腔作勢，服裝隨便，以及臉部帶點東方的表情種種看來，她顯然是一個斯拉夫族。後來，他們終於走過來，是亞歷克斯・托爾斯泰（Alexei Tolstoi）和他的女翻譯。亞歷克斯是俄國銷售量最多的作家之一。我遊列寧格勒時，正是他的彼得大帝出版的一天，幾十萬冊，在出版以前就定購完了。他略通法語，最初我請納提夫人用法文翻譯和他交談，仍不能暢，終於通過他的女翻譯用英文說。

『你現在正在寫彼得大帝下冊嗎？』

『不，我現正寫一部描寫現代生活的。彼得大帝俟明年下季再來賡續，……聽說

中國也不少俄國文字的翻譯。古典方面有些什麼人的書翻成了中文呢？』

『不少。像普希金，托爾斯泰，多思徒益夫斯基，徒格涅夫，忌霍甫，哥戈爾等人的作品，中國人都很愛好，也有不少的翻譯，現在俄國人對這些作家的愛好如何』？

『普希金，哥戈爾，托爾斯泰的受愛好最為普遍。多思徒益夫斯基的太辣一點，技術也太隨便些。徒格涅夫之不如其他作家的受歡迎，也許是他在內容與技術上都太洗鍊了之故吧』！

『這意見我聽很多人說過，但我很愛多思徒益夫斯基』。我說：

同行諸人中，以他為最龐大穩重，說話也慢吞吞的，顯然不是英法人的風格。他的人也和他的作品一樣，頁數是以千計，字數是以數十萬計那樣龐然。

這愉快的旅程終了的時候，我又再一次踏上了美的巴黎，旅館是納提夫人介紹的，同住的還有一位史迭德小姐（Christina Stead），寫小說的。

作家會

「第一次國際作家保障文化代表大會」（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Writers for The Defence of Calture）於悶閉得透不過氣來的大熱天——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五日——在巴黎的互助館（Salle de la Mutualité）晝夜不息開了五天會議。

在這樣揮汗如雨的天氣中，世界各國的代表，不遠萬里而來集中於這名都，自然不僅為來作名都的巡禮，或以閒情逸致來參加這國際的交權，而是的確有其最光輝而也是最切身的原因的。

第一，是文化在到處都遭受着迫害，除了世界的一角。譬如在德國，非拿齊主義者不能執筆，祖宗幾代中滲了一點非日耳曼的血者不能執筆。因此，如筆會一類的發誓不談政治，僅作酒食的交權的團體，也必得由政府來改組，使之純粹成為拿齊（Nazi）的宣傳支部。就把這些法西的國家拋開不談，看看所謂民主標準的英國。英國的無任何色彩的戰前作家浮士脫（E. M. Forster）作他的開場的一篇講演中，談到英國文人自由的現狀。他說愛自由是英國人的一種舊的傳習，但這種英國式的自由是一

階級一種族的自由，而殖民地或失去了職業的人是沒有這種自由的。英國雖不是受着黑暗的法西的恐嚇（據他說），却正受着一種更狡猾的危險的恐嚇，——在公共生活的各部門中，自由的限制都逐漸增加。煽亂法（Sedition Act）的宣布，就是這種危機的明證。另一例如亨勒（James Hanley）的孩子（Boy）——一本小說——在出版四年之後遭受禁止，書店也因此受罰。他認爲文人應當爭取更大的自由，就如在英國實際受禁止的性的問題，其實不但可以寫入喜劇，也可作莊正的討論的。這些自然是可以使東方人生妬嫉的危機，但這涓涓之水流進了帝國主義最堅固的堤防，可以測驗這堤防以外是在如何的氾濫着；而這逐漸增長的趨勢，將可以致這最堅固的堤防之傾毀，也就在意中了。這恐慌把到處的作家——即或在象牙塔中——驅策而來作這國際防衛的協議。這是這個會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次，世界在大恐慌中。大家救生不遑，沒有餘暇來買書讀書。書的銷售量到處減少。譬如美國，一九三三年以前和以後來比較，簡直相隔天淵。英國書籍銷售量之減縮，甚至於出版一書以銷到三四千冊爲滿足。銷售量減少，則書之出版更不易，而書商更

易壟斷，於是非既成名之普遍受歡迎的作家，非自己有錢可以付出版的保證費與書局的作家，雖然他寫了一部價值極高的書，也只是讓手稿給蟲鼠去嚙蝕。在這樣的時代，夜明珠也只是留着照耀自己逐漸枯瘦的骨肉；天才被關起來悼惜自己的性靈。紀德（André Gide）說：一個人要發展他自己以服務社會，也只有在一切的能量上，特別是自己的才力上，發展自己到了極度，是他眞正對社會所能服的務。但是這個時代使他無法盡量發展自己，尤其無法使他對自己的發展與社會聯繫起來。這與廉價的生產品被拋在海裏一樣的是現社會的不合理的現象。作家們只好自己站攏來拯救他們自己。這是爲自己，也是爲整個文化。

各方面作家的集合是有了這些共同的原因與目標，但他們以環境的不同，習養的不同，各人懷着各種不同的見解去解釋。本達（Julien Benda）就是懷着一種極舊的見解者之一例。他是戰前的一個法國著名批評家。艾利奧（T. S. Eliot）稱他「是我們時代的拉圾的淸道夫」。過去東西文化的差異膠粘在他的思想中，他認爲「征服東方或被東方征服」，此外無第三條路可走。這無疑的還是戰前的克普林

（Kipling）式的思想：『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這雙生兄弟要和諧，永遠無希望』。這空泛的「東方」觀念（實際分析起來，是有物質的原因，一點也不空泛），他給革命的社會主義聯結起來，然後得出一個結論『在革命的社會主義與西方觀念之間，不是程度的差別，而是原素的殊異』。他把東方殖民地及新起社會主義國家揉成一氣，加以神祕的標號，而裹以東方的玄衣；其他資本主義的國家，則是人性的，愛自由的，「西方」便是其光榮的徽號。這難道還不是克普林式的帝國主義的思想嗎？但是他自己又以一個紙盾來掩飾他的遁辭：『注意我不以爲把西方觀念和資本主義觀念相等起來是必要的，這必需明瞭』。

古黑諾（J. Guéhenno）對這意見作了一個正面的辯論。他說明以馬克思觀念和人道觀念對立的錯誤。『我知道本達是本着一個單一的路線去追尋人類歷史。人類歷史是繁雜的，決不能依着一條單一的路線，柏拉圖路線去追尋的』。

我們可以從這些爭論，看到這作家會的分子是如何的複雜，它反映出全世界的複雜現象在這裏。這些複雜的分子的統一的要求無疑的是普遍的要求。這些要求全

表示在閉會時的八條簡單決定裏：

一，代表三十八個國家，參加第一次國際作家保障文化代表會議的作家們，覺得這個大會的工作有繼續存在的必要，因此，他們建立一個國際作家協會以圖保障文化。這個協會由一個長期的國際局來指揮。這大會所建立的可能的聯系，由國際局來保持並發展，這就是國際局的任務。

二，國際局必須鼓勵各國間的相互翻譯，必須把那些交給它去判定的作品的質加以統制，並必須努力使之出版。

三，將特出的作品，無論是書或是手稿，在其本國受查禁的，翻譯並出版，並由最合格的會員們將這些作品介紹並推崇；這是國際局應認爲是它的最主要的職責。

四，國際局要使其作家們在相互賓主情誼的基礎上容易在各國旅行並居留。

五，國際局應按期將特出作品列表印行於可以有廣大銷流的一切國家。

六，國際局應以各種方法獎勵現代文學的最傑出的作品，特以世界文學獎金作基礎。

七，國際局應在相當期間準備第二次國際代表大會。

八，這個由各種不同的哲學的文學的政治的傾向而成立的國際局，將站在他們自己的基地，就是文化，來戰鬥，其戰鬥的目標是反戰爭，反法西，一般說來，反一切威脅文化的東西。

這個包含一百一十二份子的國際局，由一個中央委員會負責。這中央委員會的構成份子為巴比斯，羅曼羅蘭，紀德（André Gide），托馬斯曼（Thomas Mann），高爾基（Maxim Gorki），浮士脫，赫胥黎（Aldous Huxley）等。

這個會議的光榮的任務，是很顯然在上述的八條具體的決定中了。

互助館中的景色

互助館是巴黎一個極大的公共開會的地方。大廳裏是可坐兩三千人，是作家會的大會場。前面十排左右是代表席。中國代表本已派定蕭山。蕭山因病重未到。我與熊式一是受英國代表之邀而去的。而且我們只懂英文，會場的言語是以法文為主，我必

得找英國朋友的幫助去了解他們的語言，所以我們坐在英國代表席。十排後是參觀席。一兩千個參觀席每天都不够坐，中間與兩旁的過道也擠滿了人。發言的人都在臺上對着擴音機講，會議廳外及地下的點心室中也有擴音機，可以聽到會場裏的每一個字，這些地方全都擁擠得不能轉側。

臺上有幾個人是特別引人注意的。常常坐在主席臺的右端，用一個手支住頭，頭髮像亂草一樣向兩邊披下，使瘦削的臉顯得更小，而兩個深眼睛顯得更精神，那就是巴比斯。當他站起談話的時候，兩個手撐在臺上，微弓的背使他的頭向前傾，儼然是一座秋天的岩石。

而常坐在正中間，樣子很和藹，而又像很傲慢似的，那是紀德。若說巴比斯像一座秋天的枯岩是不會錯的話，那紀德（Gide）就是一座春天的山。又莊嚴又豐滿，又高大，在他年輕的時候，是一個羞澀的性格，而現在的神情則儼然是一個天生的文壇的發蹤指示者。如果在他過去一直踐着宗敎的路而做一個牧師，他倒是很像耶穌。

寫上海的暴風雨（英譯本的標題）的馬魯（André Malraux），也是在主席

臺上最忙碌的一個人樣子是臺上的最年輕的一個。但背似乎有幾分駝，神情有些恍惚，大概是過於深思，同時是過勞的緣故吧，在他發言的時候，門外的人像潮一般的擁進來。

若在門外就聽見怒吼的聲音，那準是亞拉剛（Louis Aragon）在講演。這位先生是從「達達主義」（Dadaism）轉到「超寫實主義」（Surrealism），由「超寫實主義」轉到「社會主義」，這樣勇敢的轉變，從他的勇敢與有魄力的姿態與語言可以看出來的。

還有一個聲音特別大的人——不過這一點不夠提起當時在會場的人的回憶。若說：一個矮胖矮胖的人，上臺講話的時候，手上總離不開他的手杖像孫悟空離不開他的金箍棒似的。先把手杖橫放在臺上，然後發聲，有時用手杖在臺上一拍以助他說話的威風。大概誰都會記得這是克許（E. E. Kisch）吧。他的一本祕密的中國最近翻成英文，但不幸，我還沒有拜讀過呢！

丹麥的老作家納速（M. A. Nexoe）也是一位很受注意的人物。他是一個非常

和祥的人。他的一口破英語可真難懂，用英國人的口調來說，『他是說的一口好動人的破英語（fascinating broken English）』。赫胥黎之像枯柴一樣的瘦高個子，也是最惹人注意的。

英國代表中由浮士脫、赫胥黎、司徒熱極、愛儷斯夫人幾個發言。而我則代表中國說話。愛儷斯夫人也說法語。所以會中說英語的，加上我的「破英語」，也只有四個人。

會場後面左右各一小廳。左邊的小廳是辦公室，如把講稿印成節錄，英文稿譯成法文等等一部分工作，是在這小廳裏做。至於印刷則在樓上。右邊小廳，是主席臺上的人常常下來休息，代表們排定講演，以及講話前的準備的地方。這雖是個小廳，空氣卻非常熱鬧。照相的燈在裏面窺刺各人的特別動作，以及偶然的配合。譬如瘦長的赫胥黎與矮胖的納速在一起時，或頭髮像亂草一樣向兩邊披開的巴比斯和頭髮像櫻葉一樣的向四面披下來的愛倫堡（Ilya Ehrenburg）遇合時，決逃不開照相燈的一閃。

要是大會議廳像劇場，這小廳便像後臺。劇場很嚴肅，規律，緊張。後臺卻很隨便，自

由，活潑。全世界各地來的代表在這裏以各種各色的語言把手歡笑。除了會場中有這樣歡聚的地方以外，就是散會的前一天，法國作家代表邀請全世界的代表在郎歇館（Langer）的歡宴。這本是著名的一個嚴肅的外交宴會的處所；那些全身禮服的侍者，對於這一羣——脫去上衣僅穿襯衫的也有，一進門，就扯去領帶的也有，穿短黃褲的也有——也許是第一次經驗吧！我的旁邊坐着美國新羣衆報（New Masses）的編輯，和我們同來的愛儷斯夫人。我和那位美國編輯都不懂別國文字，所以忙壞了愛儷斯夫人替我們兩人作翻譯。

在舉杯交祝的時候，法國致謝於各國代表的光臨；各國代表致謝於法國的熱的主誼；美國爲英國乾杯；德國與法國攜手；東方表示與西方聯合奮鬥的毅力與誠心，西方表示對中國的爲保障文化而努力的作家的虔敬。東西的疆域在此消滅，充滿着敵意的世界在此找到了融和。

就在這一天晚上，我作了一個關於中國文化的報告。文化在中國目前是遭受到一個歷史上空前的威脅。在中國文化界中，無論在一個泰山或是一個螳螂，都應在這

決生死的鬥爭中竭盡他的可能的力量。如我這樣在文化上毫無貢獻的人，其可嘲笑的情緒，已具見於其自白的詩中：

豈有賣文能喫飯？
自憐去國只貪生！
古今造史憑刀戟，
狗馬徒供紙上兵！

胥敢廁於作家之林？只是遇着這呼喊的機會，自以爲「聊竭棉薄」地向國際作幾聲呼喊而已。

巴比斯

在這一個非常的遇合中，最不可忘懷的人是巴比斯。這是第一次的國際作家保障文化的會議，同時也就是巴比斯所能參加的最後一次的國際作家的活動了。三個月之後——八月三十日——他竟死在俄國了。對於這位最初也是最後見面的老鬥

士之死，使我感到很深的悼念。

這位在世界文學史上已經有了定評，在黑暗的戰後的世界文壇上放射驚人的光燄的巴比斯，在中國也早已經耳熟了。他在一八七三年生於巴黎市外 Asniéres 地方。他父親是一個南法人（Provencal），母親是英國人，一個農民的女兒。他三歲時，母親就去世了。他是一個多病的孩子。這使他學業受不少的障礙。在他完結他的學業之後，他的性情與環境使他轉向於寫作。他的第一部作品是淚人艸（Les Pleureuses）。一直到一九〇三年才致力於寫小說。這一年他發表了哀告者（Les Suppliants）。到一九〇八年，他在他這時期的名著地獄（L'enfer）裏，描寫他早年的奮鬥與苦痛。

大戰爆發了，這位早年已是社會主義者的巴比斯（據Kuklos說，他在Sorbonne獲得學位時，已經是社會主義者了），以爲要實現他的理想，必須從事於這一次反黷武主義反帝國主義的戰爭。出發前，他給人道報（L'Humaniti）寫一封信說：『我不但不曾放棄我從來堅持的主張，並且要拿起武器來爲我的主張服役。這個戰爭的目

的是反對我們的老仇人，不名譽的仇人。黷武主義與帝國主義，利劍與長靴』（利劍喻黷武主義，長靴卽海盜所穿之靴喻帝國主義也。——譯者註）他就於二十年前的時候（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就實際到安因（Aisne）的前線參戰了。

他在前線的第二百三十一團中服務了二十三個月。他在毒害生命與文明的炮火聲中，三次破壞了他的健康。他對戰爭的觀念完全變了。他在輾轉於戰壕及醫院的生活中寫他的空前的反戰的鉅著——火線下（Le Feu，英譯 Under Fire 一九二七年收入人人叢書中）。

這位思想家是不能對於他的僅僅描寫戰爭爲滿足，他還要爲他的反戰的理想而鬥爭，於是他寫光明（Clarté），他組織光明團（Le Groupe Clarté）——一個智識份子的國際，各國的前進的作家，都參加了這個國際。此外他還組織了一個參戰者國際，歐洲各國的會員達到百萬以上。

一九三二年八月，國際非戰大同盟在荷蘭開會，這也是他與羅曼羅蘭，伯訥蕭，愛因斯坦等進步作家所召集的。他一直以他的多病的身軀，作堅苦的不斷的奮鬥。這反

戰的總部，就設在巴黎，由他擔負中心的責任。

就在這一次作家大會中，燈影下，亂髮蓋着的瘦臉，不曾有一次在主席臺上消失過的。

在會場的後廳中，他常常從主席臺上下來作短時間的休息。瘦長的身軀，慢慢的在廳子裏踱着。背微弓，像頂着一生工作的重壓。面容很憔悴。我們很隨便地作過幾次簡單的談話，他是很和藹而熱情的。

『我很少看見中國的朋友，散會後希望能同你談談。』

『好的，以後我們再約定一個時間吧！』

『我請茶，我們可以消磨一個下午。』

到會完後，我與他的祕書商量一個見面的時間。她說：『他下鄉休息去了，可否等一兩天？』為了經濟，我不能在巴黎久歇，這一次會面的時機就錯過了。

回到倫敦一兩月後，忽然收到一封從信封看不出是誰何的信。

『親愛的朋友：

我很抱歉於這一次的沒有趕到主誼。當你離開的時候，我全不知道，竟錯過了一個暢談的機會。但無論如何，希望以後我們通信的關係不會間斷。

我目前要離開巴黎一下。我從我的祕書那裏知道你希望中國文化被威脅的事件，由國際代表作家作一個抗議。我很同意。我回來時可作一個具體的商量

…………』

底下幾個很細小的幾乎辦認不出來的簽名「Henri Barbusse」，表示他的年老（其實六十一歲在歐洲不算頂老的年齡）的精力。不料在一個月之後，這位多病的但是精力瀰滿的作家就於八月三十日在俄都離開了這世間，這正要來一次更大的恥辱的自殺的世間。他在火線下中寫：『兩軍的相殺，等於一個大軍的自殺！』這個眞理的暴露還不足以阻止人間的恥辱的行爲嗎？這恥辱是要靠後來者以行動來洗刷的。

「我不但不曾放棄我從來堅持的主張，並且要拿起武器來爲我的主張服役。這個戰爭的目的是反對我們的老仇人，不名譽的仇人，黷武主義與帝國主義，利劍與長

靴！」

在這位反戰的前驅已經逝去的時候，在我的心目中正有一個光榮的戰爭在閃耀，這是反戰的戰爭，是救民族的全民族抗戰，所以我在這裏重述巴比斯過去的語言。

北航六日記

一 向另一世界進發

在岸上飛揚的白巾已逐漸爲暮色吞噬了去。喧騷的市聲也遺棄在岸那邊。倫敦橋把它的大口張開，將這不調協的，不合胃口的另一世界的紅舟吐出去了之後，又閉上了它的闊脣。把倫敦遺在我們的後面，我們就向另一個世界進發。

另一個世界，的確，我們是走向另一個世界。我們這一次的旅行，興趣是異於一般的，當着世界的各部分彼此隔絕的時候，到處各有特色。中國人在爲隔斷强悍的游牧民族而修築萬里長城，埃及人在爲死去了的屍體而造衝天的金字塔，歐洲人在爲爭聖地而興動以一個十字爲符號的宗教軍。這些都是各各不易相互了解的事，而各各有一個自己的世界。自資本主義範疇世界以來，這些 Variety 都消失了。資本主義好像一件衣服，把許多異相都遮上了；又像印章，一切不同的物品，都蓋上同樣的印章。不

但什麼經濟恐慌可以波及全世界，比中世紀黑死疫還要普遍，就中國大都市的生活而論，大而機器，小而一針之微，都已經與萬國同風。因此旅行的趣味也就減少不小。現在還有一本馬可孛羅遊記可以博取讀者同樣高度的興趣像我所曾經博得的嗎？許多人帶着古代的驚奇的情緒來遊世界的不是多帶着失望回去了嗎？他們說：『外國有什麼可看？在上海、天津這些商埠，一樣有洋房可住，西餐可喫。各色的人種亦早在上海船以前見過。麗蒙湖、布朗克山的風物不見得比廬山、西湖還可留戀。』

的確，自資本主義的印章蓋上以後，一切異相都消失了。就俄國說吧，何嘗不是和中國或世界其他部分差不多？人物也和上海霞飛路上的白俄一樣；築房子避風雨，喫麵包填肚子到處是一例；工廠的烟囪裏一樣的吐出黑烟。但是俄國爲什麼爲一般旅行者所驚奇呢？在那裏，生活的表面並沒有變，變的是生活的裏面，是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係。他們在以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關係生活，而不是以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生活着。他們沒有自己的房子，沒有自己的生產工具，生了孩子不是成天累着母親，男女分居與同居非常容易，人與人之間沒有多大的貧富的差別。在我們這世界裏的人眞

不知道他們是怎樣生活法，自己有工廠店鋪可以剝削他人爲生，或者自己的孩子可以雇看護來照料，而母親自己玩小孩只像玩一隻畫眉一樣，或者自己有高樓大廈，以及消著避寒的莊子的人們，自然會覺得那樣生活是枯燥無趣，既不能享受生的沈醉，也不能享受生的閒逸，那不是地獄是什麼！但咬草根樹皮，露宿田野或屋簷底下，乃至於溺嬰，乃至於易子而食的人看來，那裏無疑是天國。

不管它是天國是地獄，總之是另一個世界。有人想去看看地獄裏面是些什麼鬼怪，那裏的罪過的靈魂是在受些什麼虐罪。有人想去看看天國裏的天使們是在如何快樂地翱翔。無論他們是想去看地獄或天國，他們都是帶着很高的驚奇的情緒。

船是俄國的，船上多少可以看出這另一個世界的情調。就物質說起來，一切設備自然比較簡單，不像英、法、意、美諸國郵船設備的豪奢，它也爲了適應旅客諸國度的習慣，分成三等。有錢的人坐最舒服的頭等，而我們自然是在設備最簡單的三等。不過頭、二、三等之間，沒有禁止通過的界標，旅客可以自由的來往，三等客人要去頭等客廳裏抽煙是不會受禁止或遭白眼的。或者這就夠使頭等客人感到是地獄，而三等客人感

到是天堂吧！

船已經離開了陸地很遠了，四面都是天海茫茫，沒有什麼可看，船上的旅客開始引起我的注意，旅客中女人大約佔了一半。黑臉的一個沒有，黃臉的只我和冬野兩人，其餘都是白人。就衣飾上看來，大概都是工人學生，華美的裝束很少。我們的服裝在裏面倒是很調和的。尤其是我這不愛打領帶的人，在這一羣旅客中間，很可找到不少同志。我想這些人大都是帶着同情心去的，因爲多數是窮人。

我將要下艙去的時候，船邊上一個倚舷看晚陽的人向我招手。

『哈囉，你是中國人嗎？』

『是的，你是英國人？』

『對了，你愛英國嗎？』

這句非常熟的問話使我錯愕了一下。要是我在倫敦時，自然會爲了免除麻煩起見，衝口答應他"Yes"或"Very much"。因爲他們以爲英國是天堂，無論什麼外國人到來時，必然十分愛好。你的答應是肯定時，他的回答是一個會心的微笑；要是否定，至

少他要向你囉嗦一會，甚至攘臂相爭。所以最簡單的辦法是給他滿意而去。但這是在船上，在去俄國的船上啦！我暫時拋開他的問題，向他發問：

『你是第一次去俄國的嗎？』

『第一次。』

『你的職業？』

『工人。』

的確，他的身上不是有一個徽章，徽章上第一個省筆字不是W嗎？

『你對俄國的制度發生興趣嗎？』

『自然，但是我不喜歡那樣制度。我愛英皇。』

『然則你是工黨的嗎？』

『是的，你看工黨是多麼浩大而合法的黨。』

『徽章上的省筆字是什麼意思？』

『W·T·A·，工人旅行團，大約二十人左右，去俄國參觀的。』

喫飯的鈴聲打斷了我們的談話。可惜不曾詳問這位在地獄裏生活的人也以英國為天堂的高見。

飯廳中已經坐滿了，只有等待第二次的機會。第二次鈴聲隔第一次有一個多鐘頭，就時間上看來，這頓飯大約喫得還不壞。果然，第一碗是俄菜湯，在上海霞飛路上的俄菜館裏領敎過的。每人可以喫四碗。喫過俄菜湯肚子相當滿足了，開始看看左右同座的人，左邊是個滿臉鬍子的年輕人，不大說話。右邊是一個英國女人。當我用眼睛張她一下的時候，她開口了。

『請問貴國？』

『中國。』

『我可以問你怎樣拚法嗎？』

『C-h-i-n-a.』

『是不是在東京？』

『不是，是中國。』

『我從來沒見過日本人。』

『三年前我到過日本。』

『難道中國也不在日本嗎?』

啊!天!她竟不知道世界上有中國這個國度。

『你去俄國嗎?為什麼?』

我不知道這樣無常識的人,俄國有什麼可吸引她。

『對了。我非常愛旅行,五年前我遊過意大利。威尼士眞好玩,一個城築在水裏!』

『我很想知道你去俄國的動機。』

『我的動機是旅行。俄國是一個很有趣的國家;可不是嗎?我常在報上看見。這一回是出於一位朋友的慫恿,花很少的錢,參加工人旅行團來的。』

對面一個濃眉的胖女人在喝第二碗湯時,來參加談話:

『你會俄文嗎?』

『不會,你呢?』

『我是俄國人，在美國住。』

『現在回俄國去住嗎？』

『不，我去旅行，我二十四年沒回去了，想去看看到底變成一個什麼樣子。』

『你回去結婚嗎？』我旁邊那位不知道世界上有中國的英國太太忽然發出這不知所從的問話。

『這不是我丈夫？』她指指旁邊坐着的那位美國式小鬍子的矮胖的俄國漢子。

『然則你們是不是也有一個旅行團體呢？』據我所看見的幾個人，都參加團體來的。

『我們的團體是三個人，我們夫婦，和這位朋友，』她指着旁邊那位黑而憔悴，不甚說話的女人，『她也是俄國人在美國住的。』

湯是一大碗，讓各人自由分食；肉來了，仍然是一大盤，一半肉，一半麵。味道很濃，我分吃了兩盤。那位英國太太喫得很少，常常擱下刀叉來談話，我只是用 Yes 或 No 來答覆她。肉後還有水果咖啡。眞算是很豐富的一頓晚餐了。但那位英國太太總覺得不

很滿意似的，大概覺得種類太少了吧。不然，就是覺得茶房不够，什麼都得自己動手。

飯廳陳設很簡單，桌子擺成π字形，（即俄國的P字。）兩面的椅子是聯着不能拆開的，出入很費事，假如兩端都坐好了人，坐中間的只有按着兩面男女的兩肩跳進去。桌子椅子不用說是硬木頭。四壁沒有什麼陳設，只是幾張像片。上端左面是列寧，右面是史大林。左面壁上是海陸軍人民委員長伏洛希洛夫（Voroshirov），右壁上端是克林銀（Kalinin），下端莫洛托夫（Molotov）。

英國太太向我問這些像片的名字，重述幾遍之後，她只聽懂了一個史大林。

『史大林？殘酷的人！』

我當初以為這些「同路人」（fellow travellers）大都是同情俄國的，那知其中竟有這樣一些滑稽的人物。俄國在這些旅行家看來，一定是失望的。那裏沒有二、三十層的洋樓，沒有好萊塢，沒有金迷紙醉的巴黎之夜，也沒有那些皇帝皇后之類所參加的各種可以上電影的盛典。一切人都和自己差不多，都在過着和自己差不多的生活，假使沒有參加生活的內部，那有什麼可羨的呢？

二　地之子

昨天風大極了，在床上躺着不能起來，不能看書也不能說話，半睡半醒中度過了一天。冬野不願犧牲晚飯，勉强起來一回。我是連晚飯也只好犧牲。海行的快樂，我此生是不能享受的了。

一早醒來，覺得心頭並不作惡，試着擡擡頭，也不暈。大概已經風平浪靜了吧。忙着起來，從窗口一望，竟是一片原野，船簡直停下來了。洗完臉上甲板時，船正開行，差不多整一天都在運河裏面走。可愛的綠野在兩岸展開，對人非常親切，終日對着不厭。人類眞是「地之子」，才兩天離開陸地，就這樣戀慕它了。冬野望着森林的叢林，吟「兩岸桃花壓古津」，我說如果改作「兩岸濃陰壓運河」那就正是眼前風物了。

兩岸到處看見和藹的人民向我們船上招手，在他們也許是隨便的好奇的舉動，但在暈過一天船的我們看來，像是無限同情的流露。他們的可感的舉動正和卍字旗的可惡的面目對照着。卍字旗好像一個猙惡的戰神伸出無數的手向四方挑戰似的。

為哀悼興登堡之死，到處下着半旗，垂着頭在竿腰，象徵驢恩（Röen）等英雄們之死，拿齊（Nazy）的威風已經低落了。

晚飯前後，船過了溪耳（Kiel），向波羅的海進發，昨天暈船的餘怖又向我侵襲。

船上的人物，今天更知道得詳細一些。工人旅行團（W·T·A）約二十餘人，教育工人社（E·W·L·）約十餘人，另一個教員團體八人，一個醫生看護團體十人左右，在美國住的俄國人四個，法國一個學生團體二十六人。還有幾個是以英、俄文化協會（S·C·R·）的關係來的，我沒有遇見。此外還有些各色各樣的份子。像我在頭等艙遇見一個人，自稱資產階級的代表；一個在俄國工作過的工程師，對俄國的批評除「有趣」以外，不着一語；一個畫家夫婦，法國人，自稱羅曼羅蘭的朋友；都是沒有參加任何團體的。我知道來歷的人，大約有一百人左右，遺漏也就不多了。

喫飯的時候，我時常換着坐，早餐我坐在π字頂邊，午餐坐左邊，晚餐坐右邊，以便多看些人物，多聽些古怪言論。

早餐時，坐在我旁邊的是一位西班牙人。我問他西班牙有沒有共產黨。他說，『社

會主義者是有的，共產黨可以說一個也沒有』。

『這話不的確吧？』

『的確。要說有，也是他們吹的。』

『你所說的社會主義者，是不是屬於第二國際的？』

『這可不知道。反正他們是不胡鬧的。』

『你是一個人來，還是參加了一個團體？』

『參加法國的學生團體來的。但我不是學生，我在大學已經畢業了。』

『你得了學位嗎？』對面一位英國女子問，她雖然年紀不算小，但具有電影裏女角的活潑風度，不像一般的英國小姐。

『是的，小姐。』

他們接下去就談西班牙舞了。那位女的在餐桌上用手及腰肢表演各種舞法，地位太窄了，老是碰着人，不是英雄們用武之地，害得她左一個Sorry，右一個Sorry。最後，他們挽着手先出去了。

午餐時，我所闖進的，是法語羣，前後左右沒有一個人懂英文。從前在廣東，一句廣東話也不懂，喫飯時，我有一個祕訣來消磨我的沈悶的時光，就是很仔細的審查一個個臉孔，常常在很熟的朋友的臉孔上發現一些怪異處。很快的一頓飯就完了。這方法我現在再應用一回。我左旁有一個四十來歲的人，鬍子眉毛糾成一堆，說話像從鼻子裏出來。他的左旁坐着他的女人，臉孔像在歪蛋上鑽幾個洞。我右旁一個胖婆娘堆在椅子上，椅子太小，肉把椅子塞滿了。臉上的皮似乎不能勝任給脂肪壓得垂下來。對面坐着一位很軒昂的黑頭髮男子，配着黃色的翻領，和紅潤的面頰，頗爲神氣，像是雞羣之鶴。他旁邊的女人（從他們的親密的態度上看來，她無疑地屬於那黑髮男子），在外國人中是一個小巧玲瓏的身材。頭上一頂鮮紅的帽子，映着兩瓣花般的鮮紅的嘴唇，緊接着帽子下面，兩顆活溜溜的黑眼睛，好像一籃石榴花和櫻桃加上兩顆龍眼核，這是多動人的色彩。我審查到她臉上時，她瞥見了，向我一笑『你寂寞嗎？』她勉强用英語說。

『不，聽聽也有趣，法語我很愛聽的，雖然不懂。』

『我們正談論這種煎餅的味道。』

『你愛喫嗎？』

她把肩聳聳，用叉子把煎餅翻翻，當做答話。一轉頭又進行她們的談話了。那位黑髮男人也試用英文來接談，但是更蹩脚。我仍進行我的看相自娛，終結我這頓飯。我看這法國學生團體只有十之一二是學生，多數是小商人和自由職業者。有一個白帽矮胖的豁子，老在指手畫脚，口中常哼着國際歌，像是他們的領袖。

到晚餐時我再換一個位子。對面坐着一個道地的英國半老紳士，和一個道地的英國婆子。那位紳士笑着低聲對我說：『先生，你早上不在對面桌上坐嗎？』

『是的，那邊是法語圈，我想到英語圈來。』

『那好極了，先生。我很想問問貴國的情形，你想貴國的出路怎樣呢？』

『你想呢？』

『我嗎？我覺得中國的深邃的歷史中有極可珍的寶藏，假使集中全國老的少的，勞動者，智識份子，軍人，大家合起來作恢復舊宗教舊哲學的運動，中國應當能站起來

向世界說話，它說不定不下於誰的。』

『你想社會主義怎樣呢？』

『好……是好的，……當然是很好的理想，不過一國有一國的國情，你想俄國的主義可以通用於英國嗎？』

『日本……人？』一個聲音從旁邊來。

我一直和前面那人講話，忘記看看旁邊。掉轉頭來，赫然在我眼前的是一把整齊得像棕刷似的鬍子，不問而知道是法國人。

『不，我是中國人。你是藝術家？』

『你也是？』他的渴望的眼睛像是在搜求一個同行。

『不是。』

『你怎麼知道我是？』

『從你的鬍子與光頭。』

『我是畫家，同時是作家，維曼維蘭是我的朋友，先生，』他說着，從身上拿出一個

舊皮夾子，翻出許多會員證之屬，大都是些藝術協會等等。我想是用來證明並非假冒。

他做做手勢，但說不出什麼來；又伸出四個指頭，『四！』他對面坐着一個瘦女人，代他用破英語說：『暴風雨，譯四國文字。』

『是莎士比亞的呢？是這位先生寫的？』

『他，』他的女人用手指指。

『戲劇？小說？』

『……戰爭，』鬍子勉强掙出這個字，但終不明白是怎樣性質的一本書。

這位鄰作家不知是爲了什麼去到這個國度，是爲要寫第二部暴風雨嗎？

「同志」的稱謂在飯廳裏也像先生太太一樣地普遍。但只限於那位上菜的女同志用。也許有些人當作她的名字叫她，有幾個知道「妥娃利許」就是「同志」呀。

「妥娃利許」的確是一位活潑勤勞的新女性，整個飯廳那就只她一個人做工。她從沒有匆促的態度，沒有資本主義社會裏堂倌們的那種卑屈的禮節，工作在她是義務，是權利，是快樂。每天到處看見她，喫飯時，她在飯廳；飯後上頭等吸烟室看書時，她在吸煙

室擦玻璃。似乎全船的輕工作就只她一個人做似的。晚餐後一羣羣在甲板上閒坐時，「妥娃利許」端了一盤晚餐，悠然坐在甲板的那端，金髮，微褐透紅的臉，黃眼睛，浸在晚陽裏，像一幅圖畫。

今天下半天在頭等客廳裏坐了兩三個鐘頭，裏面所遇見的幾乎全是三等客人。晚上在客廳裏開留聲機跳舞，也多是三等客人，等級在這裏僅僅是爲應付有階級社會的客人的習慣而已。實際上三等客人只是睡的喫的差些，其他一切都是同等享受。我想舞廳裏最出風頭的應當是在早飯時遇見的那位英國小姐，因爲她說話時走路時都用舞姿。那知倒是冬野認爲全船最漂亮的那位細腰女郎的風頭出得最健。她像輕風一樣的在舞場上飄拂，所有的眼睛遇着這陣輕風都分外發光。

在客廳裏和吸煙室裏，有很多的小册子和小說供給旅客看的，德、法、俄、英四國文字的都有。多數是導遊和宣傳的小册子，小說中有格拉考夫（Gladkov）的水門汀之類。有很多人圍着桌子吸煙，閒談，或下棋。我和冬野下了幾盤跳棋。斧頭鐮刀的標幟到處都有，飯廳的碟子上，棋子上，都有C.T.T.三個字母，C字畫作鐮刀，T字畫作斧

頭，F畫作鐮刀斧頭合形，因爲俄文F的寫法是φ。

三　波羅的海中

第一天大家對這船上的設備等等多少有點不滿意，尤其是從美國來的人，他們總覺一切設備都太簡陋，臥房飯廳都很窄，甲板上散步的地方也不多，招待的人又不能任意使喚，他們的神氣似乎只是來替你安排生活，而不是來供使喚的。他們是主動，乘客倒是被動。雖然頭、二、三等間沒有特別的隔斷，但「習慣」使人畫地自守，出少了錢自然不好老向頭二等的範圍走。到了第四天，大家的印象都變好了，工人們雖然不能供你頤指氣使，但的確够安排得使你舒服。等級的隔閡也潛移默化了。像一位吸鼻煙的老頭，標準的英國紳士，他簡直非喫飯不下樓，成天躺在沙發上吸鼻煙。那些摩登女郎們覺得近於自然的生活的確不錯，成天赤着脚在甲板上亂蹦亂跳。甲板上雖然小，但兜圈子式的甲板網球也有了，又木球的遊戲也有了，旅客也就越過越快活。甲板椅子除意大利船以外都要租錢的。在這裏也隨便人坐。椅子不夠時，還有小枕頭，把小

枕頭藝在甲板上朝着太陽平睡，隨便和左右的同性和異性的朋友攀談，也是很有趣味的。

三三兩兩開始向懂俄文的朋友們學學話。那位走路帶舞姿的英國小姐學了兩個字，一個「格卿，」是「在什麼地方」的意思，一個「同志，」「妥娃利許。」她到處嚷：「格卿椅子？」「格卿枕頭？」「格卿妥娃利許劍尼？」簡直像發了瘋似的。我和冬野打算從今天起，每天記十個單字，只要不輟，至少也可以建下一點學俄文的基礎。在船上橫豎教員有的是。今天供我詢問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法國人，當小學教員的。他說學的是哲學，沒有機會給他賣本行，只好教教小孩混飯喫。一個是橫肉滿臉的俄國女人，她住在美國近二十年，以裁縫爲生。

『你在美國成家了？』

『是的。不過我的家散布在全世界，我到巴黎看我的哥哥，我的妹妹却在倫敦，列甯格勒我全無熟人，但莫斯科有我的許多親戚朋友。我的丈夫和孩子們在美國，將來也許都回俄國住。』

這樣的裁縫是眞可羨的了。要是在中國，做工的只有越做越窮，從有衣服做到賣盡當光，從有飯喫做到無米爲炊，做到鬻兒賣女，一直到喘最後一口氣，不要說環遊世界，就遊遊公園，逛逛街，都勻不出時間來的。

不過他們仍不滿意他們的生活，失業的恐慌時常襲擊他們。她說如果可能，她想回蘇俄住，因是那是無失業之邦。

船走了四天，乘客慢慢的更融洽起來，但船長却怕無變化的生活會使人們厭倦，所以今天晚上在後部甲板上還有一個娛樂會。乘客各獻所能以圖相互的娛樂。法國學生團體由那位「白帽」領着唱了兩個歌，一個是法國革命歌。唱完有人大叫口號。接着英國小姐跳舞，西班牙人唱歌。忽然跑出一對從來沒有人注意到的德國夫婦，穿着舞臺上的服裝出來，接連跳了兩次，簡直是以跳舞爲職業者的工夫，非常受人歡迎。最後一個俄國女人出來唱歌，服飾雖然平常，但極有韻致，待一細看，竟是飯廳裏那位「妥娃利許。」後來交際舞，我們就不看了。

上牀睡不着，和冬野雜談些往事。談到自己，談到活着或死去的一些朋友，也談到

可憐的中國的前途。覺得自己漸漸的老大了。許多朋友也有在很值得死的情況下死去的，也有無得無失而澌滅的，也有隨隨便便活着的。自己呢？留下來貢獻了些什麼！時代的洪流雄渾地向前邁進，自己的生命力一刻一刻地跟着閃電一樣的時光在偉大而又不可知之鄉絕滅了。展轉思維，不能入寐，汽船的機輪鼓着海濤在窗外奏着沉雄的前進曲。

四　同路人

昨晚睡遲了，今早起來，已經是第二次早餐的時候。在飯廳裏隨便吃了一些魚子麪包火腿就上甲板上看書。

那位輕風似的細腰女郎，竟不睡在別的男子身旁，也不在連歌帶舞地散步，她在一個刷船的花臉工人旁邊，拿着一把刷子幫着刷船。黃色的衣裾配合她的輕巧的身軀在工作着。淺藍色的聖漆染在她的手上，像是海水光在她手上閃爍，增加她的美麗。她整個上午都在做這義務的工作，使大家感到工作的本身有愉快性，如果不是出於

强迫，不是當作商品出賣的時候。

德國跳舞的夫婦，正在鍛鍊他們的技術。我問他們是做什麼的，他們說是以跳舞爲職業的。他給我看一個徽章，上面有國際藝術協會的幾個縮寫字母。他們說最近想去印度日本和中國。女的只說德文和法文，男的能勉强說英文，不能暢談。

今天在甲板上的辯論漸漸多起來了。一個女的和一個××青年辯論得很熱烈，許多人圍攏去看熱鬧。和女人辯論是很困難的，她的思路捉摸不定，時常離開論點，而話又特別多，她由俄國說到英國，由英國說到她的孩子和孩子的愛人。那位青年很忍耐地跟她繞灣子。到後實在離題太遠了，青年只好收回來：

『你乾脆說那主義對不對？』

『對是對的。』

『那末，就得了結論了。』

『不，還沒有，它不能實現呀！』

『俄國不是實現了嗎？』

『俄國是俄國，大英國是大英國。』

那位法國白帽先生也的確是一個黨員。他說他們那法國團體不盡是紅色的。

『那位黑髮男子和紅帽夫人呢？』

『他們是不大問政治的。』

昨天飯廳裏遇見的那位俄國女裁縫竟是一個革命的鬥士。她說她十八歲在德國就是一個革命者，二十歲回到俄國因爲組織工人被捕，後來賄買警察，弄得一張護照逃回德國。因爲哥哥在法國，又跑到法國去。大戰時，她哥哥給她錢去美國，就在美國結婚。

『你丈夫也是××黨嗎？』

『從前是社會民主黨，現在是××黨。』

『他的職業同你一樣？』

『他是鞋匠，也能做帽子，現在紐約帽子鋪裏做工，我專縫女人衣服。』

『爲什麼革命後不回俄國呢？』

『沒有錢啦！幾年後辛辛苦苦才積得一點錢回去一趟，假使可能，我丈夫和孩子們都要回去，我的孩子們都是革命的。』

昨天以爲她是很有錢的工人，原來美國的工人也一樣的窮。在資產階級社會裏，工人總是窮的，卑下的，全世界沒有例外。

『我們工人的兄弟姊妹們，算是辛辛苦苦掙出一個自己的社會來了，我也有一份勞力在裏面，雖然是小，但我還沒有去目擊這個果實呢！』說時有些驕傲，也有些悲涼。

昨天聽說船上有一個「列甯角」（Lenin Corner）（也叫「紅角」Red Corner），但到處找不着，問了幾個人也一樣的不知道。今天午後專去探尋，我和冬野到處闖了一陣，了無結果。最後得着那位細腰女郎的指點，在船尾找得，是全船最後的一間。中間兩個畫像，左是馬克思，右是恩格斯。一個紅布包着的高几上，站着列甯，以演說的姿勢用手向前指着。他臉上凹凸得很深的線條表示沉鬱有力的姿容，手指上亦像力在飛躍，使人想像俄國的革命如何在他的指下展開。左邊角上是克林銀，右角是

史大林的雕像。室的正面上端，有紅布的字的標語。在紅布蓋着的長桌上擺着很多的德、英、俄、法文字的小册子，使工人閒着的時候來這裏找書看。開會之類的活動也就在這裏。門口懸着一張手寫的壁報，它的編製與線條的裝飾表示一種簡樸美。這是全船黨的活動、教育的活動的中心。

五　踏上了新的世界

今天是船上生活的第六天了。生活的趣味漸漸為重複所掩蓋而覺得平凡。但是不要緊的，當你感覺到平凡時，另一個世界就快要在你的面前展開了。午飯後，大家在船沿上倚欄鵠立時，一個參加醫生團體來的女人向我指示遠遠的陸地。

『快到列甯格勒了。』我說。

『是的，激動得很。』

激動，激動這兩個字眞能透出全船的心理。今天一早起來大家就很激動了。到處三兩

成羣的唧唧噥噥在說些什麼。我挨進英國紳士那一羣去打聽。

『我坐過一次海船，飯廳的小賬是放在餐布底下；艙裏的茶房也不能給太少了，和飯廳茶房差不多；還有擦鞋子的茶房得給他一點哪！』一位工黨的人說。

『那自然，小賬是少不了，現在所討論的是給多少。』

『俄國規矩我不懂。』

『「天下的草一般綠」（Everywhere grass is green），那有茶房不要小賬。』

喫早餐的鈴聲響了，打斷了這些無終結的討論。

喫過了俄菜湯「妥娃利許」送牛肉進來時，忽然有人用羹匙敲桌子。

『哈囉！靜一點，現在請這位同志代表我們向茶房同志說幾句話。』

大家靜下來了，一位紅領帶的同志在座位上站起來。

『我們這些天多勞茶房同志，使我們得以很舒服的在這裏喫了幾天飯。我們全體在這裏向她致最誠懇的謝意。』

說完，全體大鼓掌。

女招待笑得合不攏嘴來。

這就是全船對這位女招待的報酬。

那些從資本主義國家來的小姐太太們，成天在想像這個國家是如何的 terri-ble, horrible，今天爲了不要在最後一餐飯掏錢，也對這快要展開在眼前的國土增加幾分好感了。

我們住的旅館，是歐羅巴旅館（Hotel Europa），名稱與內容完全仍舊俄時代之舊。有極大極華麗的客廳與臥室。飯廳有室內部分與露天部分。餐時有樂隊奏樂。出入門時有守門僕役穿金邊制服舉手鞠躬加倍爲禮。你完全不覺得是到了另一結構的國度。這是專爲旅客而設備的。所不同，只是在經濟上，好像到處不用小賬，喫飯是由旅行社辦公處分發餐券，憑券進餐，餐券遺失了，就只好餓肚子，很難通融的。

當我們喫晚餐時，英語導遊者和我們同桌。忽然一位太太慌張的跑來找她。

『我的飯票掉了，怎麼好呢？』

『全無辦法，』這是導遊者的簡截的答覆。

『難道不能再發嗎？我出了錢總得要喫飯的。』

『難道你掉了護照也能再發嗎？』

那位太太直急得臉都紅了。不過終於是通融了，因爲她還沒有喫第一次餐。不然是得受餓的。

在蘇聯，女子的職業機會的確不少。就今天所見，一切導遊翻譯都是女的，旅館裏除了辦公室裏兩三個男人，看門，開電梯，總掌櫃，以外幾乎全是女人。

大概同是北方的緣故吧，俄國人的面貌與身材很像中國北方人。中國北方人的特點是厚重，俄國人除了厚重以外還有一般白人所共具的臉上曲線起伏的陡峭，加之以俄國人爲尤甚的濃眉與多鬚，使之增加沉鬱的氣分。在船上，在碼頭上，在旅館中看見較多的俄國人，他們許多型，給我以這個總印象，似乎他們眞應該在這世界上做出一些出奇的事，單就面貌上說。也許是他們已經做了出奇的事，在作用於我的心理吧。

轉而思想中國人的臉孔，覺得慚愧。好像中國人的平板無邱壑的臉上已經刻畫

出中庸的劣性，好像這樣的民族只應該出「有朋自遠方來」，就會快樂這樣的人，而捧之爲千古不朽的至聖。却也不盡然，秦始皇焚書坑儒能說是中庸嗎？歷代震天撼地的農民暴動，如張角、如黃巢、如太平天國，能說是中庸嗎？而且正有些出奇的事要做出來呢，民族看相術是不靈的。從前歐洲人看見平臉扁鼻的匈奴人以爲是魔鬼的子孫來執行上帝的懲罰，稱之爲上帝之鞭，現在這「上帝之鞭」呢？

晚飯後已經九點鐘了。旅行社分備若干遊覽車。我們參加一個英語羣，在列甯格勒奔馳一小時，作一度全城的觀光。

路上行人非常少，我們的汽車所通過的地方，很少成羣的人。除電車及公共汽車以外，也很少車在路上奔馳。大約街頭上擁擠的人羣，如倫敦牛津街、巴黎香率利色、上海大馬路上，或是失業者的流浪，或者是做買賣，自洋行經紀去赴什麼商業的期待，以至於街角巷尾的賣漿、賣果、賣身，或者爲五光十色所引誘而作肉的耽迷，也許旣無所買亦無所賣，只是在人羣中擁擠，望望窗景，咖啡館舞場前作點空色的沉醉，總之，是資本主義所產生的浮華，浮華的裏面是悲慘的色彩。而在俄國，街上很少看見商店。人們

不在家中，便在公園或俱樂部、戲院、電影院等娛樂場所。沒有街頭徘徊的人羣，自然就不擁擠了。街上的色彩非常素樸，沒有現代都市的肉的味的流溢，以女人的大腿或乳峯以及各種性的誘惑所構成的廣告與裝飾在列甯格勒看不見一點影子。

行人的衣服在第一眼看來，似乎表現着貧窮。但普遍一比較，馬上可以看出貧富差別極小的特點。把財富平均享用，自然美麗的衣飾就減少了，並且第一個五年計畫的重心是重工業，所以衣服美觀的成分的缺乏是當然的。有一位美國的水兵對我說：『我四年前到過此地，覺到人都窮得可憐，現在好多了。』熟悉俄國歷史的人對於這景況更會表示如何的驚異。

列甯格勒的確是一個美麗之都，它是許多島所構成，有北方威尼市之稱。俄國第一個看見海的皇帝大彼得（Peter the Great），在十八世紀初年曾經用他的無上的威力禁止全國用石塊建築，在這澤鄉造成一個天堂。彼得堡壘（Peter's Fortress）教堂之極高的尖頂，是彼得大帝留下的莊嚴的封建的指標。從這最高之一點，莊嚴的封建的宗教的美向四面展開，格山教堂（Kasan Cathedral）、以色克教堂（Isaac

Cathedral），血上教堂（Church on Blood 即復活教堂）之輝煥的圓頂，海軍部的指空的塔尖使人想像過去專制的威嚴。彼得第一與尼古拉斯第一（Nicholas I）的淩空的飛馬，更使這水城飛動。這樣美景，只有在意大利諸城市及巴黎可以看到。芬蘭站有列甯的雄偉的雕像，在他的指下，整個社會變了方向，新的美也代替了舊的。過去的是封建的紀念碑的美，是資本主義浮華的美，而現在是質樸的綜合的與機械交流的有機美。高聳的煙囪，質樸宏大的工廠及工人住宅以其粗豪之氣象傲視舊日的一切裝飾。

歷史的趣味，無論是在任何城市所給與我們的是過去的，不是將來的，是美的，很少是力的。而列甯格勒的歷史陳迹所給與我們的不僅是過去的，而且是將來的；不僅是美的，尤其是有力的。紅星期日（Red Sunday）格山教堂的血迹，一九〇五年冬宮（Winter Palace）前的殘殺所給與合法羣衆運動者的教訓，都展開在我們的前面着。

列寧城瑣錄

這些瑣錄，是當時隨手記下的。許多材料已寫在其他的文章裏，如蘇聯文化一面，蘇聯女性諸相；有些已成獨立篇章，如列甯城作家會，漢美台博物院暫記。餘下一些，眞成雞零狗碎，久已忘之。苦霧靜居，偶檢舊記，仍覺神往，遂寫定之。已見於他文者，不贅入此瑣錄。第一則是整理完畢後追記的，就讓他後來居上罷。

東與西

在英國越住得久越易感到東西的差異，所以「東與西這雙生子永沒碰過頭」出於英國詩人的筆下是有道理的。在歐洲能聞到一些東方氣息的，那就是俄國。

到英國像是眞正另一世界，到俄國就像回到了東方一樣，像我一個走馬看花的旅客，一到俄國境內就能這樣感到，若在此久居當然更能體會。要問這點氣息是什麼，可難答覆。也許是「友誼」吧？英國的人與人間的關係，是機器的一個牙輪，一根鐵條

的關係，人與人間的機械聯鎖很密切，但是冷的，硬的，禮貌的，離索的，總之是無友誼的。俄國却不然。原因當然不是由於人種的差異，或地理的差異，而因爲英國是資本主義的老巢，俄國則資本主義沒有浸透就變革了。

俄國爲旅行者供給許多女翻譯，說各國話的都有。我們在列寧城時，有三個女翻譯掉換着跟我們走。俄國人在歐洲是認爲富有語言天才者之一，也許是因爲俄國人的語音豐富的緣故吧。歐洲其他各國所有的語音，俄國沒有的極少，而俄國很有幾個特別的音是其他各國人所不易發的。我們那個翻譯，就都不壞。K女士說的俄國英文尤其好聽，却是不純粹，多帶俄國顫音，像吳儂軟語一樣。B女士較純粹一點，只是常用俄國文法，其餘一個不大有什麼印象。

K穿一套極樸素的衣服，似乎是藍墨水色。提一個公事包。一見就會聯想北伐時期女同志的裝束。態度也像。非常熟溜地像背書一樣到處解說，譬如到漢美台博物院(Hamitage Museum)看畫：「這一張是代表封建時代的畫，那一幅却有資本主義的彩色了，你瞧，畫的是一個餐桌，非常寫實，很適宜陳設於一個家庭，非常 Homely，這樣

的題材在以前是不入畫的。那幅是學院派畫，色彩多漂亮呀，但他爲了漂亮，却在某些地方甯願犧牲合理的光線與色彩』。像一個唯物史觀的藝術教師一樣，口講手畫，整天不停。有時很媚人的一笑。也像武漢時代的女兵，很强快的。

B却是極弱，像不禁風。是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間中國從父權夫權大婦權底下所解放出來的女子一類的型。臉上所受的陽光還不够，羞意還留在臉上。說話較輕，但很喫力。却並不辭勞苦。我因英俄文化協會的介紹，要在旅行團所定的程序以外，參觀列甯城的作家大會。語言旣不通，路又不熟，只好和B商量。B滿口答應：『好的，是今晚呀？只是不要向櫃上說。』我聽說俄國人最盼望能得外國錢，大概她想賺幾文小賬吧。

沒有喫晚飯我們就走。坐電車，我沒有盧布，當然沒有資格付錢，錢由B付。在作家會裏面，她忙着給我翻譯，一直到夜深才回來，大家都餓了。我在旅館裏，晚飯可開到夜晚三點鐘，當然無問題。只是她怎麼辦呢？我問她，她說不要緊，母親會給她留點東西吃。

『我走了，』她送我回到旅館裏就急於走。

『我要怎樣報酬你？』

『無法報酬。』她笑笑。

『不但花了你的工夫，還費了你的錢啦。』

『不要緊，今晚於我也有意思的。』

『那不好，至少我得付還車錢。』

『我說了無法報酬，你是外國錢，我們用的是盧布。我先要你別告訴櫃上，就爲你省錢，因爲櫃上是照鐘點算的。』

『那就還你外國錢。』

『不行，不好算的，夜安！』她就拖着一條疲倦的影子跳上一個電車走了。

我才知道第一會以爲她在貪小賬的便宜，是自己心裏的塵垢。感到無量的歉然。

後來我在莫斯科病了，其他朋友都經列甯城由海道回，我却是爲了看醫生經過德國回。

回到倫敦後，看到一位同行的人。

『我在列甯城看到那個翻譯。她問我「同行的那位中國人呢」，我說「他病倒

在「莫斯科」。你猜她怎樣，哭了』。

我當時半天說不出話來。

這是人類間的友誼，在個人主義發展到極端的國家中所找不到的。重溫舊夢時，這點溫意，還沒有在心上消失。

自己發暈

『自己發暈的，以為世界在旋轉』（He that is giddy thinks the world turns round），莎士比亞說得好。主觀病是難治的。

蘇俄為了關門建設，所以對旅客的許多不便是難免的。譬如用錢，旅客不能用盧布。因為紙盧布在國際市場上無價格，而國際市場上有價格的金盧布又沒有實東西。並且金與紙之間也無比價。旅客要用盧布時，只能以金盧布的價格換紙盧布用。所以有一個金鎊買一塊麪包的笑話，而中國外交界人曾以三四十元中國錢喫一頓平常的飯。

譬如帶東西，檢查非常嚴，可從外國帶進俄國的書籍是很少的。爲了要把外面一切思想物質等等隔開，自己創造一個世界，自然不能不嚴防奸細混入。

有些旅客就以這些事實爲憑據，而描寫俄國是如何的貧窮與恐怖。爲了經濟已經穩定，俄國在今年已撤除經濟之防了。這可以證明過去經濟鎖關的意義。俄國是由鎖關而開放，其他各國則由自由貿易而高築關稅的堤防，這是一個明顯的趨勢。

又如因爲語言之隔絕，經濟的鎖關，私人營業的廢除的關係，旅行社是由國家經營。並由旅行社定下了遊觀的程序。但因此，而外國人多風傳俄國除政府所指定的用來宣傳的東西以外，什麼都不許看。我在英國的確聽見人說，俄國一切對外宣傳的東西都是假的，所謂幾年計畫全是吹，工廠多不能生產，擺樣子的。

『我親自看見。』

『那沒有用。他們只造幾所工廠，像廣告窗子一樣，給人看看，你若看見煙囱裏冒煙，也許是燒着紙也說不定。俄國人是有宣傳的天才，完全以宣傳立國的。』

眼睛都不能相信，還有什麼辦法。

我們有時隨便離開旅館去散步，大街小巷，到處可走。你在人家門口望望，見了人，他們會招呼你，只是不通話，沒有辦法。却是從沒有看見被干涉的事。

有一次，在列甯城我們去訪普列漢諾夫之家，迷失了路。一個衣服襤褸帶着麪包在路上哨着走的人，來問我們找什麼。他設盡法子把我們帶到了目的地，就走開了。他不問你要錢，同時也不會因爲你沒有旅行社的引導而阻止你的尋訪。這很顯然可以證明在俄國境內行走自由是無問題的了。

有許多謠言爲了許多專家的證明而事實上被打破了。譬如革命時，國外風傳漢美台博物院一切的珍寶都破壞搶刼完了。狄·文西的一幅名畫也已付之一炬。後來一個英國人親眼看見這一切東西都存在，而且保存得很好，然後筆之於書。去年這幅畫還借給法國的意大利藝展。

不過證據也無用。譬如最近英國的韋伯夫婦（Webbs）寫了一本書。他是費邊社的領袖之一，名著英國工會的作者。他們無疑是不會去袒護蘇聯的。但他的書蘇聯(Soviet Communism)裏，以親身的觀察，及直接察查其文獻的結果，說明蘇聯是眞的

民主，是眞的自由。於是各報——自保守黨到工黨都羣起而攻。尤其每日報知（Daily Herald）很感困難，因爲它是他們營壘中的理論家。於是說『這位老者是可敬的，不知何以會有這種偏見。』

偏見是誰的呢？

「自己頭暈」，只有先醫治自己的頭，對這些人是無法說明世界並不在旋轉的。

兒童的天國

從漢美台博物院（Hemitage Museum）出來，我們的遊覽車通過好幾道橋，在湼瓦（Neva）河畔奔馳，清澈的河上，一片綠陰，使人心神蘇爽，幾天的疲勞都忘却了。

車在 Yelazuin Ostrov 島上停下來，沿着花草鑲成圖案的路上走。忽然在竹籬夾着的大空場子裏發現無數的成羣的孩子，幾乎使人懷疑到神話裏的國土，如小人國之類地方。我們剛跨進小人國的國門，成羣的小孩就湧來圍着我們走。我們被湧到一個露天廚房旁邊，幾個女人正在爲這些小天使們預備白菜湯和麪包。廚房的左邊

一道長廊，長廊底下擺滿了高不過膝的小桌子，爲喫下午茶（afternoon tea）用的，右邊一個樸美的亭子，布置一間小食堂。一個女管理員正遠遠的帶着一隊小天使一跳一蹦的向食堂走。他們坐定了，一面喝湯咬麵包，一面向飯堂外面這一羣陌生外國人擠眼睛。

從小飯堂過去，再向右走，就是自然角（Nature Corner）。這角落裏有一缸魚，幾籠鳥，幾盆花，像一個具體而微的動植物園。灌水培養愛護都由小孩們自己負責，培養他們的愛自然的觀念。折向左走，就到了列甯角（Lenin Corner），列甯的造像以講演的姿勢站在許多小講臺的前面。這是教育與宣傳的處所，凡有什麼講演會討論會都在這裏舉行。再前面就是菜園，各種蔬菜都由小孩們去照料。在與列甯角相對的一端是體育場，有專負指導責任的，指導小孩們玩弄各種體育器具。體育場過來有一條小徑，通到一個十分清幽的所在，那裏有很多新樹，樹枝葉還不怎麼茂密，太陽光可以從裏面篩過來，無數的圓光篩落在樹底下的許多小牀上，這些小牀是爲小孩們午飯後用的。我們通過時，正有幾個小孩在微笑中睡去了。睡完午覺，有人把小牀全部收好，刷

洗晾乾，等待第二天使用。

這些小孩們的天眞活潑的理想生活，使我感覺得幾乎要流淚。這些都是工人們的孩子，從煤炭堆裏，竈脚下，流蕩的街頭移到這樣樂園般的環境，蘇俄以外大概是找不到第二個國家吧！

從這些小孩的面影，可以看出過去俄國的慘痛生活。他們享受這樣的生活是不久的事，所以很多孩子仍是臉色慘白，骨瘦如柴的，但是無窮的希望在他們的面前展開，未來的世界是他們的。

這個區域，叫做孩子城（Children City），而這一個全島是一個大公園，裏面有各種的娛樂以及帶有教育性的設備。名稱是中央文化休憩公園（Central Park of Culture and Rest）。我們離開孩子城向林木深邃的地方走，忽然展開一片廣場，許多男女正在作集團舞。一個人坐着拉琴，一個人教舞，一羣人拉成一大圈在跳着。路人經過時，隨時參加。我們這一羣遊客中有些人看得起勁了，也參加在裏面跳。跳舞也和一般藝術一樣，由綜合的集團的羣舞，到資本主義的分離的親密的，如兩人相抱的交

際舞。由無產專政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中，藝術作更高的綜合的集團的發展。在蘇俄集團舞的獎勵，正是新的形式代替了資本主義時代的形式。教舞的人和拉手風琴的人都是政府設置的。政府不但教羣衆以生產，教羣衆以智識，還教羣衆以娛樂。

兒童城每天可容七百個孩子。父母親在休息日到公園來遊玩時，把小孩交給兒童城，每天只繳一盧布二十戈比（在生活的比例來說，只合中國一角二分錢）。兒童城便給管理一切，體育，娛樂，討論，講演，吃飯，睡午覺，灌花，乃至於培養蔬菜等等初步的技術。父母可以盡量在島上享樂，樹陰下睡覺，集團舞，音樂會，電影，劇場，閱書報室，一切文化與休息的設備應有盡有。太陽西下，各人都到兒童城把小孩領回，帶着充分的滿足歸去。

早上十一鐘點出來，遊過漢美台博物院，又在文化公園留戀了幾點鐘，已經是下午四時左右。但回去時仍無飢勞之色，大家都沉在未來的夢裏。

工人之家

一帶新造的高聳的房屋赫然在我們前面，那就是新修的工人住宅。

我們先走進一間工人俱樂部。樓上是一個講堂的形式，平常作開會用，有時開演電影也就在這裏。凡住在這一區裏面的工人，對於俱樂部是自由出入而不必花錢的。

一位穿紅襯衫的工人領我們去參觀一個工人的家庭。今天是工作日，大家都上工去了，只有一家還有一個女人，我們就到這一家去。

房租不是按照房子的好壞而定，是按照工資的多少而定的。賺一百盧布一個月的工人，出十盧布的代價就可以和賺三百盧布一月的工人，出三四十盧布的代價住同樣的房子。

我們參觀的這家是四間房。兩間臥室，一間書房，一間廚房兼浴室。臥室的陳設，一間是：一張桌子，一個長沙發，一張牀，一個衣櫃，一個梳妝台，兩把椅子。另一間是兩張小牀，一木櫃，一桌，一鏡櫃，三木椅。牆壁都用紙裱過，很清潔。兩張像片掛在壁上，一張是男的，一張男女合照，我想是他們的結婚照片。櫃上一個電爐似的瓦鉢，一個鞋式的煙缸，煙缸旁邊有幾本小冊子是德文的。

書房裏，窗的右面一張書桌，書桌旁邊一個高書櫃。對面的壁上掛着一支獵鎗，一本日歷，換着左面牆角是一張小孩睡的欄杆床。書櫃裏面一部技術百科辭典佔一格，小蘇維埃辭典和列甯全集佔一格，頂上一層，右半格是果果爾全集，左半是些雜記小說，中有梯航諾夫（Ivanov）的靜靜的頓河。

這家的女主人每月賺三百盧布，男人賺四百，所以這住室的租金每月一百盧布。（也有些工人只費十盧布就有這同樣的享受的）。這租金是連電燈汽爐都包括在內的。俄國在經濟方面本來較之英美諸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差得多，但現在工人也能享受 central heating 了，在英國就是中等人家也沒有這樣的設備。

出了這所房子，就是一個大天井，四面高房子圍着。據說這裏準備做花園，給這個住宅裏面的工人們享受的。

通過天井，一個圍着的沙地小廣場在前面。沙場裏一個大的正方形的木地，四面圍以欄杆，一羣才能站起來的小孩，凭着欄杆玩，一個看護在旁邊守着。

另一位看護般的老女人從裏面出來，自己向我們介紹：『我是這「托兒所」的

所長兼醫生』。我們跟着她走進廣場背面的一間房子。在這小房子裏我們大家都換了白衣服，居然男的都像醫生女的都像看護了。

小孩分成三羣，第一羣是不能爬的，第二羣是能爬的，第三羣是能走的，房子只有兩層，樓底下的一層是給不能爬的用，樓上一半是給能爬的，另一半給能走的用。每一部份都有浴室，廁所，飯廳，臥室及遊戲室等設備。最小的一羣小孩睡在一個欄杆圍住的大床上，上面掛着許多小玩意在空中來回的盪，小孩們的眼睛追着它們。那位所長說：『這是用來發展小孩們運動的觀念的。』為年齡稍大的孩子而設備的飯堂與浴室裏，懸着許多小袋，上面縫有各種禽獸花鳥，以便各人認準自己的符號。

母親們早上把小孩抱來，自己毫無掛累地去上工，晚上來領回。若是做夜工的，就把小孩交到托兒所去過夜。母親們把小孩領回去時，每天都得經過醫生檢驗。

這個托兒所能容七十個小孩，這是專為附近的住宅而設的。各大工廠都附有托兒所，費用也是按照工資多少而定，不工作的婦女不能享受托兒所的待遇。

在這個國家只有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懶惰的惡習，不工作。而別的國家是沒有工作。所以政府的待遇也就不同，英國是給失業救濟金，而俄國却是懲罰不工作者。

我們出來時，一羣小孩正洗完手，在欄杆縫裏瞪着一雙雙大眼睛，高呼「嗟嗟」，「嗟嗟」是俄國小孩們叫叔父的聲音。

革命者之別墅

彼得堡壘（Petropavlovsky Fortress）之建築，原意是爲了防禦瑞典的敵人。但自堡壘修築以來，並沒有敵人來過，於是不能發揮其對外禦敵的功用，只是做了對內囚禁政治犯的牢獄。

我們進到這個小島，先經過彼得堡羅教堂（Petropovlosky Cathedral），進去隨意閱覽一下暴虐的沙皇們所留下的金棺，自彼得第一到亞歷山大第三(Alexander The Third）都葬在那裏。一百二十二米突高的尖頂，是列甯格勒全城最高的指標。從敎堂轉向右走，通過一條不甚平坦的石路，就到這著名的政治黑牢了。

在克薩林第一（Catherine I）的時候，抱瑣希可夫（Pososhkov）為了貧與富（Privation and Wealth）一書囚禁在這裏。拉基史捷夫（Radistchev）為了批評奴隸制度，於克薩林第二（Catherine II）時也在這裏被囚禁。從一八七〇年以後，這黑牢陸續囚禁「土地與自由」派（Zemiyai Volya），民粹派（Narodnaia Volya），社會民主派（Social-democrates），以至於社會革命派（Social-revolutionaries）等份子。到十月革命後，克倫斯基政府的閣員也關在這裏。蘇聯的政府沿用了這一次以後，就再沒有用它，現在只是革命博物館之一部，成了陳迹了。

「牢獄是革命者的別墅」，這別墅中住過的革命者是不可勝數的。列甯之兄就在這裏提出去行刑的。克魯泡特金的獄中記裏所寫的也就是這暗無天日的堡壘，從前讀獄中記時，對於克魯泡特金在這小室中設計脫逃，如何計算追者與逃者的步數，應用三角的底邊短於其兩邊之和的定理，使我墜入極有趣的冥想。現在對着這一間間小室的實景盡力追捉獄中記的描述，已經不大明晰了。還有一位監禁二十四年的現存女革命者，费格納爾女士（Viur Fignel），也曾經鎖在這裏的孤立牢（Isolated

Cell中。所謂「孤立牢」，是轉角的一間，四面都不接着其他牢房，一切伴侶的聲音都傳不到那里，像一座孤島。

在每一間陰溼黑暗的牢房中，只有一個不能移動的鐵牀，一塊不能移動的板子當桌子用，一把不能移動的椅子。燈是安在牆裏，很厚的玻璃遮蓋着。總之，這裏沒有可以移動的東西。自然，目的是怕犯人自殺。犯人，不但無生之自由，死之自由也沒有的。

五官在這裏無所施其技，眼睛重複在裏面看那幾樣笨重的東西和陰森的牆壁；鼻子成天在嗅溼腥的土味。耳朵呢，一無可聽。牆外有一個耳朵在監視着，又另外有眼睛監視牆外的耳朵，監視耳朵的眼睛又被監視。重重監視之下，會造成如何死寂的空氣，是可揣想得到的。

防備儘管周密，革命者自有他們的高明的技術。重重防守的牢獄當中，革命者仍在裏面相互地傳遞消息，仍在裏面做地道運動（Underground Movement）。

方法是這樣的：

一間牢房不用說有四面牆壁，左右兩面接着別人的牢房，前面是防守者的區域。

後面是水。若是手指輕輕地敲擊後面的牆，輕的程度使它不夠傳到前面，而恰好傳到左右兩室，消息就可以傳到兩面的犯人，而不會給防守者發覺。敲擊的時候，是人背牆站着，手指在背後敲。窗外的眼睛即或看見，也不能看出什麼形迹，加以什麼罪名的。

敲壁的辦法，像打電報一樣。下面是那時的革命者所曾經用過的一個表：

	1	2	3	4	5
1	А	Б	В	Г	Д
2	Е	Ж	З	И	К
3	Л	М	Н	О	П
4	Р	С	Т	У	Ф
5	Х	Ц	Ч	Ш	Щ
6	Ы	Ю	Я		

譬如要打一個「T」字，就先敲三下，後敲四下。自然這個辦法是在入獄前就學習了的。中國從前也有「隔壁傳音」的辦法，一打東冬江支，二打雞溪其疑，三打平上

去入聲。譬如打「孟」字。第一次敲一下，表示「東」韻；第二，「公空〇〇，東通同膿，翻〇蓬蒙」。落在第十二下上；第三打四下，因爲孟字是第四聲。這自然只能在科場上作打鎗用，或是佳人才子隔壁傳情，這笨法子在牢獄裏做政治運動是不行的。

在牢獄裏，革命者們不但能發明互相傳話的方法，並且裏外的消息也可打通。

去年讀克魯蒲史卡耶(Krupskaya列甯夫人)的列甯回憶錄時，對列甯在彼得堡(即今列甯格勒)被捕一章，非常感奮。她說列甯那時仍然指揮着俄國的革命。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部分是在獄中寫的，此外還寫了不少的小冊子及革命論文。當然，在牢獄裏沒有紙也沒有筆，他是把牛奶寫在書上。不用說，「書」是牢獄裏允許看的小說或聖經之類。墨水瓶是挖空的麵包。禁子進來時，就把墨水瓶送進口裏吃了。他在換出來的一本書裏曾經用牛奶這樣寫：「我今天吞了六個墨水瓶了」。不過列甯的下獄，似乎不在這獄中，克魯蒲史卡耶沒有提起是在這獄中，伏克思(Ralph Fox)在列甯傳中雖對於他所住的牢獄有詳細的描寫，但也不知是那個牢獄。

在這黑牢裏，也有一個有名的故事，就是「接吻傳書」。

從前在這裏得到允許的親屬，可同犯人見面。但不能握手；不能談話，只能隔窗接吻。有一個聰明的女人，在她去看她在牢裏的丈夫的時候，從嘴裏度過一支極小的鉛筆，一張極薄的紙。以後，他們每次會面接吻就在口裏度送情書，於是在這黑牢的裏面，就有愛的光了。

後來這方法展轉相傳，終於成了革命者傳遞消息的工具。不久，被發現了，統治者的網却布得更嚴。在樓下特造一個會客室，訪問的人只能隔着一間房和犯人見面，身體的任何部分都不允接觸。列寧之兄和他的母親就在這裏作最後的訣別。

統治者天天在打算如何保衛舊的制度，革命者却不斷不屈的進攻。攻、守相互地在磨錬。但終於有一天，守者到了窮途，而攻者的火力之延燒無可抗阻。Centaurs雖然有人的形像，獸的粗而有力的軀體，終於是要失敗的。世界終於是向光明的路上走。所以革命就首先落在最殘酷最嚴密的沙皇統治的頭上。可憐，愚蠢的統治者們，還在循着失敗之蹤，以爲壓迫、屠殺、牢獄、儈子手是有效的防禦的手段與工具呢！

公食

今天上午參觀了社會主義理想的結晶之一——廚房工廠(Kitchen Factory)。這個廚房工廠，供給其所在區域內七萬工人的伙食。

這個廚房工廠，供給全製成食料，與半製成食料。全製成食料，供給工廠內各食堂；半製成食料，分發七十個公共食堂。

那個工廠的工作，包括自洗番薯，殺牛宰羊，一直到送上食堂，吃完洗盌為止。

飯堂上已經有音樂的設備，人類在蘇俄的共同平等享受的集團生活中已經有超過需要的安適成分了。

翻譯員和工廠經理交涉了一會之後，他就派一個人領我們去看。

最初到「紅角」，這是工人們教育和政治活動的處所，任何工廠及公共機關都有的。列寧也和在別的處所的紅角一樣，用講演的姿勢站在正面。

「紅角」門外，就是張貼壁報的處所，工人們在這裏作自由的批評，自經理到伙

伴們，都在這裏受友意的批判。

和「紅角」相聯的一間內，工人可以在這裏受到知識。在裏面有兩個很有趣的標本。一個是機器標本，一個是人體標本。標本底下有機器和人體各部分的名稱。旁邊有兩根電線，先把一根放在你所要知道的機器或人體的部位上，然後把另一根試按底下的名稱。若名稱和部位適應，在名稱上就發出光來。這位啞教師，我想對於工人是有趣而有益的。

工人有所發明，都送在這裏審查，讓工人在經驗與工作中發揮他們的天才。那位管理員給我們看了一架由一個工人送來的清潔器，並告訴我們以被審查後的優點與缺點，那位發明的工人還繼續在改善中。

然後我們被領到食物原料的入口，正有一個車子裝了許多蔬菜進來。第二室便是洗滌蔬菜室。接着便是冰窖，冰窖裏面正在造冰，冰窖後面幾個儲藏室，藏甜品的，藏肉的，藏臟腸的，藏果子的。在那裏的溫度是零下三度，同路的有一個英國八十歲的婆子，凍得牙齒打抖。

再進去就是洗魚室，殺牛室。殺牛室中一個磨肉的機器正在磨肉；洗番薯室。再進去便是半製成室，一切東西都洗淨，切好，分配到各食堂只要很簡單烹調一下就得了。再經過製冰琪琳室，製麪包室就到製飲料室。一種由麵包和水果製成的飲料，非常甘美，每人喝了一杯。只可惜才到冰室出來，滿身還有涼意不能多飲。再前行，便是小孩食堂，彈子房，洗碗室，煮菜室，製酸牛乳室，冷食準備室，食品化驗室等。到處都盡量運用機械。好像洗碗的機器，像一個大輪子，一面把要洗的東西擱進去，一面取出洗過的來擦乾。做麪包的房裏，有一架切斷機把調好的一長條粉，放在機械下，一按就切成若干相等的小段。還有一個特色，就是大量生產，大量消費。麪粉房的粉袋像山一樣的堆在那裏，但據說是兩三天就完了。七萬工人兩三天要吃多少麪粉呀！煮菜室的大鍋（不好叫什麼東西，只好叫鍋），有個人深，三個人合圍那麼大。我們去看時，正煮着一鍋番薯，一鍋湯，一鍋牛肉。牛肉和番薯的氣味，充滿了一間房。

蘇俄的工廠和資本主義的工廠最大的差異點尤其在工人衛生的設備。就像在廚房工廠吧，有工人的浴室，上工下工都得去洗一回澡。有焙鞋室，工人出去時，把鞋子

在裏面烘乾，幾分鐘就好了。工廠中間一個大天井，正在把這大天井設備成一個小花園。還有工人娛樂的處所，像彈子房，在別的國度裏爲資產階級設備的東西，在這裏爲工人設備。工人在裏面工作表示非常愉快的態度，雖然忙碌，但每個工人臉上却沒有愁苦的表情。每一個工人都好像在爲他的理想工作，爲理想而工作是多愉快的事！

兒童食堂，所費極廉，而供養的滋料却特別豐富。小孩的午餐是八十五戈比。

參觀完了之後，各人都把白衣服脫下，（進去時，工廠準備給參觀的客人遮灰塵的），經理拿出一本簿子，要大家隨便寫寫感想。

『我們很高興知道外國人的意見，因爲我們生活在這裏面，是好是壞漸漸的忘記去想了。外國人每每有些新意見』。翻譯員敦促着大家寫。

我和冬野寫上了幾行中國話，大家看見這些奇特的字體，都圍攏來看。

那位八十歲的英國老太婆借過我的筆很莊正的也寫下了幾行。這個生在十九世紀上半期的英國女工的感想是非常值得記下來的：

『我是一個女工。我做工五六十年了。到今天我才看見工人，尤其是女工，能够過

眞正的人的生活。不知道那一天，我們英國的工人才能够在這樣的工廠裏作工，在這樣的食堂裏吃飯。我想那一天總會要到的。我居然能盼到世界上有這樣一個國度，世界眞正有這樣一個前途，在我這樣衰暮之年。我就這樣離開世間也夠滿足了」。

中國文獻

中國手稿及古書珍本在法英最多，在德國也有些，蘇俄也很不少。法國伯希和所得的一部分，中國有兩個目錄，我們雖不能窺其全豹，在目錄上可揣知是些什麼東西。最近在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發現——秦婦吟，就是從巴黎的藏本鈔出來的。英國所藏，有羅福萇者，曾輯倫敦博物館燉煌書目，雖不完全，但亦可見一斑。只有蘇俄科學研究院（Academy of Science）所藏的，在中國還沒有人談到，而我這一次亦僅以極短促的時間作一度瀏覽，不能作詳細之記載，非常可惜。

科學研究院有一個東方部，主持人是研究中國史的老學者巴巴陽（Babayan）。他在過去是堅持亞細亞生產方法說的。後來曾經受過批判。到現在這問題在蘇俄是

已經成了定論。

我在裏面看見一位中國朋友，問他這裏對中國現社會的見解如何。他說列寧格勒方面只研究中國古代史，現代部分莫斯科有專門機關研究。就文化上的風氣看來，列寧格勒有些像中國的北平，莫斯科像上海。但在地理上說起來，列寧格勒卻像上海，它是俄國的經濟中樞，又是西方唯一向海的窗子。不過列寧格勒是俄國人向別人開的窗，他們可以控制自己的窗子，上海是別人向中國大陸開的。控制權在他人手裏。

圖書館藏的中國書不少，經史子集中必備之書不比大英博物館東方部少，不過珍本及怪僻的書沒有那麼豐富。大英博物館的新書很少，除了贈送的一些以外，簡直可以說五四以後的書沒有。科學研究院卻買的不少，但是不加選擇的買，所以瑕瑜互見。大概一九二七以後的新書就沒有添置。在看見鐵雲藏龜，殷虛書契等書時，我順便問到幾部新出的書，他說沒有聽過。他們很希望能夠添點新書。

館中所藏燉煌得來的東西很不少，是由阿倫堡（S. Aienburg）搜集的。佛經卷兩架，隨手翻閱了一些。我所尤注意的，不是經卷，而是些雜件的殘片（fragment），可

看出當時僧侶和一般人民的生活之類的東西。這類的殘片可紀的有十張，爲編目如下：

一、田畝登記

背面寫經，注寶應二年十一月三日。根據粘貼痕，知道經文是後於田畝登記文。故田畝登記文，應在上述月日以前。

二、授戒文

三、僧堂戒律

四、戒律

五、寫經目

開元二十九年二月九日

六、賬簿

七、收公文簿

八、孱慶奴受田券

廣順二年一月一日

九、審問狀

開元

十、千戶報殺人狀

裏面如田畝登記賬簿，奴受田劵，報殺人狀，收公文簿，尤有興趣與價值。可惜時間匆促未及鈔錄。又有武則天時代邊疆文書一件，係在新疆發掘出來的。可惜保管此件人不在，未及見。武則天時代手蹟，在大英博物館有大雲經一件，有圀、忠等武后新造字。

此外還看見兩件可寶貴的東西。一件是聊齋圖說，描畫得非常精工。我所見的僅三本，有一本上面寫的是第三十卷。但據他們負責的答覆，所藏只有三本，他們也不知道是從那裏得來的。清宮有一種石經圖說，據袁同禮先生說，其格式很像聊齋圖說，也許聊齋圖說也是從清宮出去的。

國內傳說，聊齋原稿在蘇聯。國聞週報十一卷十六期載：『伯力塔斯社訊：蘇聯科學研究院遠東分院圖書館藏有世界上無數最珍貴之科學試驗物與文學作品，其中

尤以中國舊日稿本之收集具有特殊價值，而蒲留仙聊齋志異原稿四十六卷，最爲珍貴。』也許手稿爲圖說之誤，四十六卷亦係揣測之詞。據他們負責的答覆，除圖說以外，並不曾藏有關於聊齋的其他東西。

還有幾本大清國書，是在俄皇宮裏找出來的。以綉龍作裝飾的圖案，頗爲美觀。

此外關於俄蒙西夏文的收藏非常豐富，尤其關於西夏文很有價值，中國書如六韜三國志之類都已譯成西夏文，可見當時西夏文化的一斑。

蒲羅可夫（I.S.Poloikhov）很殷勤的爲我們搬出各種書籍及手蹟，這是非常可感謝的。他不但可說很流利的英文，並且能說很正確的北京話。但是，他生平未出國門一步。

在科學研究院對中國的研究和英法各國不同的中國通不同。儘管像伯希和西太因（Stein）所收集，以及西太因安特生（Anderson）等所發掘對於中國歷史上有很大的貢獻，但他們的目的是爲帝國主義作先鋒與偵探，他們的研究中國，和他們研究落後民族的所謂民族學之類東西差不多。眞正能把握正確的方法，不含有侵略

意義的研究，只有在這個國度。

在中國，懷疑大禹，可成罪名；發掘古墓，便有國家「大臣」自命繼「道統」者出而衛道，以爲應處凌遲大罪。嗚呼，歐洲中世紀宗教之陰雲，尙佈於中國。不打開陰霾，什麼是中國有希望的事業呢！

別矣北國之水城

生平最愛獨遊，因爲與人同遊，往往不能暢意。遊而不暢，像大熱天走遠路後得喝一口酸梅湯，既不能止渴，又不能避暑，只是引起要再喝之心，一樣令人掃興。

我第一次暢遊是一九二五年在廬山，大熱天徒步七日，每日走六七十里，把廬山走遍了。過三疊泉時，脚已經走得拐了，但仍然鼓勇從險崖上盤旋繞下去，一直到九疊石屏環護着萬丈水晶簾從天空倒掛下來，赫然在眼前飛動，才在一塊大石頭上坐下。那時四體俱暢，說不出的酣適。

在列寧格勒算是我平生第二次的暢遊。同遊冬野，也一樣的有很高的遊興，支撐

着瘦骨，整天的奔跑。每天我是七時起來，八時早餐，午餐至早是下午八時，相隔十二點鐘。晚餐常是子夜後三點鐘。睡眠時間，至多每天四個鐘頭。

『好在我們爲的只是飽眼福，說得好聽些，是爲了研究的興趣，如果是在孳孳爲利或者奔走權門，那簡直可鄙了』。我們這樣自笑。

列寧格勒的街道是不適宜於這樣整天跑的，它是用很大的石塊鋪成的。人在汽車裏會像球一般的拋起來。電車呢，人擠得決不比罐頭裏的沙丁魚還寬舒；反之，沙丁魚決不會掛在罐頭外面，而電車的門口，只要手掛上了扶手的人就算萬幸，慢慢的就可踏住門口的梯級了。但路上梯級以後，不能止步，還得繼續「突擊」，兩肱要無情地往前擠，兩脚往前踏，就女同志被踏着也無怨言，因爲女同志也一樣地會以無情的大皮鞋向你脚上踏。

我們挨着餓，挨着疲乏，在汽車裏當球拋，在電車裏做沙丁魚，前進，突擊，人羣中奮鬬了五天。但是遊興還未滿足。科學研究也只匆匆地看了一次；漢美台博物院的東方部，據科學研究的人說，他們可以特別介紹去參觀，但是時間沒有了。沒有看幾個大工

廠也是憾事。帶着一點遺憾希望能在莫斯科彌補。

不過時間雖然不够，而這有限的時間總算充分地利用了。所想看的東西雖然沒有看完，但總算身歷了這世界的另一個機構的社會。

俄國第一個看見海的皇帝大彼得很傲慢地說：『彼得堡是俄國的一個可以窺見歐洲文明的窗子。』現在應當改變這句話：『列寧城是俄國的一個宣洩社會主義國家的祕密與西方世界的一個窗子。』

轟喧的火車聲把我們從這個窗口邊向內室——紅都進發。緊張的情緒擠開了「疲乏」而抓住了我，我於是依然很少睡眠地度過了一夜。

莫京二記

一　紅場

列寧墓的開放時間，在每日下午五時，我們先到半點鐘，就在入口的旁邊立候。

列寧墓是一個簡樸莊嚴的建築，它是用紅色的斑巖（prophyry）造的一座小金字塔，同時它是在紅場中的一個革命指揮壇。列寧曾經在這裏對羣衆講演，現在在大的革命紀念日，列寧墓仍是萬衆屬目的講壇。

列寧墓位置在紅場的中心，後面是壯麗的克倫美林（Kremilin）宮城，沙皇在那裏發揮他們對全俄人民的淫威，現在已經轉移到工農們自己的手裏；他們自己的專政的中心，在這裏發號施令。城上有中國式的雉堞，有很多不同樣的美麗的刁樓。紅場右面是歷史博物館，左面是金碧輝煌的聖巴西爾教堂（Church of St. Besil）。紅場很容易使人誤會是革命以後所立的新名，其實是舊的，不過革命以後使它增加

新的意義而已。「紅」在俄國同時是美麗的意思。這是一個「美」場！自這個「紅」而「美」的新建築位置在這場的中心以後，它不但更美了，而且眞「紅」了！列寧墓的常新的紅色，和褪色的宮牆對照着，顯得紅場的象徵是已經轉變了。

列寧墓的右旁的鐘塔，在每天晚上十二點鐘的時候，用雄渾的音調放射國際歌。從這裏，不但可以看見革命的顏色，並且可以聽見革命的聲音。

列寧墓的入口，除了兩個衞兵以外，就只我們三個外國人。五十步以外有一個很長的行列，大約有三四百人，正當那金碧輝煌的教堂的前面。

『那些人是來做什麼的？』我問同來的T君。

『也是來瞻仰列寧的遺體的。』

『爲什麼我們可以站在墓門口，他們要在老遠站着呢？』

『對外國遊人優待些，因爲本國人來看的機會很多，外國人錯過一次就難再來。每天來看的人非常擁擠，若你站在頂後面，也許沒有輪到，開放的時間就過了，』

時間一秒一分地數着過去，右邊的行列，越來越加得很長，簡直上千人了。心情越

來越緊張，『快要在這位革命先驅的深沉的眼睛之前受審問了。』心裏這樣想，

我對於這位革命家雖然將是第一面，却是他早已在他的許多像片裏，在許多人的回憶裏被描畫出來了。這時奔湊於我眼前的是許多人對他的第一印象。

他夫人與他見第一次面是狂歡節（Shrovetide）在一位叫克拉桑（Klasson）的家裏，他們正在開一個會，而用煎餅會的名目作掩護的。他夫人在回憶錄裏面寫：『他那天說話很少，而在深察這些到會的同志們。這些自認爲馬克思主義者們在他的堅定的目光下表示不安。』克魯蒲史卡耶（Krupskaya）第一眼就注意他的目光。

高爾基（M. Gorky）在他的和列寧在一起時（The Days with Lenin）的小冊子裏，寫他對列寧的第一印象：『當我被介紹給列寧時，他傾心地和我握手，並以他的銳利的目光審視我。』高爾基也第一眼注視到列寧的目光。他又說：『我沒有想到列寧是這個樣子，他的樣子未免有些太平常了。』『站在我前面的是一個光頭，矮胖，結實的人，說起話來，「ris」總帶點捲喉音，他一個手握着我的手，另一個手摸他的額，這樣的額也許曾經屬於蘇格拉底吧。奇怪的晶亮的眼睛向我發着閃爍親熱的光』。

他又提到他的眼睛。

列寧除了嚴肅銳利的眼睛以外，他的親和的態度也是許多人所提到的。高爾基把他和普列漢諾夫（Plekhanov）比擬時，他覺得普列漢諾夫像一個工作過度的教授一樣，令人難得作傾心之談，決沒有列寧那樣和藹可親。

托羅斯基（Trotsky）在他的自傳中，談到他第一次流亡到倫敦，一個清早去敲列寧的門，他進房的時候，列寧還在床上，『他臉上帶着和藹的歡迎應有的驚異的神色：「拔諾已經到了！」』這就是他的歡迎詞。在托羅斯基的簡單的描寫中，已可見列寧對人的第一面是如何的隨便與親密。

從這些描寫中，列寧簡直就復活在眼前。

『他是可以震撼山岳的！』列寧的人格的另一面，又使我從盧森堡給德國革命之母蔡特金（Clara Zetkin）介紹時的話中構想出來。

『好好的看看這個人。這就是列寧。看這頑强堅決的頭。一個眞正俄國農民的頭。帶點輕微的亞細亞的紋。這個人會要去把山岳翻過來的。也許他會被山岳壓碎。但是

他永遠不會屈服的。」

鐘聲截斷了我的默想，五點鐘到了。雖然列寧的遺體不會離想像很遠，但心情爲鐘聲敲得更加緊張。

一排衞隊走過我的前面，換過了班，墓門打開了。

首先進去的就是我們，從墓門走下向左轉，再下去轉一個灣，迎面直立着一個衞兵。向左面一轉頭，列寧就赫然在我面前。這樣突然的發現，把我驚住了。

棺是銅製的，上面一個玻璃蓋，玻璃蓋裏面有反光鏡的裝置，所以相貌現得非常淸楚。列寧的曾經屬於蘇格拉底的頭靠在枕頭上。半閉的眼睛中，銳利的光芒是消失了，不，不是轉移在全世界的勞動者的心中；在全世界的勞動者的心中，他眼睛的光芒是永遠不會消失的。

這個光頭，矮胖，結實的人，這個目光銳利的人，這個和藹可親的人，這個頑强堅決永不屈服的人，眞的把地主，資本家，暴君，貴族若干代築下的山岳翻過來了。

略略的在棺前遲疑一下，我就繞着棺向前進，從右邊一道門繞出去。在墓裏是不

容停留的，因爲後面流水般的行列不能爲你一個人停留。

列寧墓後面，許多革命者死後都燒灰葬在那裏，片山潛就是其中的一個。

我到莫斯科就病了，僅僅在到後第二天（八月十五）勉强掙扎着和冬野及T去訪問了一次紅場，以後的光陰就完全輾轉在病榻上。但美麗的紅場常常在心裏，尤其是午夜的鐘聲可以清晰地送到枕上。在離莫斯科、的前一天早上（八月二十一）到附近的旅館裏面邀了蘭圭去紅場作第二次遊。這還是拂曉的時候，行人極少，越顯得極移人的嚴穆的美。斜風細雨，像在替這場子作清晨的打掃。我們只是以沉默答覆這偉大。

這天晚上和小山去參觀作家會回來，又經過紅場。燈光的交射使紅場成爲一個萬頃波濤的海景。小山說他正想寫一首詩用海的音響去描寫紅場，如汪洋茫光等；同時是午夜洪鐘的音響。

幾個月後仍然忘不了這美麗與偉大的印象，也以海與洪鐘的音響，塡入一首二十八字的小詩：

一篇沉默讀汪洋，
白壘赤墳對甚莊，
小雨清朝扶病步，
於今夢寐繫紅場。

二　作家會之一夜

『我來主持這個在世界史上第一次的蘇聯作家會議，使我感到驕傲與歡欣』。這是高爾基八月十七日（一九三四）在第一次蘇聯作家大會的開會詞的結語。

我恰好在這個時候來到莫斯科，能够親眼看到爲勞苦羣衆的文化而奮鬬，爲未來世界的光輝而努力的作家們，在這唯一光明的國度開歷史上的第一次大會，也很感到快愉的。

可是不幸，我一到莫斯科就病了，簡直不能出門，僅能每日從英文莫斯科日報上，及參觀會議的友人們那裏知道些消息。

在要離開莫斯科的那一晚上，我決心力疾去參觀一次。可是路既不熟悉，痛楚又實在不能忍受。恰好小山與 Pency 來相約，Pency 又有一輛車，這是一次不可錯過的機會了。雖然痛楚仍不能免，醫生禁止出門，可是想到高爾基在醫生宣布他的肺只餘三分之一，他還要工作時，我就爽然若失了。

會址是在工會。那裏原來是舊俄貴族的一個大規模的俱樂部。門口許多紅地白字的大布標語襯托得非常熱烈。

一進會場，當面就是高爾基史大林兩個大像，像的左邊，斜插三把紅旗。列寧的講演式的雕像站在前面。會場兩壁的上端飾以世界名作家的畫像：俄國以外的有莎士比亞（Shakespeare），米爾頓（Milton），蔣生（Samuel Johnson）等，俄國作家有杜格涅夫（Turgenev）朵斯妥逸夫斯基（Dostoyvsky），普希金（Pushkin），托爾斯泰（Tolstoy），果果爾(Gogol)等。我正在探望兩壁的裝飾的時候，一陣掌聲使我注意講演席上飄來的聲浪：「革命文學並不是要把舊文學的遺產連根拔去，難道新的俄國要把莫斯科河裏的水都換過新的嗎？」愛倫堡（Ilya Ehrenbourg）用激

動的態度在說怎樣利用文學遺產的問題。而我的注意力仍然轉到這簡單而熱烈的會場的觀察。

會場的坐位，大約可容千人以上。分成兩段。第一段是代表席，第二段是來賓席，即國外的作家的坐位。還有許多人在外面站着。我估計至少當有三千人以上。

會中有主席團和名譽主席團。名譽主席團除高爾基外，都是政府的負責人，史大林，卡幹諾微支，伏洛希洛夫，莫洛托夫都在內，還有拘囚在拿齊(Nazi)牢獄中的德國革命領袖德爾曼(Thaelman)。大會主席團共五十七人，裏面有戰爭作者梯航諸夫(Tikhonov)，鐵甲列車作者伊凡諾夫(Ivanov)，鐵流作者塞拉飛莫微支(Serafimovich)，大彼得作者A.托爾斯泰(A.Tolstoy)，潰滅作者法基葉夫(Fadeyev)，水門汀作者古拉得可夫(Gladkov)，此外還有教育人民委員布伯諾夫(Bubnov)和眞理報編輯墨里史(Mekhlis)等。

自然，在主席臺上一排人當中，一個最熟識的臉孔就是大會主席高爾基。高爾基正站在列寧雕像的左前方，這兩個臉孔對照之下，使我想起高爾基的回憶錄中，寫他

第一次遇見列寧，列寧用恢諧的語調對他說：『你來得正好，我曉得你是愛鬪爭的，這裏正進行一個有意思的鬪爭』。這位老作家還能在他的雕像前，在他所領導的革命鬪爭得來的一個唯一自由之邦，來討論新的文學之建設，是該如何欣慰之事呵！

這個老頭，我第一眼就覺得和他的一切畫像不同，但又覺得的確在那裏曾經見過這樣的一個人。

我覺得他不和任何畫像有相似之點。雖然輪廓上差不多，但畫片上所給我們的印象是一個「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像屈原一般的詩人，或者是看了可怕或會令人生滑稽之感的怪文人。事實上他全不是那樣。

他很平凡，平凡得不像一個有智識的人。大凡一個有智識的人，總多少受點智識的「陶鎔」，或者「陶鎔」得使他樣子很高貴，或者使他很古怪，或者使他很奸狡，總之，「智識」一定然在臉上讀得出來，使他和「凡人」隔一層。至於高爾基，他在臺上，簡直像是一個在農民中或低級工人中提出來要他站在臺上似的。他絕無一點主席的姿勢或領導者的架子。大概臺上擠得太熱了，他就脫下衣服，只穿一件襯衫。

他這個樣子我在他的作品裏面讀到過。他是鷹之歌中勇敢的傻子。但這飛鷹並沒有飛上天，他只在平民中飛來飛去，他仍然是平民。

『感謝你們——作家們，』紅軍的代表在致詞，『給我們很多作品。Serafimovich的鐵流，Fadeyev的潰滅，Gladkow的水門汀，Tikhonov的靜靜的頓河，Ivanov的鐵甲列車，都是我們紅軍士兵所愛讀的。

『我數了這樣多作家，大家會懷疑我們忘記了最偉大的一個吧？沒有的！』紅軍代表掉轉臉望着高爾基，『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這位最老的最偉大的，我們所最崇敬的——高爾基同志。』

高爾基把頭微微的低下來，把左手擦他的下巴，表示很窘的樣子。

『高爾基同志，我代表每一個士兵向你表示，每一個士兵都愛你！都敬重你！你給我們的東西太多了，但我們不知足的讀者，希望更多給我們一些』！

臺下雷一般地鼓掌，從左面許多燈光都向高爾基射來，照電影的，照相的新聞記者都對準這個老頭。他覺得很不舒服地扭扭他的肩，把頭掉向右面，我想照相的人恰

好照見他的頭髮。

我想高爾基一生對於別人的恭維最受感動的時候，第一次是他十三四歲在漆神像店裏作工，那位傢伙伴齊哈列夫（Zhikharev）對他生日的祝詞：『你是一切平民的親屬。』到現在這還是他的最確當的評語。第二次是革命後的俄國，建設得相當可觀，他從國外歸來，沿着佛爾加河旅行，受沿河農民們的歡迎的時候。其他受稱譽的時間多半是他受窘的時間。這一回也多少受點窘吧！

『我們都是戰士』，紅軍的代表更提高他的額子，『不論拿鎗的或拿筆的。到爲了要保衞這工人祖國的時候，大家都在疆場上相見，作家們那時筆是得放下了。

『我們現在都在練習放鎗，鎗放得最準的，得一個奬章，奬章上面有伏羅希洛夫同志的像片。作家們，希望你們將來每人身上也有這樣的一個奬章』。

高爾基略略抬一抬頭，向紅軍代表望了一眼。不提防左邊的照電影機又動起來了。

接着是海軍代表致詞。

海軍代表說了許多讚祝的話，又陳述了他們的希望，希望作家們多爲海軍士兵做點歌曲給他們唱。最後，隨便開了一個玩笑『我這裏有一本書，奉獻給高爾基同志，希望高爾基隨時翻翻，那本書是「海員工作須知」』。那位老作家像小孩一樣的天眞地笑了。

他很平凡，他很自然，他沒有任何型的裝腔作勢的態度。有人批評他的作品的結構不大嚴整，殊不知他寫作品正像他的爲人一樣，他只是在寫他要寫出的話，並不裝腔作勢在搭一個架子。

這樣的一個人，要是說眞在那裏看見過的話，一定是在沒有雕琢的平民中間看過這樣型。眼睛很和善，額上幾條很深陷的紋，顴骨很高，脣上兩撇鬍子拖下來，沒有加一點修飾。只是他的病和他的重的工作，把他的壯健的碼頭工人式的體格弄得只有一個骨架了。這就是像暴風雨般的以萬鈞之威力向舊社會掃盪的革命文藝的前驅者！

蘇聯文化一面

一

蘇聯自革命後，爲了文盲之掃除，普及敎育之推行，高等敎育之增進，多量的書籍、雜誌、報章之要求，自然隨之而起。

在書籍種類上說，敎科書自然無論在任何國度都是多數，此外就以技術書、革命理論書、文學書、科學書、宣傳小册、工具書（如字典、詞典之類）爲最多。在列寧格勒與莫斯科都有專門賣技術書的書店。這也可見目前蘇聯的文化是正走上一個什麼階段。

在一九二五年的時候，書籍的出品量已經倍於革命以前的最高額。專就蘇俄（RSFSR）而論，出版之書達三萬六千四百一十六種，而全部銷數達二萬七千八百萬册。自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全蘇聯出版之書超過三萬七千種，而全部銷數增

加到三萬二千萬冊。

在一九三〇年的時候，很多書局與國家出版局合併成國家出版協會（Ogiz或Federation of State Publishers）。國家出版局（Gosizdat 或 Giz）已經是世界最大的出版所，合併以後，其規模自然更是驚人。國家出版協會的各局在協會執行委員會之計畫下各自獨立地出版各種書籍另有總發行機關叫做中央書局（Knigotsentre或Book Centre）發行各局所出版的一切書籍。這樣大規模的一個書局，自然在世界佔第一位。

國家出版局分成二十個部門。此外還有七個大的國家企業，如(1)國家技術出版所，所出的書籍大約是關於造林、醫藥、重工業等；(2)工會出版所，按照工會的部門分類；(3)合作出版所；(4)集體農場書局，書籍全是關於農業的；(5)美術出版所；(6)文學出版所，選印世界文學名著；(7)科學出版所。

書業私營的消滅，還是最近的事，在一九二八年還有百分之三是在私人手裏；到一九三一年，全部書業才集中到國家和合作組織。

蘇聯作家的生活，現在頗爲優裕，決不像世界其他部分，尤其是中國，作家給書商剝削得幾乎生活不下去。蘇聯作家與書局的契約是依照著作權法來訂的。報酬是按照每四萬字母計算，大約合通常西方書籍十六頁左右。契約上註明書名、版式、册數。通常一版印五千册。在這契約內，不包含編入叢書之權。

第一版售罄，發行第二版時，書局當付與第一版同樣的稿費。在銷售了一定的數量之後，在別的國度裏是要增加版稅，報酬之對於成名作家也像利潤之對於資本家一樣，是沿着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之例；在蘇聯則相反，在勞力得到了充分的報酬之後，爲了全社會的利益，馬上發行廉價版，書價大落，著作者亦僅能得到最低的報酬。這裏所說的，在別的國度裏生活慣了的人們看來，一望而知爲這是租賃版權或抽版稅的辦法。但版權整賣的辦法怎樣呢？在蘇聯找不出這樣的制度。

詩是按行數計算，報酬從十個到十二個盧布。一千行詩大約可售一萬盧布，自然不包括叢書、選集、全集權。這個數字，是我在列寧格勒時，一位戰艦的作家沙包列夫（L.S.Sobalev）對我說的。沙包列夫同時是出版合作社的一個負責人，當然不會錯

的。但根據一九三二年費邊社（Fabian）的一個考察團的報告，却是「莫斯科的大合作書局對詩的報酬是兩盧布到六盧布一行，一千行詩大約可值四千盧布，而列寧格勒的國家出版所，每行只酬六十個戈幣（Kopeck）」。我的調查是一九三四年秋。可見對作家的報酬，也與其產業的發展成正比例增進的。

報酬交付的方法，舉一個列寧格勒的實例來說。在契約簽字的時候，交付百分之二十；交稿時，付百分之三十五；印出時全部付清。報酬是以書的種類而異。例如，教科書每四萬字母約二百盧布，科學書大約二百到三百盧布，小說三百到五百盧布。

書籍的定價是務求低廉，以工人的購買力所能達到做標準。好像列寧格勒的工資大約在一百到六百盧布之間。而書籍的定價大約是：教科書約三盧布半，精裝書貴到六盧布。

對於外籍的翻譯，蘇聯是同中國一樣的沒有參加國際版權會(Berne Convention)，所以得作者同意之舉是自發的敬意，不是義務。而其他國家對於俄文的翻譯也是自由的。

書籍的檢查（censorship），是由 Glavlit 執行於一書出版之後。負責任的不是著作者而是出版者。出版者的損失並不是罰金，而是付與著作者的稿費。有時僅僅是一部分的删削與修改。決不像世界的別一角上，一個著作者偶然措辭不愼，會要失掉生命；一個書局出版一本對史前神話懷疑的著作，會獲得破壞民族自信的罪名而處以萬數的罰金。「恐怖」是在蘇聯這方面嗎？淫書（pornographic books）在蘇聯是不能存在的，但像 Lady Chatterley's Lover 之類的書不在禁止之列。

二

在報紙方面，銷路自然遠過於書籍。在一九一三年僅有四百六十七種，全銷售量爲二百七十二萬八千份。到一九三〇年增到六百十一種，銷路增到一千二百五十萬份。爲了五年計畫之成功，所以到一九三〇年就有這樣飛躍的進步，以後的銷場，還在有增無減中。一九三一年一月又增到一千二百種，份數每日都有增多的趨勢。

蘇聯的報紙大約可以分爲五種：(1)中央報，(2)民族報，(3)地方報，(4)工廠農場報，(5)

壁報。民族報，指以俄文以外各民族語言文字而編印的報紙；地方報指特別為一區域的人民而辦的報紙。

中央報有新聞報（Izvestiya）及眞理報（Pravd）。

新聞報是政府的機關報。銷數約為一百五十萬份。如果不是為紙張缺乏的話，可以銷售到四百萬份。總局在莫斯科。在列寧格勒亦印與莫斯科同樣之數。並將紙版由飛機或火車分送其他中心地點印刷。眞理報的銷數多到三百餘萬。在全世界報紙的銷數中占第一位。

民族報中的最大者為烏克蘭的日報（Ukrainian daily）——康民尼斯特報（Communist）。戰前沒有任何烏克蘭語的日報，僅有一種沙皇的報紙，名第三區(Third Région)，在俄維斯印行。而現在烏克蘭的報紙在三千二百萬居民中超過五百萬的銷數，並且據說有一百萬的工人通信員。（在波蘭的烏克蘭部分，六百萬人民中，據說銷數只九千）。在編製上，這康民尼斯特報保持了若干舊報紙的特點。一半的篇幅是供給特聘的通信員，其餘的一半，則專供給工人通信員。國外只有三個地方有

通信員，巴黎、華沙和布拉格（Prague）。這從哈爾可夫（Kharkov）看來是歐洲的中心。

對於通信員的派遣，和西歐的新聞界完全不同。他們是根據每年的每月的兩重計畫，這些計畫是烏克蘭的黨與政府共同決定的，計畫分成工業、農業、文化三個部門。舉一個特殊的實例來證明，在一九三二年八月份，總編輯發出下列的指示：工業方面——報告 Martin Owens 系統的進程與工作；農業方面——估計播種的預期；文化方面——考察各學校對於九月一日新學期始業的準備。

現在再舉一個例——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日——來說明這計畫執行的效果。第一頁一篇主要社論說明甜菜（beet）生產之重要。在這一頁其餘的部分是一篇與維納次喀耶（Vinnetskaya）蘇維埃主席會見記，談話的內容是關於這一區的穀物甜菜的預期。這區的甜菜占烏克蘭出產總額百分之四十。有一欄專載烏克蘭金屬工業生產的消息。烏克蘭的金屬生產占全俄三分之二。第二頁有一篇很長的論文，關於頓河煤鐵區的機械化問題，並且有優秀工人，突擊隊首領，黨部會議的插照。重要

的工人通信也有些披露在這一頁，尤其是來自集體農場的第三頁有三欄是國家農場的報告，四欄是甜菜糖的榨取與收集之機械的應用。第四頁——即最後一頁，是工人通信及國外新聞的短消息。

在這裏可以看得出，蘇聯社會、經濟、文化是一個整體，無論文化、經濟那一個小部門沒有不在總的組織中向前突進，這是一個特色。其次，從上面的四張報紙上看來，沒有那些虛占篇幅徒然爲了別人底低級消遣而設的奸淫邪怪的所謂「社會消息」。它真是橫斷面的歷史，是生產者社會的報告，是未來的計畫書。

地方報是限於一個地域。它們與中央報紙不同。中央報是以很嚴正的面目作全國的輿論指導，而地方報是以廣大的思想純直的工人農民爲讀者對象。這些工人農民們所需要的是簡明而有力的文體。在莫斯科有一種莫斯科晚報（Vecheraaya Moskva）是採用新的文體，由 M. Rezanov 主編，銷路一百萬份。買報的人擁擠不堪。每天很多人魚貫地等待着。據主持者的估計，如果紙張能盡量供給的話，銷數至少可以增加到五倍。在編制上，很像生動的巴黎報，有短評，有緊急新聞冠以漂亮的題目，時

歌、插照、短篇故事及滑稽畫。名作家如 Alescei Tolstoy, Boris Pilniak, Demian Byedny 和 Azeer; 名藝術家如 Rotov, Yelissiev 和 Mo: 等都經常地供給作品。雖然這樣的報紙不像中央報一樣以嚴正的面孔向羣衆報告與指導，而力圖取得羣衆的好感，但是我們若希望在裏面找出蘇聯以外的世界中的報紙的主要特色如性愛，犯罪，瑣屑的社會故事等等，那是徒勞無功的。

通常蘇聯的報紙是四頁，到了八頁就算是特號了。關於輿論的收集，地下鐵道之計畫，關於文化與休憩公園之計畫，房屋建築之程序等等材料，不但在每天的消息裏而側重，並且常出特號，五天或十天一次。莫斯科晚報內部組織分為十一部，每部一個經理，一個助手。其中主要部門如下：(1)城市改造部；(2)合作、商業、與民食部；(3)文化、學校、與科學部；(4)藝術、影畫、戲院與娛樂部。(5)最重要的一部為統制部。統制部是負責收集並答覆各種工業部門的工人的消息、怨言、詢問等等。它好像是一隻大眼睛防視着莫斯科工業的進程，而在壞的方面加以阻抑。每天所接的信件，在一百封以上。

莫斯科晚報是一種非中心的報紙。地方報紙的模範與其舉莫斯科晚報無寧舉

工人莫斯科（Rabotchaya Moskva）。它的組織非常複雜。初看似乎也很容易說明，它是一種莫斯科的地方報紙。是莫斯科蘇維埃、黨部、工會的機關報，銷數大約是四萬。但如果要弄淸它的聯合報紙與派分報紙等等，簡直會使你昏頭，它簡直像一顆榕樹一樣，本來是一個却又像很多似的，有四種型的報紙都依附着它：區報、工廠報、壁報、聯報。這許多報紙都是工人莫斯科所創辦。並且母報中有一欄叫做「報章評論」，母愛地警責或讚許它們。在它們中間有一種不斷的交流，母報散佈消息於子報，子報又搜集消息於母報。

工人莫斯科日報也和其他蘇聯報紙一樣，沒有遊戲，沒有時髦，沒有性與罪犯的故事。國外消息、國內通信也很少。它包含了很多部門：如黨的生活、經濟、農村、國際、文化、報章評論。此外有一種最重要超過其他一切的部門叫做「羣衆」，那在世界的其他部分找不出相似的比擬。內容像它的名稱樣的，它是討論工人的通信。這一部分工作在蘇聯報紙中，其重要性一天天增加。它的通信員像一般工廠裏面的工人勇於對工廠加以指摘、報告、與責難。它們簡直不了解外國報紙會沒有這一類的通信。在蘇聯是

有禁止反動言論法，但這種法的精神對工人的言論自由是充分保障的。「羣衆」部每天所接受的通信總在兩百封以上，並且特別鼓勵聯名信，即由幾個工人共同署名在一封信上。羣衆部選擇這些信件，制止責難而尋求其原因。

除了以上這些廣闊的材料以外，只有一頁新聞——第一頁——這一頁是和世界的別的部分相同的。但它仍有其特性，仍不是盲目的有聞必錄，而是全部經濟努力的一部分的表現。好像一九三二年八月十六日的一期工人莫斯科報，中間三欄，第一欄是關於報紙行銷區中的糧食生產，第二欄是煤區的狀況，第三欄是市場的組織。最左面的一欄是一篇主要社論，最右面的一欄是關於各種工業發展的分類消息。兩邊的上端有兩個凸出的部分，即英國人所謂報耳朵（ear）的，一個黑耳朵記載劣下生產記錄，一個紅耳朵記載優良生產記錄。

工廠報不盡是一種「子報」，派生於某種母報，也有完全獨立的。在哈爾可夫的一個定涅阿可夫衣廠（Tinyakov Clothing Factory）的報紙名叫 Shalyeva Golka 就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報。每星期出版兩次，一種日耳曼語 Yidish 號，Do Pratsi 的

性質也是一樣。它是烏克蘭監獄的報紙流行於罪犯間的。最有趣的是常常在裏面發見一種黑表（Black List），塡入守獄者姓名，這是根據罪犯們的意見說他們是只知道懲戒罪犯忘了他們的責任是要改造他們的過失的。

壁報僅僅是新聞的一種原始的方式。寫成的或畫成的，並貼上一些相片。是新聞的細胞，是新聞的亞米巴。他們的數量最多，要很滿意地分析它們是很不容易的，有些是出自文學野心初發的小學生之手，有些是工廠中工人意見的直接表見。一九三一年流行於烏克蘭農場工人中的壁報數目大約是六萬。這裏舉一個例來說明它的性質與作用，譬如莫斯科的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的一種壁報，標題是五年計畫的四年，飾以列寧、史大林的畫像。第一篇是用圖畫來說明五月一日在蘇聯將是工人慶祝進到繁榮之域之日，而在別的國度裏，則警察正在打工人的頭。其次，就是一個工作百分表，說明他們完成了在五年計畫應完成的工作，表下面有一段批評。此外還有一幅罵食堂的畫，一串等着食物的人在食堂前守着，而廚子做出很不可口的東西；有一段幽默的評論，和一個滑稽畫。

三

總之，蘇聯的出版界，是建在私有財產已經撤廢的基礎上，所以商業氣味完全消滅了。在作家不會受書店的殘酷的剝削。讀者不會爲不負責任的廣告所吸引，而買到誤譯濫著的書，枉費金錢、時間與精力。報紙不會專從讀者的嗜好去揣摩，不會專作政治的造謠，性的刺激，不會專向人性的墮落方面走，而眞能將人性自創造方面引導，不但很正確地報告消息而已。

其次，政治上對多數的壓迫已經解除，雖然亦有相當限制，但是限於反革命方面，就是說對從前受壓迫的眞正絕大多數人是無限制的。所以沒有愚民的書籍，沒有阻礙人類向上的學問，沒有欺騙羣衆的報紙，尤其是沒有殘害代表羣衆說話，描寫事實，剖說眞理的科學家、哲學家、文學家、新聞記者之慘劇。就從這一點看來，那裏已經夠是「文人之樂園」了

蘇聯女性諸相

一　結婚與離婚

凡是讀過高爾基的自傳式的小說的，不會有對於俄國的女子在家庭裏所遭受的虐待不表示憤慨的吧！譬如有一次在他的外祖父毒打他的外祖母之後，他外祖母的頭髮裏發現無數的針，很深地刺在肉裏。但是他要高爾基別聲張，她反給高爾基解釋，說這不算怎樣了不得，丈夫打女人是應當的。本來在沙皇時代的俄國這是平常而且合法的事。那時的法典（第十章第一節第七條）載有這樣的明文：

『妻子有服從丈夫爲一家之主的義務，對丈夫要愛、敬、服從；無論做什麼事，要依順他的愛好；永遠附屬於他。』

在一百零三條說：『妻子必得要跟着他的丈夫』。無論丈夫要到那裏，她就跟到那裏，無論她願意與否。和中國的「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道德標準一樣，在舊俄時

代有法律的明文規定。如果丈夫要求官廳把他的在遠方的妻子捉到丈夫那裏來，官廳就發差去捉。

本來在一切封建、半封建或資本主義的國家，對婦女總是像對奴隸一樣的。不過在舊俄的法律上所用的是赤裸裸的詞句，而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加以較漂亮的掩飾而已。卡爾、符里得里許認為家庭是奴隸的原始形態，用以處分別人的勞動的。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裏，很顯然地把處分別人勞動的權利給與做父親的或做丈夫的。在中國是更不用說了，「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歿從子，」婦女永遠是附屬於男子的。

婦女在法律上最主要的鎖鍊，就是結婚、離婚和生育。結婚是婦女移轉奴籍——從父親手裏轉到丈夫手裏——的開始，就是說開始隸屬於丈夫財產的一部。離婚是像脫離奴籍一樣的困難與不平等。兒女，合法的與不合法的，雖然同樣是人，但在法律上是非常不平等。在新的俄國，這一切現象都從根剷除了。譬如「私生子」（illegitimate child）這個詞在法律上已經完全廢除。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一日，我在列寧格勒參觀一個結婚離婚登記局，在那裏可以

看得出，這根鎖鍊是的確完全解除了。

登記局的辦公室全部只有陳設很簡單的六間。右面三間，登記結婚與生產；左面三間，登記離婚與死亡。六間房子中，四間登記等候室。只有頂裏面的兩間是登記室。每間登記室裏一個大方桌前坐着一個女子，在那裏操生死離合之權。

不，沒有誰能操他們的生死離合之權的，他們來結婚與離婚，是並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雙方同意，也不需要雙方同來。就不登記，只要有同居或離居的事實，法律上就有效的。

『既然可以不登記，那他們何必來受這一番麻煩呢？』有一個參觀的問。

『惟其絕無麻煩，所以他們都願意來。你看這登記證有什麼麻煩呢？姓名、籍貫、職業、住址，第一次結婚時期與丈夫（或妻子）姓名，第二次結婚時期與丈夫（或妻子）姓名，此次結婚時期與丈夫（或妻子）姓名等……，這不是很方便的嗎？』局長這樣答覆。

『假如同一個人，今天上午離婚，下午結婚，晚間又來離婚，這種情形是許可的嗎？』

『這種事情沒有過，但法律上是沒有限制的。』

『根據統計，結婚多於離婚？還是離婚多於結婚？』

『大概結婚五倍於離婚。』

『離婚的事情是革命前多呢？革命後多？』

『當然革命後多，革命前的離婚太不容易了，有時，一次離婚五年不決。這，只是有錢人的特權，窮人夫婦雖然意見不合，也只得含辛茹苦度過一生。』在俄國，很多人曾經受這委曲的。高爾基為了手續麻煩和舊夫人沒有經過離婚的手續，和新夫人也沒有結婚，因此到美國時大受攻擊，甚至旅館都把他們攆出來。

『登記的費用多少？』另一位旅客問。

『生死登記免費，結婚離婚數目相等，大約每次三盧布，相當於一餐比較好的晚餐費。無工作的卻要十五盧布。在我們這裏，做工的人，處處都佔便宜。』

我們在登記局的十分鐘內，看見報生產、結婚、離婚的各一，報生產與結婚都是夫婦同來的，只有報離婚是單的。

我們很想探問那位來報離婚的女人爲什麽原因要離婚。局長說，『本來，我們是沒有這個權利去過問他們離婚的原因，不過我可以把各位的意思婉轉向她探問。』

他很客氣的把那個女子叫在一旁，說過幾句話之後，她就把手巾掩着面啜泣起來。

『惹她哭了，不好問下去。』局長對我們說。大家都覺得很抱歉。

停一會，那女的輕輕地和局長說了幾句話，就仍去繼續履行她的登記手續。

『原來她的丈夫出門後兩年內無消息，所以只好離婚。』

兩年無消息才來離婚，可見他們並不因爲婚姻的束縛已經解除，而輕易離合。她可以不哭，她不是像一般離婚者爲害羞而哭，或爲要取得人的同情而假哭，或爲了離婚以後會遭受社會的白眼而哭。這些理由現在都不存在，雖然只是短哭，短哭也是極可感動的。

至於父母對於孩子的責任，無論父母的婚姻關係繼續與否，在法律上是有明白的規定，不至於使女子單方面吃虧的。

婚姻的束縛解除了，婦女在家庭裏面才不是奴隸，而是與男子平等的「人」。

二　女人與工作

你要知道，女人即使享受了完全的平等，實際上，她們仍然繼續在受壓迫，因爲一切家務就要把她們壓倒。這些家務常是最「非生產的」，最野蠻的，最艱苦的工作，而加在女人的身上。——伊里奇（俄版全集十六卷，三五九頁）。

的確，全世界的女人差不多都在家務重壓之下，而且各國的政府正在獎勵這種重壓。德國的「女人回廚房去」的口號，固然是顯然的例子，日本的女人尤其是從沒有脫離跪接、跪送、做飯、刷蓆子等等家務的鎖鏈，就英、美、法各國來說，固然沒有德國的法西新律，也沒有日本對女人的傳統的卑視，但多數女人依然是老死於家務，刷地板，煎洋薯，洗盤盞度過一生。卽或也有參加生產勞動（productive labour）的婦女，那只是爲了資本家要榨取廉價勞動而選中了可憐的婦女而已。

一踏進蘇俄的國境，馬上就會令你感到婦女在這個國度裏面是活過來了。商店

的夥計，旅館的茶房，電車上的工人，街道走過的雄姿的士兵，政府的官吏，到處都有女人。你如果走進工廠，更會使你不相信你的眼睛。我一次在莫斯科參觀一個電氣康拜因（Electric Combination），一眼望過去，切鋼版的，磨光的，管理各種機器的，駕駛小運貨車的，幾乎全是女人。經理告訴我們，那裏十分之七是女工。

在蘇俄差不多各種工業裏面都有女工參加。在過去的偏見以為女人，不適於做熟練工人，在蘇俄的數字上已經說明這是一個謊話。而且他們正在努力於熟練女工的增加，事實上也每年在增加的傾向中，近年來女工在各種工業中熟練與非熟練工人的比率可以在下面的數字看出：

工業	熟練女工（百分數）	半熟練（百分數）	非熟練（百分數）
金屬工業	二・二	二一・九	二一・二
機械製造	四・〇	一一・〇	一七・四
化學工業	一〇・八	五三・九	七一・五
木工	五・五	一七・九	二七・七
食物	五・四	三九・二	四五・九
皮	九・〇	一八・〇	二八・七
棉業	六九・一	七二・一	五九・五
紙	一〇・七	四四・一	四〇・六

印刷	二一・二	五〇・二	三三・五
冶金	一一・二	六・三	一一・六

若把女人的工作給男人來比較呢，在列寧格勒的 Krassney Putilovetz 工廠中，從男女在同樣工作比較出來的百分數是男人百分之百，女人百分之百二十；在 Podolsk 縫衣機廠的百分數是男人百分之百，女的百分之一〇一・五到一一二・三。從各方面的比較看來，女的不但不比男人差，有些地方還高過男人。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資產階級正乘女人的天賦的缺陷之危，——卽天把生育的艱巨的責任加在她們的身上——廉價地剝削她們的勞動。在蘇俄男女的工資是平等的。反而因爲女人的天賦缺陷，也是女人對人類的最大的功績，所以有合理的優待。做重工作的產婦有四個月假，輕工作的三個月，在這期間工資是全給的。在孕姙期間，女人不能被雇傭做夜工重工或危險的工作。

在世界的經濟恐慌無計解決中世界的別的部分正在把女人排擠於生產工作之外，要她們從事於非生產的工作，從工廠驅回廚房，而蘇俄的女人反而從廚房到工廠。這是怎樣一個對照！

但蘇俄並不是廚房裏沒有女人。在列寧格勒有一次我問我們的那個皺樸的女

翻譯：

『你在家裏喫飯？在外面喫？』

『在外面喫。』

『你家裏也做飯嗎？』

『是的，我母親愛喫自己做的飯。在我們這裏也有許多老女人覺得自己做飯有意思些，又便宜，又好喫。並且她們覺得沒有家庭生活總不够味兒。』

『你的意見呢？』

『家裏的飯好喫些是不錯，不過誰耐煩天天跑回家去，爲一頓飯？假如做飯要我自己動手，那我不如在公共食堂吃一頓便當多了。』

『結了婚的女人也一樣不願意做飯嗎？』

『新女性都願意去參加生產，不願化時間自己做飯。也有些人在新結婚的時候，自己租一個廚房，或和別人共一個廚房，過小家庭的生活。不過過些時就厭倦了。』

因此，公共食堂就逐漸地增加，在一九二九年蘇俄共有二千四百三十三個食堂，每天供給二十萬道菜；到一九三〇年，增加到五千三百零八個食堂，每天七十萬道；到一九三一年食堂增到六千九百八十個，菜每天三百二十萬道。

個人主義的小家庭生活一天天破壞，女人便從最「非生產」的，最野蠻的，最艱苦的家務重壓之下解放出來了。

在舊俄，最受痛苦的，要算農村的女人了。「男人不舒服的時候就喝酒，生氣的時候就打老婆。」舊俄時代，沒有幾個「毛西」（Muzhik俄國農民）不打老婆的。中國農村對女人也有「打氣筒」之稱。輕視女人之邦——日本是更不待言了。

涅克拉瑣夫（Nekrassov）這樣寫：

世界沒有更苦痛的事情，
過於俄國女人的命運。

自然，這位詩人沒有到過東方，才替俄國女人這樣抱屈。但是現在中國、日本的農村的女人還在給男子出氣的生活下過着日子，而俄國的農村女人也和在其他事業

中的女人一樣打破了這悲苦的命運。她們已經從丈夫權威的家庭解放出來，以一個「人」的資格參加集體化的農業了。

她們不但參加集體農場的工作，而且不少的女人做了集體農場的領袖，指導與組織很多缺乏集體工作經濟的人們工作。在西部，一九三二年有三百個集體農場的女主席，一九三三年就有四百九十三個；在高爾基省一九三二年有四十三個，次年增到四十九個。這些在農村裏面給男人出氣的人，現在受人們的崇敬了。

三 性生活

跟着經濟恐慌的暴風雨而表現的諸相之一，是賣淫的突飛的增加。賣淫在日本、巴黎、上海是早有聲於世的。就像在倫敦吧，倫敦之夜生活從來沒有什麼赫赫之名的，但你如果在較中心熱鬧地點去繞一個圈子，無論你在牛津街（Oxford S.）司徒倆（Strand）或戰艦街（Fleet）到處可以看見以賣笑爲職業的人在人羣中擠；假使你到那些較冷僻的地方像餓肚街（Wardow St.）或王的十字街（King's

Cross）附近一帶去走走，你可以看到許多廉價的貨色三三兩兩坐在門坎上故意高聲地談笑向過客招惹；也許有一個眼睛半望着天，神色頗爲倨傲，手裏牽着一條狗的女人，以貴婦人的姿勢兩三次經過你的面前，那亦是你可以任意用金錢去買一宵之歡的，至於法西治下的柏林那更不待言了。假若你能說相當漂亮的德文，你可以用一杯咖啡，或在你的一間小樓上請一頓晚餐，就可以凌辱一個女人的肉體。

自然，賣淫的問題裏面，包含着很複雜的原因，性的異常，懶惰都是原因，但主要的，有一般性的，還是經濟問題。在倫敦，有一個大學畢業的女子，從畢業以後，一直四五年沒有職業，有時兜攬幾個外國學生去學文字，但這不是經常維持的職業，現在他又正在呼籲與叫苦中了。這些人，要生存，職業又這樣難找，她們最後一着是什麼呢？所以變相的賣淫，幾乎普遍了世界的一切大都市。而中心問題仍然是經濟。

至於蘇俄，工作是不成問題，只要你做工，你就有飯吃，你就可以遊公園，看戲。卽使餘下來一部分娼妓，特別懶惰的，性的異常的，也就不多了。

本來莫斯科在大革命前娼妓是很多的，全城一百七十萬人口左右，娼妓的數目

佔了兩萬，佔可以做娼妓的年齡的女人的十五分之一。這是如何驚人的數目！據一九三四年的統計，只剩下四百人左右了，但是人口已經增到二百四十萬。根據這個對比，我們簡直可以說，莫斯科的娼妓已經絕迹了。

在莫斯科，我參觀過一個廢娼院，初進去時，簡直像是一個學校，又像是一個醫院，又像是一個工廠。實際就是三者合起來的一個機關。在過去爲經濟所迫以至流爲娼妓的女人，積久成習，既無技能，又習成懶惰，又接二連三的患了各種毒症。這樣一些人，除了她的年齡還可以做娼妓者以外，就只有坐在街頭討飯。現在這些廢人都加入生產勞動了。

「廢娼」的運動不自蘇俄發生，不是一個新的問題，但成功却在蘇俄，這不是無原因的。符里得里許在家族史論中指出過去三種主要的家庭形態：卽是未開化時期的集團婚，野蠻時代的對偶婚，文明時代的由通姦與賣淫所補充的一夫一妻制。他說：『一夫一妻制與賣淫，雖是對立的，但是成爲不可分離的對立。』因爲『集團時代之性的自由，逐漸從女子方面剝奪，却不從男子方面剝奪。』在蘇俄，雖然仍是以一夫一

妻爲制度的骨幹，但男女間沒有任何法律的關係，男女的離合有充分的自由，他們爲什麼要用那麼卑劣的方式去找尋性的滿足呢？

一夫一妻的法的保障的開放，性關係的濫是可想見的。因此許多人參觀蘇俄的興趣是爲了性關係的奇特的誘惑而去的。他們的希望所屬的幻覺自然會給事實破壞。那裏的男女們，除了更快樂，更和諧，不需要在法律或社會面子底下維持吵鬧過活的夫婦關係，相互都享有眞的平等以外，沒有什麼異樣。

自然，在初開放的時候，報復狂是有的，就像革命的火爆發的時候，對於敵人階級所享受的一切文化玉石俱焚地施以破壞。性的報復狂在俄國革命後是表現得很紊亂的，如許多小說所曾經描寫的一樣。但不久，新的合理的秩序就代替了舊的。

新的秩序在舊的眼光看來是無秩序的。他們也有登記而同居的，也有不登記而同居的，也有不登記亦不同居，各住各的 flat 而關係上的確是夫妻的。有經過短期的同居，而不合意卽分開的；亦有長期同居而無間言的。有自己「起火」做飯的家庭，也有不「起火」的家庭。女人在這個新的秩序之下，是否享受眞正的與男人平等的生

活，由於各人由環境造成的成見去判斷，是很難得到一致的結論的。

卡爾在與 Dr. Kugelmann 的信中說：『社會的進步可以把女性的社會地位作正確的衡量。』我們正可以用這尺度，把在謠言、敵意以及一切過甚與不及的迷霧中的社會作一個正確的衡量。

卍字旗之威力下

一 病中過柏林

我來到柏林，是負着病。下了火車，帶着病的痛楚，去找一個舊友。把這位舊友從睡鄉拉起來，找一個便宜的公寓住下。除了在附近的中國館子喫了幾頓中國飯，上了兩次醫院，訪問了一次國家圖書館以外，在柏林的全部光陰都消磨在病榻上。

雖然是帶着病的痛楚，但街道上有一種清新之氣，使你怡悅，尤其是在清晨。這種清新之氣，無論在倫敦、或在巴黎都不會感到的。在巴黎的最貴族的區域，如香榭麗色一帶，你可同時感到繁華與清幽。而熱鬧與快樂，你到處可以感到，清幽的趣味是不易得的。倫敦則全像英國人一樣，滿臉全是俗氣。而在柏林，房屋街道都是很雅潔的，每一個街角，幾乎都有一種小庭園的佈置，綠陰如染，可以使獨行人得一刻的清坐，並行人隨處可作幽談。

房子裏面的現代設備非常周到。倫敦用汽火代電燈的非常多，至於用汽火取煖那要很摩登的人家才有，通常是煤火。房間裏面的家具是不統一的，也和英國的政制一樣，是遺產的積果，不是計畫的創造。在德國，就是很小的公寓，房間佈置的非常乾淨合用，東西不多一件，不少一件。自然，在英國每間房裏所必有的廢鐘，大概決不能在柏林找到。

英國和德國是歐洲兩個資本主義國家很好的對照。英國是資本主義之母，所以遺產很多。好像一個自前清以來就是素封的人家，好的方面是遺產的豐富與複雜，壞的方面是不統一。冷熱水管必然和笨重的黃銅臉盆並用，轎子與汽車同乘。而德國則像是一個三五年來，在上海做投機生意起家，或是最近因爲政治的偶然變化而登臺掌財權的官僚，他在上海的住宅或南京的官邸，必然是很輝皇摩登而統一的。所以英國的好處是豐富與複雜，要久了才可以領略，德國是統一而清新，一面就感到可入。

在柏林的街道上走，許多歷史上的光輝的名字，使你感到其國家在歷史上的偉大。你可以看到勒新（Lessing）戲院，康德街，歌德街等等。自然猶太人對於這個國家，

增加了極大的光輝。隨手舉幾個例吧！如勒新在文學上，卡爾在社會科學上，現在的愛因斯坦在自然科學上。這些都是德國史上，不，世界史上垂照千古之星。但是這些爲人類明燈之人物，都正在遭受着苦難。有的身後遭焚書之厄，有本身受囹圄或流亡之痛。而在以這些古人的名字作裝飾的街頭，驕悍的卍字旗在飄拂着，使這些名字減少了光彩。

希特勒對於驅逐猶太人，提出了民族問題的理由。不讓世界第一等的日耳曼民族，與低劣的猶太民族混血。我們假定希特勒是純粹的日耳曼血。日耳曼的血，可以造出一個希特勒歌爾林一流人，而猶太人的血，可以產生卡爾，勒新，愛因斯坦，那當然日耳曼的血是優越呀。從前袁子才刻一顆「錢塘蘇小是鄉親」的圖章，有一位侍郎見之，作正色之規勸。子才說，『尊名是否能像蘇小一般流傳得那麼久遠，還是問題，古來有幾位侍郎在歷史上留名的？』所以一時的權位算不了什麼。千古以後人願與希特勒攀同種，還是願與希特勒同時的一位猶太人的妓女攀同鄉，倒是問題。何況那些光輝的姓名。

希特勒法，一個人的前三代中若有一滴猶太血，就不得把筆爲文。於是報紙上就增加許多有趣味的廣告。有一個作家的廣告說：『我的法律上的祖父雖然是猶太人，但當我的祖母生我父親的前後，她正戀着一個純日耳曼血的男人。所以我的眞正的祖父是純日耳曼血的』。據說這位作家給他的祖父加上了烏龜的頭銜之後，才依然能寫作自由。所以猶太人不一定不能在德國工作，只要無恥就成。至於那些有廉恥的作家，那只有壓抑他的天才。最近死去的猶太人老畫家就這樣抑鬱而終的。因爲在希特勒的治下，不但不能有猶太血的文，也不能有猶太血的畫。

柏林，這是一個物質上清新，而精神上窒息的城市！卍字旗就是精神窒息的徽號。負着病的痛楚，踏上這淸新的城市，卍字旗，像野獸一般張牙舞爪地在周圍飛舞，而一路的先哲的街名，又引起對歷史的崇敬，當我們找到了寓所，倒在病榻上的時候，我就爲我的舊友，寫出了這樣一首雜感的小詩：

賣父求安眞滅恥；

焚書殺士竟售欺。

可憐光燄垂先哲，
一路低昂卍字旗！

二　德國人

有一次我同一個心胸很坦白的英國人 MaCousland 談英國人的儀節。

『英國人所謂上等階級(upper class)的客廳裏所禁忌的話，到底是些什麼？』

我問。

『有爭論的話。』

『這話怎麼說呢？』

『在英國的客廳裏，最得體的話，是雅俗共賞，左右咸宜。把有爭論的問題在客廳裏提出，是唯一的禁忌。所以英國人最愛談「油末」，因爲這是言者有趣，聽者無傷的。所以在我們英國人上等階級的客廳，可以看得見僞君子的典型。』

德國人的性格（德國猶太人不除外）恰恰是反面。

德國人是最愛爭論的。而且是一條一條一點一點的極正經的爭，縱然爭點非常微小。例如，有一次同一位德國人看中國藝術展覽會，他在宋太宗的像前面停下了，極力贊美這幅像：

『從耳邊向兩旁展開的一根線，眞是別出心裁。』

『那是沙帽的雙耳。』

『怎麼？那是構成帽子的一部分？』

『對了！』

『不，那是兩眼的平衡線。』

『你簡直使我發笑。』

『好處正在這裏，這是一種畫法，我相信。』

結果，他竟坐下來爭論了！

我第一次相識的德國人，是漢士（中國名字是我給他的）。在他的英語還不够日常寒喧的時候，他就愛和人爭論經濟問題。因爲他原來是德國某刊物的經濟編輯。

儘管人家表示不愛聽，他還要文支節節的在那裏講道。有一次，一位很爽快的女人在中途阻止他：『漢士，我們不聽你那一套了』！

『你不聽，我也得說下去。』

『我要走了。』

『你得聽完我意見再走。』

這是德國人的精神。要是英國人的精神是僞君子，德國人的就是眞君子與眞小人；英國人的是巧滑的，德國人的就是笨拙的；英國人的是詩的，德國人的就是論文的；英國人的是爐火純青的，德國人的就是劍拔弩張的。總之，德國這點粗與眞是可愛的。但是，在卍字旗下的德國境內，這點精神却沒有了。

無論你相信希特勒教與否，你見面必以「希特勒萬歲」代替「早安」「晚安」或「你好」之類應酬話。這自然決不是詩的精神，也不是論文的精神，簡直是奴隸的精神了。這類口號在德國是符咒，這符咒雖沒有積極的效用，却儘有消極的效用。譬如，你見面時叫希特勒萬歲，失業者雖不能因而得業，但不叫希特勒萬歲，有業者其失業

無疑。德國到現在眞是精神最墮落的時候！

以爐火純青來形容英國人的性格，以劍拔弩張來形容德國人，我覺得很多事件可以用來作注解。

譬如說你若在英國的晴天，出去時不帶雨傘防雨，房東太太一定很委婉地和你說：『我不覺得不帶雨傘，會是一件很聰明的事』。若雨天在德國，你勸一個女子帶傘，她會很輕視地說：『這點雨怕它幹嗎！』

又如一個英國人和一個德國人說翻了臉，德國人會馬上站起來：『我們來吧！』不小心，一拳就在你身上。英國人却會微笑一下，走開了。他心裏想着好笑：『誰同你幹這個。』不過英國人却不是不抵抗的意思，他是輕視拔劍而起挺身而鬥的那種小勇。

卍字旗下，對這種精神，更加以擴張。年輕的學校學生，都作擊劍的獎勵。比劍常常是爭端的最後的裁判。Might is right 是教育的唯一信條。所以每每爲了一個蘋果之微，使兩個孩子賺得一身血汗。

不過，除開德國統治者的那種下流氣來說，德國人的原始天眞味是可愛的。

三　中國人在德國

中國不到能在世界各民族前站起來以平等資格講話的那一天，中國人在世界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是要受欺侮的。

不過各國欺侮的方式不同。

美國怕這窮國之鬼去找工做，賺了他們的錢，中國人全是汚穢貧窮之國的人。

英國是講自尊，如果對劣等民族不禮貌，那亦是有損自尊的事。所以他對中國人面子上下得來時，你不要誤會那是他對你好。那是他的自尊，有時他以客氣來代替冷淡。

在德國，則希特勒在他的「我的奮鬥」裏面，明說了黃種人和黑種人是最低劣的人種。雖然日本人爲了使館的質問，而聲明除外，中國人雖然也質問了，但是並沒有除外的。中國人在德國所受的待遇，自然是不言可知。

希特勒禁止德國人和有色人種通婚，當然是人所皆知的事。却是德國女人太多，

沒有貯蓄的女人得不到出嫁的權利。於是女性和有色人種來往的事，就不能在希特勒的禁令下絕跡，並且依然很盛行。

有一天晚上，我想出公寓散散步。大概從公寓門口走不到百步之遙，看見有三對黃臉的男人，挽着糾糾的女子散步。我很驚異。因為過去我聽說德國女子若在街頭與有色男人同行，會遭受褐衣黨徒的當面侮辱的。

『不錯，』有一位朋友給我解釋，『在驢恩（Röen）這班人沒有被殺的時候，他們的氣燄很高，街頭決看不見這樣的事，不要說拉手，並肩也不行。現在他們的熱度也減低了。有時見面，也只是講「你好」，拉拉手；不擡起手來叫「希特勒萬歲」了。』

中國人在德國雖然是同在受欺侮之下，但有受一重欺侮與兩重欺侮之別。就中有一種人，可與褐衣人攀通家，雖不能平行平坐，倒也可以自由住下去，至少可以欺侮同種。另一種人，則所學所行都與希特勒教不符，只好在兩重欺侮下，吞聲忍氣的過下去。

這當然還只就學生講。至於一班華僑，那更是無國之民了。據說，不知那一任的領

事下，一個僑胞給一個德國人打死了。有些好義而不知國情的學生去報告領事館，領事說：『我們的記錄中沒有這個人，我們怎麼好過問？眞怪，他怎麼不來登記呢？』韓非子說過一個故事：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自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這位領事也和這位只信鞋樣，而不信足的人一樣，他只信他的登記錄，而眞眞實實的一個被打死的中國人在前面不能使他相信。

爲了怕同外國人交涉的托辭是很多的，這還是一個極不聰明的托辭。好像明在德國被捕，而使館的托辭，卻是「這人在政治上確是有越軌的行爲。」就是有越軌的行爲，也不應交給外國人去辦呀！

海外二筆終

中1104(全)　25,3.